

**门徒训练与小组牧养**

**《教会》杂志过刊专辑**

**“牧会现场”系列（四）**



****

**CHURCHCHINA**

# 

# 目 录

**[前言](#_前_言_2)**

**门徒训练**

[**教会的本质与门徒之道**](#_教会的本质与门徒之道) **/** 玉汉钦 …………………………………………………… 4

[**以门徒训练为中心的教会牧养**](#_以门徒训练为中心的教会牧养) **/** 陆昆 ………………………………………………26

[**独特之主的独特门徒：马可福音中的门徒训练**](#_独特之主的独特门徒：马可福音中的门徒训练) **/** 迈克尔·J·威尔金斯 ……………35

[**门训与栽培**](#_门训与栽培) **/** 蒂姆•切斯特（Tim Chester）史蒂夫•廷米斯（Steve Timmis）………48

**门徒的生活是在地上过天国的生活** / 本刊编辑部 ……………………………………57

**门徒训练现场化：个人布道的重要性** / 本刊编辑部 …………………………………62

**小组牧养**

[**小型团契在教会牧养中的价值**](#_小型团契在教会牧养中的价值) **/** 玉汉钦 ……………………………………………69

[**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小组服事与牧养**](#_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小组服事与牧养) **/** 庆君 …………………………74

[**组长在牧养中关切组员重生问题的必要性**](#_组长在牧养中关切组员重生问题的必要性) **/** 杖恩 ……………………………………83

[**主日小组：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共同体**](#_主日小组：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共同体) **/** 本刊编辑部 …………………………………97

[**把一个灵魂当一个灵魂**](#_把一个灵魂当一个灵魂) **/** 本刊编辑部 ………………………………………………106

**见证**

[**中国教会的“施与受”——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四）**](#_中国教会的“施与受”) **/** 亦文 ………………115

[**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之聚会地点**](#_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之聚会地点) **/** 边云波 …………………………………………126

[**结语**](#_结语)

# 前 言

**文/本刊编辑部**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太4:18-20）

耶稣正式开始事工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而紧接着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呼召门徒。如果说第一个行动是耶稣宣告神的国藉着祂临到了这个黑暗的世界，那么这些被祂从世界呼召出来的门徒就是神国的承载者，显明神国的实在。此后福音书的内容既是耶稣带着神的国进入世界并要求人反应的行动，也是祂带领门徒的过程。而当耶稣死而复活后，祂交托给教会的使命也仍然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因此，“门徒训练”可以说是主耶稣在世时的牧养理念与模式。

值得留意的是，主耶稣在世上带领门徒的时候，祂并没有把注意力平均地放在所有人身上，而是特别地拣选十二个门徒，使他们形成一个小组，在小组中牧养和训练他们，与他们同在。在初代教会，门徒也常常在小规模的团契中听道、聚会、相交（徒2:42、46，5:42，10:22，16:15）。对于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而言，面对目前严峻的大环境，无论是大堂点聚会，还是小组化聚会，都需要思考如何深入地牧养信徒、扎实地训练门徒。因此，带着对圣经和中国教会处境的关切，我们形成了这个“门徒训练和小组牧养”专辑。

同时，如何避免门徒训练只成为一种小组的模式而不是专注福音的教会牧养的一部分？如何使门徒训练不是流于形式，而是有实际的内容？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在圣经中思考门徒训练的原理、主耶稣的典范，以及教会历史中已有的实践。于是这三部分内容就构成了本专辑的第一分栏——**“门徒训练”**。

前两篇文章是两位牧会多年的牧师从信仰告白、教会本质、教会牧养等重要方面来思考门徒训练的原理。玉汉钦牧师曾任韩国爱的教会主任牧师。他倾注毕生心力，专注于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事奉，结出了丰盛的果实。玉牧师在**《教会的本质与门徒之道》**中指出，对教会本质的思考帮助我们建立明确的牧会哲学。牧会哲学越贴近教会的本质，我们的牧会就会越正确。抓住本质的地方，必有道路。树立好牧会哲学，就会产生牧会战略，随即牧会方法自然也就清楚了，而门徒之道正是与教会本质相一致的合乎圣经的牧会战略。

而第二篇**《以门徒训练为中心的教会牧养》**则从教会的信仰告白为出发点，对基督的信仰告白决定教会的事工理念和模式，因为教会做的事就是耶稣做的事。因此，门徒训练的原则是：耶稣是为福音来、为福音活的，因此门徒要放下自己手里的工作来跟从耶稣，做耶稣做的事，过耶稣过的生活，这是门徒训练的要点。文中还给出了门徒训练和教会牧养的几项重要的神学前设，以及在教会现场的观察，来说明用很多的时间建立一小群人的门徒训练的重要性。

中间两篇文章则更多从圣经中来认识主耶稣所进行的门徒训练的典范。第三篇**《独特之主的独特门徒：马可福音中的门徒训练》**通过对马可福音整体而严谨的解经，来认识耶稣独特的救赎仆人身份与十字架道路，祂是来作仆人的，为救祂的子民而舍命。这位独特之主也要求祂的跟随者作同样独特的门徒，忠于上帝的道路，而不是人的道路。耶稣的榜样和教导引导我们去思考上帝的道路，即通过服事、受苦和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这将带来一个独特的门训模式。

第四篇**《门训与栽培》**则为门训实践提供圣经中的模范。福音话语和福音共同体是传福音过程的核心内容，也是耶稣对罪人进行门训的途径。福音话语不只在讲台讲道中，也在每日的生活处境中；而福音工人和领袖，也不是“特”例，而是在共同体中服事神的子民，是福音仆人当中的一位福音仆人，是他兄弟姐妹当中的一位兄弟。

分栏的最后两篇文章则是本刊编辑部就门徒训练的牧养实践对两间教会的访谈。在第五篇**《门徒的生活是在地上过天国的生活——就“神的国与门训”访谈蔡明恩牧师》**中，蔡牧师特别提到：如果门训缺少了天国的观念，门训就变成只是训练人做一些事工，它就跟神的主权、顺服在神的王权之下脱节了。门训的目标和国度的实现，都是教会被建立：建立神自己的教会，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当教会中有一群弟兄姐妹愿意委身于基督、愿意过顺服主的生活，才会不断地被圣灵更新，更明白天父的旨意，也更知道怎样过一个恩典之约的生活，不要为这世上必朽坏的东西而劳力，因为那真实的永远的生活是在将来。

第六篇**《门徒训练现场化：个人布道的重要性》**则是另一间教会门徒训练的实践，他们把个人布道和门训结合在一起。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认为：训练门徒一定不能缺少真理的教导，但对于门训来说，仅有知性的学习是不够的，还需要把门训班的场地从教室延伸至布道现场，可称之为“门徒训练现场化”。这样的门徒训练会促进全教会内部的健康和向外的扩展，“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b ）。

第二个分栏“**小组牧养**”的五篇文章从小组作为小型团契的价值、小组牧养的几个核心原则、牧养实践几个方面来探讨小组在教会牧养和门徒训练中的价值、原理和实践。开篇的**《小型团契在教会牧养中的价值》**，玉牧师在其中分享说：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教会领袖还不太了解小规模团契的必要性以及它独特而又令人惊讶的功能，而主耶稣是善用小规模团契的先驱，耶稣与门徒共度三年的经验及其结果，为小规模团契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教会门徒训练应当采用小规模团契，不仅仅是因为团契的人数是领袖能够有效带领的人数，而更是因为在话语的镜子中反射每个人的心灵，而圣灵通过人格上的相互关系彰显其作为，使共同体在话语和圣灵中产生真正的属灵变化。

之后的两篇文章则一同阐述小组牧养中最应该关心的几个核心原则。第二篇**《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小组服事与牧养》**从主耶稣关于末世的讲论出发，主对门徒反复提到一个重要的托付，即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牧养祂的羊；而在即将临近终了的时刻，主耶稣说祂来“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8），由此提醒基督门徒当在福音里确认自己“理所当然”的仆人身份，始终以十字架上成就的替代性救赎为中心，并在与基督联合的三重途径中忠心地服事牧养主所托付的小组。

第三篇**《组长在牧养中关切组员重生问题的必要性》**则直陈组长在牧养中必须全力关注组员是否重生的原因；作者细致有力地整理了圣经中相关的经文，说明重生这件事本身的必要性和关键性，并剖析了为什么重生的问题在实际牧养中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最后，向牧者们给出一些具体的实践性建议。这两篇文章无论从圣经根据和神学论述上，还是从牧养提醒和实践上，都极为宝贵，相信会对我们在牧养小组时带来很多思考和帮助。

后面的两篇文章也都是本刊编辑部关于小组牧养实践的访谈。第四篇**《主日小组：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共同体》**是我们采访了一间在主日小组的思考和实践上都比较成熟的教会，作为一个范例来介绍主日小组的牧养模式。里面有对小组牧养的原则的思考，也有基于教会处境的考量，同时又是紧紧地以福音之道为中心、以关切灵魂的重生与成长为要点的牧养体系，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小组牧养的实践范例。

第五篇**《把一个灵魂当一个灵魂》**是本刊编辑部对一对传道人夫妇的访谈，他们通过极付代价的小组查经和深入的小组牧养带领了许多年轻人信主，训练了许多的门徒，其中有不少是现在正在担当教会领袖的传道人。他们分享说小组查经的重点不在于关心时代特性，而在于我们是否真的爱灵魂，真的把一个灵魂当一个灵魂来看，传全备的福音。因为其实在福音面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是破碎的。

最后一个分栏是**“见证”**，与往期专辑一样，我们继续连载中国内地会的历史见证文章**《中国教会的“施与受”——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四）》**，我们当记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面对普世宣教，中国教会不可能永远安居“领受者”的位分，不愿成为“施与者”。我们要如何散尽铜钱，换来白银；又当如何散尽白银，换来黄金？西方教会在过去几百年中献上了他们的五饼二鱼，换来了中国教会的千万之众；如果中国教会藏掖了自己的五饼二鱼，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愿这篇历史见证在这个专辑中也时刻提醒我们，我们训练门徒和牧养小组不仅仅是为了本教会本民族，而是也为了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最后一篇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老前辈边云波弟兄所写的**《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之聚会地点》**，老前辈的回忆使我们看见教会真正重要的不是房子，而是重生得救、真认识和跟从主的人；不是人数与规模，而是被福音之道支配的门徒；他们在山洞里、地穴里、地道里聚会听主的道，在船上、荒山上、草原上唱诗赞美主，在竹林中、家庭里、饭馆里祈祷传道，老前辈不断提醒我们，教会是圣徒，不是礼拜堂；在华丽的教堂冷冷淡淡聚会，不如在简陋之所火热相爱，高举基督，传扬福音。而这正是门徒训练和小组牧养的目标，不是为了任何外在和世俗的目标，乃是为基督，为教会，深入牧养小组，又差遣门徒到世界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我们也深信，虽然中国教会现在也仍处在外有压力、内有艰难的时期，但我们的大牧者仍不会撇下祂的羊，不会不顾念祂的教会，因为祂曾为这群羊舍命；也愿主藉着祂所设立的教会众牧者，一同在艰难之中仍然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在门训中、在小组中竭力、忠心、深入地训练和牧养主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愿我们记念我们的大牧者所说的话，在这末世被祂坚固和激励，持守真道，牧养主的群羊。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约10:11-15）

阿们！

# 教会的本质与门徒之道[[1]](#footnote-1)

**文/玉汉钦 译/金秀炯**

**编者按**：

虽然中国家庭教会历经许多苦难，但神却在其中赐下能力与复兴。当许多传道人，许多弟兄姐妹为了福音甘付代价，甘受劳苦、逼迫甚至死亡，就看到许多人因福音而得救，因福音经历改变。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的教会，这教会是主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是主所拯救、所呼召的羊群，她也被差遣进入这世界，见证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

因此一个极大并极重的需要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作为受托照管羊群的教牧同工，该如何牧养教会，以喂养、保护、装备、训练众圣徒，帮助他们在基督里成长，也为了基督而活，成为经历福音大能也身负福音差遣的使命者。这值得我们一生不停地探求。

有一个可喜的现象，近十年来，许多教会在牧养方面正发生一种由自发向自觉的转折，教牧同工对牧会哲学、策略和方法方面的学习和思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值此之际，期待玉汉钦牧师的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帮助。针对教会牧养中所面临的问题，玉牧师指出，对教会本质的思考使我们建立明确的牧会哲学。牧会哲学越贴近教会的本质，我们的牧会就会越正确。抓住本质的地方，必有道路。树立好牧会哲学，就会产生牧会战略，随即牧会方法自然也就清楚了，而门徒之道正是与教会本质相一致的合乎圣经的牧会战略。

玉汉钦牧师在他的牧会实践中，正是致力于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事奉，自从1978年创立爱的教会，不断地培养出效法耶稣的平信徒领袖。爱的教会务实的门徒训练，结出许多的果实，也成为许多教会效法学习的榜样。

愿主使用此文给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养事奉带来祝福！

**一、被差遣到世上的教会**

**1、要树立牧会哲学**

有一个惊人的事实——受托牧会的领袖们存在对教会的概念不求甚解的倾向。对于教会的知识，最多就是在神学院学习系统神学时笼统掌握或通过在教会章程中掌握。牧会者们都沉浸在莫名的安逸当中。

然而，牧会者每天都要问自己什么是教会，因为他对教会的看法决定他牧会的方向。例如有的人只把教会当成叫“礼拜堂”的场所，那么他会经常把自己事工的最大比重放在教堂和在教堂带领敬拜的地方；有的人把教会当成受伤害的人聚在一起相交、缠裹伤口的地方，那么他的牧会方向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们都要暂时停住奔跑的脚步，各自找到自己所服事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为什么而存在。同时还要确认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从这点上华理克的话是确实的：“每个教会都是由某一种动力推动的。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背后都有某种导引的力量，采取某种控制，随从某种指挥。这个推动力可能并不为人所知，更可能从来不曾被投票通过过；但是它就在那里，影响着教会的每一个层面。你的教会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2]](#footnote-2)

教会的推动力之一，就是牧会哲学。坦率地讲我们在牧会时遭遇各种挫折的原因之一就是领袖的领导力中缺乏一种稳固的哲学，即“教会应当走向哪里，为什么要走”的概念。

领袖的牧会哲学一旦被方法论遮住看不清，就会把牧会成功的功劳归在某种方法上，很容易忽略隐藏在其背后的哲学或原理。然而健康的教会绝不会依赖于某种方法论，因此当务之急是树立牧会哲学。

什么是教会，教会为什么而存在，我们的牧会哲学就取决于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并且牧会哲学要决定牧会的战略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牧会哲学就是从牧会者所清楚把握的教会论中产生的牧会信念。

**2、什么是教会？**

教会最基本的定义是在基督里蒙召的神的百姓（林前1:1-2；弗2:19）。当我们查考“教会”一词的含义时就能更清楚明白了。

新约圣经中记载了100种以上有关教会的用词、比喻和象征。其中最普遍使用的是希腊语“ekklesia”。这是指蒙神拣选之人的聚会，或会众。更加严格地讲，在这一词中包含着会众实际聚集的过程和已经聚在一起的团契。[[3]](#footnote-3)

神的百姓是神所生的（约1:12-13），是神所造、所呼召、所存留和拯救的对象。这个教会作为神的百姓是在耶稣复活之后，那些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人出现时开始的。他们是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神爱子之国的百姓（西1:13）。从这个意义上教会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彼前2:9）。教会在天父里面，所以与世上的所有聚会都有分别；又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因此也有别于犹太人会堂性质的聚会。（帖前1:1）

一方面教会作为从世上蒙召的神的百姓，是耶稣降世实现神国的由神管治的、有机的、制度的世界性的表现。假如说神的国意味着更加广阔的神的统治领域，那么教会就是属于其统治圈里面的过渡性的制度。处在这一过渡期的教会要谦卑恳切地等待主再来时所要完成的神的国度。我们要晓得教会还没有到家，而是处在走向永远之城的朝圣之路上。

因此如今的教会不仅是宣告终末的神迹，也如同是告知将来何事要发生的告示板。万王之王再来时教会要继承其王国，并且这个国度要实现在整个宇宙之中。[[4]](#footnote-4)

然而，“蒙拣选者的聚会”这一定义中虽然包含了我们常讲的不可见的教会和可见的教会，但是从这一定义的字面上，不可否认看得见的末世论教会之比重大于看得见的地上教会的比重。

既然如此，地上教会好像是已经完成的实体，给人的感觉是长途跋涉之后回老家正在父家休息。教会陶醉在耶稣基督里白白得享的荣耀里，似乎可以忘掉一切其他的了。

但是这样的印象分明与地上教会毫不相称。为什么？因为还留在世上的教会拥有可谓是其自身存在理由的独特使命。这一使命就是成就神拯救世人的旨意。

为了唤醒平信徒[[5]](#footnote-5)，要重新定义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不仅拥有从世界蒙召的特权，同时也肩负着被差遣到世界的使命。天上的教会没有必要被差到世上，也没有理由到世上传福音。

但是我们牧养的教会是留在地上的教会，我们要把使命和特权都当成自己的信仰来认信。只懂特权不懂使命的教会是瘸腿的教会。“你在得享蒙召的特权吗？那么就要顺服被差遣的使命。”教牧同工要如此教导，平信徒也要如此认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今天的教会从朦胧的睡梦中苏醒过来。

既然如此，怎样对地上教会下定义才是合适的呢？不妨下这样的定义：

**地上教会是从世界蒙召的神的百姓，又是被差遣到世界的基督的门徒。**

为了论证这个定义的正确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地上教会是否果真肩负着被差遣到世上的使命。凭什么称平信徒为使命者呢？对此圣经有什么依据？怎样在神学上得到论证？这些问题正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所要阐述的重要课题。

**3、教会的使徒性本质**

**（1）最基本的本质**

只要是想通过门徒训练唤醒平信徒并栽培他们做这个时代使命者的人，都想在教会论中寻找对此事的确据。假如不能从教会的本质论证出平信徒也是像使徒们一样被差遣到世上的使命者，就无法去向他们高声呼吁。但是一开始钻研，就发现在改革主义神学的教会论中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

我们能够学到的教会之质顶多就是圣洁性、合一性、大公性。虽然偶尔提到使徒性，但是只能看到将其意义减去一半，只谈论部分的内容[[6]](#footnote-6)。

教会的使徒性在主后325年制定的尼西亚信条上被确定为教会的四个属性之一。岁月悠悠，随着教会堕落的日趋严重，使徒性开始被罗马教会误用在把自己的虚假教义正统化，把教皇正当地推上使徒彼得合法继承人的事上，使徒性在这一事件中成了不可或缺的支柱。

于是在宗教改革家们心目中，使徒性一词本身被当做是不受欢迎的。在他们看来使徒性即意味着使徒权。其结果是，在批判和否定主张罗马教会使徒性的众多教义和制度时，宗教改革家们无意中没有健全地处理好使徒性这一概念。

所以，新教的学者中有相当多的人站到了连使徒性继承的必要性也否认的立场上。即使不否认，也仅仅把其当作“教会继承使徒们的教导”。

**（2）什么是使徒性？**

使徒性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使徒性始于耶稣差遣使徒到世上，并在他们的根基上建立自己的身体——教会。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20:21）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弗2:20）

使徒们作为第一批目睹复活主的见证人，是主耶稣为向万民见证福音，直接差遣的人们。教会建立在这些使徒们的见证和事工之上，从这个意义上使徒是教会的开始，是永久的基石。教会的使徒性是基于这一事实讲的，使徒性乃教会的本质。

孔•汉斯认为，使徒性决定了教会本质的其他属性，即合一性、大公性、圣洁性，是最为基本的属性。他说：“在研究有关多样性中的合一性、个体性当中的大公性、罪性当中的圣洁性时必须常怀心中的就是有关标准的问题。教会到底能合一、圣洁、大公到什么程度？什么是真正的合一性、大公性、圣洁性？判断一切的决定性标准就在教会的第四个属性中。教会首先是在具有使徒性的时候才能真正合一、圣洁、大公。重要的是这个教会拥有哪一种类的合一性、大公性、圣洁性，从这个意义上，重要的是这个教会是否具有使徒性。”[[7]](#footnote-7)

众所周知，教会是与世界有分别的，是圣灵内住的圣殿，从这一点上教会是圣洁的。从超越时代、民族和国境都是一个教会的方面而言具有大公性。从惟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方面而言教会拥有合一性。但是这个教会若不是建立在使徒们所见证的福音的根基上，那么就不是神的教会。假如没有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那么其他的本质也就失去了其意义。统一教也称自己的聚会为教会，但是我们不承认，原因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根基不是使徒们的福音。

从这个意义上使徒性比其他的本质更为基本，是能够评价其他本质的标准。

只要教会把根基放在使徒的见证和事工上，教会的使徒性就是确凿无疑的。并且使徒性的教会是与圣经相一致的。因为除了圣经之外不存在其他能够确认使徒性的权威。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使徒性与合乎圣经意思是同一的。那么使徒性是怎样被继承的？也就是说根据圣经的使徒性继承指的是什么？

**（3）使徒性的继承**

使徒的职分是独特的，不能重复。由于保罗直接目睹了复活的主，直接从主得到了使徒的任命，因此除他以外，没有人在耶稣升天之后还能够得享与十二使徒相同的荣耀和特权。

所以使徒的职分不能再代替或由某个个人代表。罗马天主教主张使徒的职分能够由教皇个人或制度上的教会继承，这是非常大的错误。使徒不再存在，如今存留的是使徒的教训和事工。

那么今天谁能成为使徒们的继承者？让我们来听一听孔•汉斯的话。

只有一种基本的答案，就是教会。继承者不是少数的个人，而是整个教会。最终我们是认信使徒性教会的人，整个教会是使徒们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世界呼召出来聚在一起的神的新百姓。整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根基上的圣灵的殿。整个教会是因使徒的事工成为一体的基督的身体。

这一继承不仅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也应当理解为本质性的意义。其中分明存在真正的内在连续性。这个连续性不是教会能够独自制造出来的，这是充满使徒、赐给他们使徒性凭据，又感动和激励今天的教会顺服使徒的圣灵赐给教会的。从这个意义上，使徒性的继承是属圣灵的，使徒性是恩赐，同时也是必需条件。[[8]](#footnote-8)

这句话非常重要，值得我们重新推敲。教会是由毫无差别地蒙召的神的百姓所组成，因此不可能有某个个人或哪一个特定的集团能够出面成为使徒的继承者。不论是圣职人员，还是平信徒，凡属于教会的每一个圣徒都有成为继承者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整个教会是惟一的继承者，这一主张是正确的。

那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继承的凭据是什么？”教会不像教皇那样拥有从彼得开始流传的第几代孙的家谱，而且也不重视这些，因为信的人都是从圣灵所生的神的儿女。

孔•汉斯说，让使徒性的继承有效的正是圣灵。感动使徒，使他们成为见证人的圣灵，如今在教会里使圣徒们照样相信和顺服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因此看不见的内在连续性并没有中断。所以就像使徒们属圣灵一样，只要我们也属圣灵，就具备了继承者的资格。哪一个平信徒会被排除在这个继承者范围之外呢？没有一个人。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8:9）

下面让我们查考一下教会成为使徒之继承者的具体方法。

1. **继承使徒的教训**

这需要教会凭信心完全地接纳通过新约圣经传授下来的使徒们的活见证。这意味着跟随使徒们的信仰和认信。

所有的信徒能够认识和信靠神的儿子，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因为如实地继承了从起初亲眼看见话语，又传给我们的使徒的福音（弗4:13；路1:2）。教会无法直接听到耶稣灵感的话语，只有通过使徒们的见证才能听到。

让我们听一听孔•汉斯的阐述。

但是教会不单纯地只聆听使徒们的话，而是聆听通过使徒们的见证说话的主。因此教会要通过使徒们的见证让主亲自在教会中说话。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聆听使徒的人就是聆听主。反之，不听使徒见证者就是不听主话语的人。除了通过使徒，没有任何一条其他的道路可以通往主。所以使徒性的继承可谓是教会和属教会的信徒们与使徒性见证相遇的活泼而又持续的事件。使徒性继承是在聆听、尊敬、认信使徒们的见证，并且去跟随时才能成就的。[[9]](#footnote-9)

所以全世界教会能够确认同归于一、彼此相交的途径，不是一刀切的教会制度或机构性的联合运动，而是如实地相信和认信记载在新约圣经中的继承下来的使徒们的见证。

为了成为使徒的继承者，教会要如实地领受、认信、顺服使徒所传的教训。属于新教的所有教会都有认同和实践这一点，他们不仅毫无增减地教导和宣告新约圣经的话语，也指导平信徒把这个话语当做是自己生命的粮去领受。我们不像罗马教会一样拦阻平信徒直接亲近话语。从这个意义上，属新教的教会中没有一个教会不是使徒性的教会。因此不论我们是否认定使徒性是教会的本质，也都无法否认我们已经继承了使徒性。

1. **继承使徒的事工**

这是指如实地继承使徒们从主得的命令，去顺服。对此孔•汉斯做了这样雄辩的陈述：

使徒性不是教会能够随心所欲支配的财产，不是可以对别人发号施令的理由，而是意味着教会应当自觉顺服使徒。教会在效法使徒们的时候，学到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和事奉。使徒性不只局限于布道的行为，这里包含所有使徒们的事奉。教会的一切工作都要集中到去完成面向世界的使徒性使命上。[[10]](#footnote-10)

成为教会和进行宣教不是两码事。教会通过顺服持续地认定和彰显被差遣到世界的这一事实时，使徒性就得到继承了。并且这个事件要在实际的历史中持续地发生。假如教会懒于在现在的时代中分享福音和事奉，那么就不能每天重新经历什么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之上。

使徒性不是能够单纯地从理论上陈述和论证的。教会为了认定、理解、经历、发现其自身的使徒性意味着什么，要在当代历史中分享福音。我作为做出属使徒性团契的认信而有生命的会员，不得不常常更新自己。

作为整体教会的平信徒继承了使徒们从主直接得到的大使命，即宣教的使命。圣职人员或宣教士当然是得到了与平信徒不同的特殊使命，但是，如果高举几个人的特殊使命而忽视甚至抛弃用教会的本质——使徒性来装备整个教会的工作，这是比什么都重大的过错。地上教会自身在其本质上拥有使徒性使命，教会的主体——平信徒岂能游离于这个使命之外呢？

教会动员信徒们布道时，往往用教会的增长目标是多少，达成目标才能讨主喜悦的逻辑来说服人。一些有批判性的信徒听到这样的话时，会认为主任牧师是可怕的野心家。教会的规模已经不算小了，到底有多少人才能满足他的私欲呢？这难免让人产生不纯净的念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因为没有教导信徒们平信徒是彼得的继承者，彼得是从主接到给万民传福音的命令、并且去顺服时为主殉道的。我们以民族福音化或世界福音化的目标为导向的口号要求信徒委身，这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不唤醒平信徒继承使徒事工的使命意识，只强调某种委身的话，就如同不向某个年轻人清楚地教导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却派他上前线，去履行国际义务一样。

**（4）神的旨意**

为了再一次确认地上教会继承使徒的事工是多么本质性的课题，有必要查考新约圣经中记载的神的旨意是什么。旭连克对新约圣经中记载的神的旨意（thelema）进行缜密的研究之后得出如下有意义的结论：“在新约圣经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复数形态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表现为单数形态。”[[11]](#footnote-11)

其原因何在？那是因为神的旨意这一概念拥有完全与神的救恩目的相一致的清晰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单数形态的旨意意味着神的计划只以一个目的为导向，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世人，完成自己的救赎事工。

耶稣拯救撒玛利亚妇人之后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约4:34）当70人布道旅行回来向耶稣报告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喜”的原因也在于此（路10:21）。

使徒保罗宣告教会荣耀神的道路不在别处，就在于叫全天下的人称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直接归荣耀给神的、神惟一的旨意（腓2:10-11）。

卡尔•克劳明格非常恰当地指出了神的荣耀和宣教事工的关系：“神之荣耀的主题孤立在宣教之外，就无法正当地对待把神的救恩目的扩张到全世界的事工和神给教会赐下圣灵的意义。假如神的荣耀，这一主题不被宣教所补充，那么将会拦阻神的恩典和慈爱应当归给神的更大荣耀。”[[12]](#footnote-12)

因此教会要为了与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2:4）的旨意相一致而努力，这要优先于任何一个事工。“教会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给万民传福音。此外的一切事奉、圣礼、教义、敬拜，都是隶属于这一目的的。”[[13]](#footnote-13)

从某种意义上，教会不是为得救而存在的，教会已经是出死入生，拥有永生新身份的存在（约5:24）。所以教会的目的不能设定在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而是要定在做什么。

当教会继承和完成了耶稣差遣使徒们时所赋予的大使命时，这个世界就宣告终末，地上的教会要被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所代替。假如教会真的是期待给万民见证福音，在万王之王再来时要承受宇宙性的国度，那么教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比给世人传福音，叫人们得圣灵的印记更为重要。回避为世人谋福的使徒性使命，等于是抛弃君王的再来和实现永恒国度的盼望。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

抛弃福音见证人身份的教会很容易失去其属灵的大能，其原因是失去了对神最大旨意的顺服和仰望，失去了实现神国度的盼望。

以上是为什么我们要唤醒平信徒，使之成为这个时代使命者的神学根据。合乎圣经的教会要有使徒性。为了具有使徒性，要相信包含平信徒在内的整个教会都是使徒的继承者。为了成为使徒的继承者，要如实地领受、相信和认信使徒所传讲的见证之话语。

同时，就像使徒们得到命令把福音传到地极一样，我们也要认信和顺服整个教会也是得到这个命令的使命者。叫人无法否认地确认教会使徒性本质的是圣灵，圣灵从降临到世界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叫教会开了口，打破了沉默。

所以唤醒平信徒就是教导他们，使他们每个人认信和顺服自己是继承使徒之事工的使命者。

使徒性使命还没有结束，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才能结束。使徒性事工也没有完成，因为这是需要传到地极的事工。因此教会在世人当中，必须经常像使徒们一样认信、见证和事奉基督。这是从圣经的角度决定教会存在本身的本质性的使命。

**4、教会存在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查考了地上教会作为使徒的继承者肩负着被差遣到世界的使命。但是这个主张容易被误解为教会在地上要做的事工只有宣教，这是偏狭的。教会中还有与传福音的使命相关的其他事工，若不同时强调这些的话，就无法正确地看到教会的真面目。所以在这里要进一步具体地阐述地上教会存留在世界上的原因。

为什么教会存在于这个世界呢？我们一般回答是“为了神的荣耀”。这应该是最简洁而又正确的答案。但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一表达是缺乏具体性的有点抽象的回答。缺陷是没有说清用什么、怎样才能荣耀神。所以有必要另外说明为荣耀神应当做些什么。为了便于理解，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敬拜神的团契**

教会首先是为敬拜神而存在。神从世界呼召教会是为了自己的圣名，是为把当得的荣耀归给自己的圣名（徒15:14）。

所以教会的第一个义务是敬拜神。神的百姓最先应当学习的是敬拜使自己分别为圣的神，他们最先被招待的荣耀之处是敬拜神的圣洁的圣殿。

敬拜的特征是全人的献祭，作为教会，神的百姓成为一体和圣洁的祭司，通过元首基督把自己献为蒙神喜悦的灵祭。（罗12:1；彼前2:5）

教会的敬拜首先把根据放在神的位格上，我们先要认识神，然后献上神配得的敬拜（诗29:2；启4:8）。此外，敬拜的根据还要放在神为教会所行的事工，即创造和救赎上。天上宝座前的长老因神的创造作为把荣耀、尊贵和大能归给神（启4:11）。众天使也敬拜曾经被杀的羔羊（启5:12）。

我们在讨论敬拜时，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形式可称之为敬拜。很多研究敬拜的人都承认这是很难用一句话回答的问题。

由于现今是在耶稣里进入的一个新的时代，不能受制也不能满足于旧约时代的敬拜形式和传统僵化的任何形式[[14]](#footnote-14)。耶稣概括了末世教会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但是不要认为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形式只有一两种。因为“心灵和诚实”中暗示着敬拜所带有的属灵的奥秘和多样性。

有些人认为在小聚会上彼此分享神的话语不是敬拜神，查经和敬拜是不同的。真是这样吗？

歌罗西教会真正能够称赞感谢神的时候，是平信徒们聚在一起彼此分享神的话语，彼此劝勉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敬拜和一同分享话语并不是分开的事。当然也有主日聚在一起赴圣餐的正式敬拜，但是他们好像并没有强力主张某一种形式才是敬拜。（西3:16-17）

所以我们不能去分离敬拜的垂直层面和水平层面。教导及栽培身边的平信徒和敬拜在上的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栽培平信徒成为基督之门徒，这本身就是敬拜神。因此认为敬拜和查经是两回事的想法等于是给敬拜套上了某种形式的框架。

还有一点要指出来的事实是，我们的牧会过于偏向敬拜。牧会者好像是只为预备主日敬拜和带领主日而存在。与牧师在一起的地方，大概是先做一场一定形式的敬拜之后，再处理其他事。探访的目的也是促进敬拜，只要定期出席敬拜，就被认定为灵命好的人。因此“我已经敬拜神了”——平信徒们认为这已经满足了信仰生活的一切要求。

为什么这样的现象成为问题？因为偏向敬拜的牧会暗地里使平信徒沉睡，使信徒变得有气无力。由于牧会者把平信徒的最重要作用当成是敬拜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人们把不缺席的人当成健康的基督徒，平信徒们也把教牧同工对敬拜之外的任何要求当做额外过分的负担，结果只能让彻底地训练平信徒的事工雪上加霜。这种局面长期持续下去时，怎能让教会成为唤醒平信徒的教会呢？

真正的敬拜者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造就出来的。彻底地训练平信徒，栽培他们做基督的门徒，意味着造就出真正的敬拜者。偏向敬拜的牧会只能拦阻牧者为造就敬拜者而劳苦。有时还假冒为善地叫人感觉好像没有这样的必要。

**（2）为了拯救世人**

其次，教会是为了拯救世人而存在。教会是蒙召为基督的见证人，又被差遣到世界的圣徒的聚集。传福音到地极去是教会为世人应尽的最重要的义务。不论是教牧同工，还是平信徒，整个教会都是为此而蒙召。作为教会的肢体，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能够履行这个事工的恩赐。在这个方面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由于这对我们这些要去唤醒平信徒的人来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要在这里对“人人皆祭司”的教义进行简短的归纳。

每一个信的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前2:9），祭司至少拥有四种荣耀的特权。

第一，直接走到神面前的特权。基督通过自我牺牲完成了完全中保的事工，打开了走向神至圣所的幔子（太27:51）。其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因信直接走到施恩座前，并且除耶稣基督之外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做中保。

第二，献上灵祭的特权。进入新约中的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向神献上圣洁的活祭（彼前2:5）。在圣经中记载了信徒应当向神献上的各种祭的种类。见证福音（罗15:16）、赞美神和服事弟兄（来13:15-16）、殉道（提后4:6）、圣徒们的祈祷（启8:3）等都是属灵的祭。这些祭的特征是献祭者要把自己当成祭物献上。并且这不仅是指在教会里的敬拜，还包含日常生活。在这里并没有区分圣与俗。

第三，传讲话语的特权。人人皆祭司的职分中不仅包含行为的见证，而且还包含传讲话语的具体见证[[15]](#footnote-15)。传讲话语不仅是委任给教会少数人的使命，也是赋予称为有君尊祭司的每一个信徒身上的使命。为什么神呼召信徒为有君尊的祭司呢？是为了叫他们宣扬神的美德（彼前2:9）。

第四，“中保”的特权。信徒的祭司职分不只停留在自己走到神的面前，而是要进一步发展到去事奉教会里的其他弟兄姊妹们和在世上的邻舍。祭司职分不仅包含神与信徒之间形成的垂直关系，也包含通过灵祭为其他肢体献上自己、献上祷告的水平关系。每一个信徒都是能够凭信心自由地走到神的面前，为其他肢体恳求的祭司。

人人皆祭司的职分是由信徒在世界见证神和神的旨意，为事奉世人而献上生命的呼召所组成的。是神设立了这个祭司的职分，也以此创造了信徒之间的相交。平信徒们明白自己是为他们走向神，每个人都对其他肢体负有责任。他们彼此分担他人的痛苦、苦难和罪的重担，是为凡事上同行而蒙召的人。人人皆祭司的职分是叫每一个信徒不为自己而活，只在神面前为他人活，同时自己也在生活中得到他人帮助，它带来这样的圣徒相交。[[16]](#footnote-16)

我们查考人人皆祭司之职分后能够再一次确信的是，每个平信徒都毫无例外地为世人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为什么要直接走到神的面前？为了给世人做“中保”。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这是神所悦纳的馨香的灵祭。

随着教会教职制度的急速发展，“祭司”一词越来越倾向于只应用在教牧同工身上，而对平信徒们却失去了魅力。现代教会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是恢复人人皆祭司的根本精神。

**（3）养育的母亲**

最后，教会是为了养育和训练圣徒而存在。这一点是加尔文教会论的中心，他认为“教会是神为了弥补无知和懒惰造成的人属性上的缺点而赐下的。教会要以为父为母的心关怀神的儿女们，使他们在灵命上长进，直到成熟。所以信徒因自己的软弱一生都无法离开教会这个团契。”[[17]](#footnote-17)

耶稣在升天之前，命令门徒们把自己所吩咐的教导人，直到人顺服为止，只有这样才能造就门徒。使徒保罗在监督的资格中也只强调了一种恩赐的重要性，那就是善于教导（提前3:2）。这意味着为了养育圣徒，领袖要善于教导神的话语。

新约书信中记载教会的元首——耶稣为了成全圣徒的门徒化事工赐下了三样：就是作教导人之教师的教牧同工（弗4:11），作教导内容的圣经话语（提后3:16-17），教导的方法——卓越的榜样（西1:28-29）。

因此，如果我们在牧会中不能彻底地教导平信徒，使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就会让主耶稣大大地失望，因为主曾嘱咐我们“喂养我的羊”，把教会托付给了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迄今为止的整个牧会内容都可称之为“教导遵守”的事工，但是我们大家都在承认没有得到可满足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冷静地自问：那么多的敬拜、那么多的讲道、那么多的查经课程究竟改变了多少平信徒，使他们被栽培成使命者？

为了尽上母亲的本分，教会要重新省察整个牧会的惰性，弥补不足之处，毫不犹豫地改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在教会中兴起大批的基督之门徒。

**小结：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们从三个方面查考了教会存在的原因。我们要切记这三者不能独立分割，这三者彼此有密切的关联，若缺少一个就会使整体失去自己的功用。因此我们不能轻忽敬拜、布道和训练中的任何一个。当我们在牧会中能均衡地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能期待最高的目的——神的荣耀。

不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教会因其本身的不完全性，常常选择这三者中的一个为其存在的目的。有些神学家主张教会只为神而存在，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却主张教会只为世界而存在，

我们认为这样的偏向不是可赞许的。神愿意通过圣徒荣耀的敬拜、迷失的羊回归的庆典和儿女们长成基督身量的成长来得荣耀，落下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神的旨意。

现代教会好像从其本身的存在法则中失去了平衡。传统的教会论过分地强调敬拜的结果，给人一种对世界毫无责任的错觉，宣教成为少数特定人的专利，平信徒无能地沦落为只把教会当成能够满足敬拜和以自己为中心的属灵需求的群体。虽然有敬拜，但是缺乏见证；虽有教育，却忽视了训练平信徒在这世界成为成就神旨意的使命者的责任。

平信徒们沉浸在区分主的事工和世俗事的二元论中，认为自己一生热衷于世俗事的话将来要站到审判台前，他们无法摆脱这种罪责感和不安。因此我们要用通过使徒性和教会存在的原因确认的地上教会的宣教使命，来弥补我们的教会论。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吹响唤醒平信徒的号角。

这是基于对教会本质的思考，它使我们建立明确的牧会哲学。牧会哲学越贴近教会的本质，我们的牧会就会越正确。抓住本质的地方，必有道路。树立好牧会哲学，就会产生牧会战略，随即牧会方法自然也就清楚了。而门徒之道正是与我们所查考的教会本质相一致的合乎圣经的牧会战略。

**二、门徒之道**

**1、平信徒训练的战略价值**

圣经中没有“门徒之道（Discipleship）”一词，并且也没有阐明门徒的意义。但是却有很多关于被称为门徒之人的人格和生活的描述，因而说明什么是门徒之道并不困难。门徒之道不是下定义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实际的人格和生活被人理解。也就是说门徒之道是信徒的生活，是应走的路程，是志向到底的目标，同时也是教会事工的本身。牧会者身负唤醒平信徒，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之门徒的重大责任，牧会者为了正确地明白什么是自己的事工，要打开圣经正确地学习门徒之道。

门徒之道是与我们已经查考的教会本质——使徒性相一致的、重建平信徒自我形像的合乎圣经的基本战略。这个战略价值在于按什么目标和标准训练被差遣到世上的平信徒，门徒之道就是使平信徒成为耶稣自己所要的那样的人。

牧会者有可能栽培出顺自己眼的门徒，或者毫无标准可言，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要栽培的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要按耶稣的目标和标准去教导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太28:19）都在门徒之道中，所以我们在训练平信徒时，不能像无定向的奔跑，也不能像打空气的斗拳。（林前9:26）

先造就合乎耶稣原理的人，托付事工是此后的课题。这就是门徒之道的基本原理。

门徒化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使平信徒精锐化的运动。就像埃兹拉•巴云兹所说的，世界在寻找更好的方法，但是神却在寻找更好的人。栽培神所寻找之人的所有重要原理都包含在门徒之道中。

自由世界的众教会长期怠慢了栽培耶稣门徒的事工。到如今我们正在付出没有唤醒平信徒的高昂代价。开始往教会里汹涌而入的世俗主义、异端思想、巫术思想、新纪元运动、不健全的圣灵运动、形式主义、道德冷淡症等都是教会无法阻挡的世俗之潮。因为教会中以门徒之道训练好的平信徒之墙实在太过单薄。

并且现今因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城市人口的密集现象，教会正患上数量上的肥大症，因此更加拦阻了平信徒的精锐化事工。“教导上没有深度，却在教势上持续扩张的结果，将使教会虚弱下来。”[[18]](#footnote-18)如今我们要倾听这个一针见血的警告。

众所周知，众多异端们使用的基本战略是先将少数人造就成核心要员。他们在叫人工作之前，在造就人上投入惊人的资源。他们在关注多数大众之前，先全力以赴地预备了能够给大众施以决定性影响的少数人。

这不正是耶稣的门徒化战略吗？！当教会抛弃这一点时，魔鬼却乘机把这个项目开发成攻击和破坏教会的可怕武器，结果教会所受的亏损无法估量。

如今我们要认罪悔改，回归到学习为什么主命令教会栽培门徒的起点上。

**2、主耶稣和门徒**

耶稣开始圣工以后，最先做的工作是呼召门徒。不像传统的犹太教会领袖们坐等门徒们找上门来，而是自己主动去寻找，把自己中意的人呼召为门徒。

他拣选门徒的原因是因为需要有人继续自己的宣教工作。“耶稣所需要的是按自己的话，能够成为活教材的门徒们。”[[19]](#footnote-19)

他们在实际的意义上成为耶稣的身体，进而通过他们继续开展福音事工，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十二个人意味着十二个被差遣的使徒。（路6:13）

十二个人是在众多门徒中特别拣选出来的（路6:13），耶稣慎重地拣选了他们。为此耶稣做了通宵的祷告（路6:12）。“他们是真正为了被耶稣捆绑成不可分割的，做耶稣的参谋、突击队和左膀右臂而拣选的。”[[20]](#footnote-20)

耶稣允许他们有特权，叫十二使徒常与自己同住，跟自己学习（可3:14），因为他们在为耶稣做什么之前，必须先认识耶稣，成为属耶稣的人。

由于他们是神赐给耶稣的人（约17:6），所以必须从耶稣领受一切从神而来的真理的话语（约17:14），通过神的话语他们分别为圣（约17:19）。所以耶稣给他们仔细地解释了用比喻教导的天国福音。（太13:10以下）

耶稣对其他人隐瞒弥赛亚的职分，却向门徒们显示出来，并且要求他们有信仰告白。并且嘉许他们的认信，应许他们，要在他们的认信上建立教会（太16:16-20）。时候将近时，耶稣把自己余下的精力全部倾倒在十二个门徒身上。特意躲避众人，就像伟大的艺术家在推出自己的作品之前做细密的收尾工作一样，精心地检验自己的门徒们，为他们献上了祷告。（约13-17章）

虽然门徒们在耶稣的十字架受难临到时留下了不信和背叛的污点，但是主却没有丢弃他们，复活之后再一次与这些失败者们分享了要通过他们建立的伟大国度的蓝图。主预见到虽然他们现今不能跟从自己，但是不久之后必定能跟从自己（约13:36），并且确信到那个时候他们不仅要做自己做过的工作，并且做得更大（约14:12）。

他升天之前，虽然看到了门徒们的不成熟和不信，但是宣告“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20:21）。以此进行了最有权柄的差遣。并且将大使命托付他们，就是差遣他们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行自己所吩咐的一切教训（太28:18-20）。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留下一行日记，也没有留下一个能纪念自己的石碑。他所留下的惟一遗产就是跟从他的几个无知又平凡的人。对他来讲，栽培少数门徒的工作值得他投入自己全部的生命。

**3、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出现的“门徒”概念**

新约圣经只在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提到了“门徒”，大约有250多次。查考圣经中的作者在使用“门徒”一词时的用意，会对我们正确地明白“门徒”的概念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在马太福音中，很多时候门徒一词是用于十二使徒，但在“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中，门徒一词[[21]](#footnote-21)不只用在了十二使徒身上，而且还通过使徒们用于将要成为神子民的每一个人身上。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太教导的是不论教牧同工或平信徒，每一个信徒都要成为一位主人——耶稣基督的门徒。[[22]](#footnote-22)

马可在他的福音书中毫无例外地把门徒使用在狭义上，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没有称其他人为门徒。

约翰不但使用了狭义的门徒，也使用了广义的门徒。他把除了十二使徒之外的相当多的人也都称之为门徒（约6:66）。并且记载了信耶稣的犹太人能够成为真门徒的道路，就是只要常常遵守主的道，就能成为真门徒（约8:31）。这是广义的门徒。

路加在广义地使用门徒含义上起了革新作用。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中，只要是信耶稣的人，他都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门徒。

也就是说，他用门徒一词描写了进入新的信心团契——教会中的信徒。

只有两种情况可当作例外（徒19:1，9:25）。当时信徒中有相当多的人完全没有亲眼目睹耶稣的事，但是却被称为门徒。在使徒行传开头时对归信的信徒混用了“信徒”和“门徒”两种名称，过不久前者消失，只剩下了后者（徒2:44，4:32）。并且对外邦的宣教正式开展之后，门徒们在安提阿从世人那里得到了基督徒的美称（11:26），这个名誉是只有通过人格和生活彰显门徒名称中永在大能的人才配得的。

让我们通过福音书仔细地查考命令我们跟从的主耶稣的人格和生活，然后深入观察在使徒行传中被称为门徒之人更新的生命。在那里我们肯定能看到在现代教会信徒们身上所无法发现的独特面貌。

为什么他们与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同？因为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基督徒。耶稣升天时命令门徒们“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而不是“作我的信徒”的原因，是因为主所要管治的新国度的百姓，都应该是毫无例外地效法主的人。

**4、信徒都是门徒吗？**

地方教会对门徒训练的关心提高以后，往往对谁是门徒的问题产生误解。

不难遇见有人说：“我还不是门徒，我还没有接受培训”。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但是牧会者们也有与此相似的潜意识，所以不知不觉中把某人当成门徒，把另一个人当成群众当中的一员。自然有一方像进入某个特权阶层一样洋洋得意，另一方就垂头丧气。

因此我们在开始就要清楚地提示在教会中称得上门徒的人是谁，然后开始门徒训练。这一点不仅牧会者和受训的人要明白，全体信徒都要明白。因此要确实地进行教育，直到每一个信徒都明白为止。

前面我们查考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称谁为门徒，在那里已经得到了正确的答案。但是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地整理。不要忘了，魔鬼给进行门徒训练的教会设的第一个圈套是叫人认为“某某人是门徒，某某人不是门徒”的差别意识，魔鬼始终想用这种圈套趁机撕裂基督的身体。

那么门徒究竟指的是谁呢？耶稣要求的门徒之道是适用于每一个基督徒的教训，而不是根据自己是否是成熟的信徒而做的选择。作门徒的代价不是委身的人应当支付，还不愿意委身的人就可以免除的。虽然每一个信徒所要付出的代价各不相同，但因信耶稣而站到众人面前的人都要走耶稣门徒的道路。

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但是有一件清楚的事情是，在门徒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程度的差异。大使命中说为了使万民作主的门徒，首先要去传福音，给人施洗，使人成为教会的一员，然后用话语教导他们去遵守。因此刚刚归信的人是门徒，受洗过正式信仰生活的人也是门徒，热心学习努力长进的人也是门徒。

不是认信耶稣为主的人为了成为门徒要重新接受训练，受训是因为他已经是门徒。

十二门徒们跟从耶稣时也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进程。初期的阶段是虽然信耶稣却间歇地与耶稣同行（约2:12，3:22）；第二个阶段是为了与耶稣进入更深的相交抛弃世俗的职业，作为追随者与耶稣同在（太4:18-22）；最后阶段是他们被指定为使徒，接受特殊训练。

在这里要注意的事实是，不论他们处在哪一个阶段，他们始终是耶稣的门徒。在教会里不论平信徒的灵命处在什么程度上，只要他们认信耶稣为主，就应当叫每一个人不容置疑地相信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初信者是门徒，委身者是门徒，教牧同工也是门徒。对于这个事实，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反复予以教导。

作门徒在世上一直是未完成的课题，因为没有人能宣称自己已经完美无缺地效法了耶稣，因此在完成门徒之道上总是缺什么东西，基督徒不是“已经成为”基督徒，而是“正在成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继续强调，蒙召成为门徒的人不能停滞不前，要继续成长成熟。要让人明白门徒之道是叫人成长的生活方式。要让人不停地奔向前面的耶稣标杆。要清楚地教导，蹲着不愿意起身的行为就如同把自己成为耶稣门徒的身份丢在猪前。

从这个意义上，门徒训练不是在教会中造就某种优良特质者的课程，而是给因为自己是门徒，所以愿意奔跑在别人面前者提供的方案，并且叫那些灵命还没有长到这个地步的人，感到负担，使他们接受各种话语的培训成为成熟门徒。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对门徒训练的无谓的误会和在谁是门徒这个问题上引起的混乱。

**5、门徒的基本要素**

耶稣在地上做圣工期间，通过话语和生活上的榜样，显示出门徒概念中几个重要要素，就是人格上的委托者、见证人、仆人这三种。门徒之道可以说是用一个概念就把这些基本的要素表现出来了。

门徒之道的三个要素与耶稣的人格有绝对的关系，一旦离开耶稣的人格就完全无法明白其意义和性质。并且它们不是能够分开理解的独立要素，而是相互关联的复合要素。若没有人格的委托，门徒之道就无法存在；若没有见证人的要素，就失去了其终极的异象；若没有仆人的要素，就会失去门徒之道的味道。

**（1）人格上的委托者**

门徒之道中内含着把我们完全交托给耶稣的人格上的委托。考虑新约圣经中门徒的意思时，我们绝对不能称没有委托的人为门徒。

舍弃一切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完全委托，才是成为耶稣门徒的最基本要素。（太16:24）

我们使平信徒门徒化意味着栽培出在人格上把自己全部交托给耶稣、顺服耶稣的人。对门徒来讲部分的委身是不可能的，假如是这种光景，那么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关系迟早要被轻易割断。（约6:66）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14:7-8）

门徒训练意味着把平信徒更新为完全的委身者。根据经验，受训的人中十有八九远离了完全委身的生活，并且在门徒训练中最为艰难的关头就是教导完全委身的时候。圣灵藉着话语彰显大能时，在这个过程中叫人经历阵痛，流下热泪。虽然漫长，但是在发生这个变化的地方要开启一个闪亮的世界。

可是没有过好这个关口的门徒训练却要一直经受艰难。令人心痛的是领袖们只知道门徒训练是学完几册查经教材，而不明白这里面所蕴含的完全委身给基督的再生之苦。

在此重申，什么是门徒训练？是让人认同抛弃一切、单单跟从耶稣的门徒之道，并为顺服此道经历再生之苦；是即使不能令人满意，也要重新把人造就成为为了跟从耶稣全力以赴地付出当付出之代价的工作。

**（2）福音的见证人**

从严格意义上讲，耶稣委派给门徒们的终极事工是见证耶稣。

门徒和见证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呢？我们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查考一下动词“差遣（apostello，pempo）”与“门徒”一同使用的次数就很容易明白。“差遣”一词被使用多达215次，几乎都是与耶稣差门徒作见证的内容有关。

在初期教会被称为门徒的数千名男女是极其热忱的耶稣的见证人，他们与使徒们一同拥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徒4:20）。这是足以说明初期教会时见证人们以无人能拦阻的热情和勇气高喊耶稣复活的行动的重要根据。他们的内在冲动是圣灵所赐的，他们都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心中拥有内在凭据，这与他所在的教会之使徒性本质相一致。

圣灵今天也在教会中，使自己的教会成为使徒的教会。即便如此，为什么今天的平信徒们体验不到作为见证人的内在冲动呢？为什么活不出与教会的本质相一致的见证生活呢？

在教会栽培平信徒为耶稣的门徒，这意味着让他们成为在自己的整个生活领域认信和见证耶稣的见证人。诊断门徒训练健不健全的方法之一，是察看受训的人有多么焦急地传讲耶稣基督。健全的门徒训练栽培出来的是难以抑制圣灵所带来的内在冲动的见证人。

门徒训练帮助平信徒心中充满永在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不仅欢喜地夸耀和认信耶稣，而且也使自己的人格和生活发出基督的馨香。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带领了太多因缄口不语而连行为也发出恶臭的平信徒。我们有没有见到过以言语见证耶稣，却不去努力追求行为上效法耶稣之良善的人？我们有没有见过呢？

**（3）服事的仆人**

在新约圣经中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和作为仆人的服事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名词“仆人（doulos）”和动词“服事（diakoneo）”经常成双成对地出现在圣经中。（太20:27-28；可10:44-45；路12:37）

仆人表示人的身份，是指作为门徒的人在基督里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服事”比身份更加强调的是功能方面，是在教导接待基督为自己主人的门徒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23]](#footnote-23)

耶稣的门徒要成为服事的仆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事。这是本质性的，没有一个门徒可以例外。那么其原因在哪里？因为作为门徒当尽的仆人职分是耶稣作的榜样，是无法躲避的。耶稣披上仆人的身体降世（腓2:7-8），并且作为仆人度过了一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路22:27）

所以耶稣的门徒为了当见证人，首先要成为仆人，并且在用言语见证为爱牺牲的耶稣基督时，要用行为向人显示，否则几乎不能成为耶稣的见证人。门徒的生活必须彻底地受制于自己所传讲的福音的内容。

在此我们应当学到什么真理呢？进行门徒训练的牧会者要让受训的人亲眼目睹和学习他自己作为仆人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保罗经常在生活中把自己显示为榜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门徒的三个要素，不论是谁，只要能在人格和生活中完全地具备委托者、见证人和仆人的要素，那么世人就能在他的身上看见耶稣。门徒训练的至高境界就是能通过我们反射出耶稣，也就是说让世界看出我们作为“小耶稣”的更新和成熟。这才是每天不得不在世界中与众多不信的人混在一起生活的平信徒所切实需要的事工。

**三、教会的体质得到更新**

一旦当代教会强烈地要求恢复教会的使徒性和平信徒的自我形像——门徒之道，那么教会体质上的改变就不可避免。很多教会中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病足以证明改善体质有多么迫切，这分明是复兴之前的问题。

假如我们在教会的体质没有改善之前，就盼望教会中聚集很多的人，那么我们迟早都会面临教会在生命和属灵力量上的危机。但是，如果我们将平信徒门徒化的牧会哲学在地方教会中实际应用，教会的体质会在哪些方面得到改善呢？我相信能期待几种基本的变化。

**1、可以更新教会的形象**

在前边已经讲过教会是为了敬拜、养育和见证而蒙神呼召的被拣选者的团契。今天教会好像多少在误用这一教会定义，因为蒙神呼召的被拣选者团契中的人们沉浸在这一特权意识中，倾向于自我满足，好像错觉自己已经是被提到空中的新妇。虽然主张特权，却忘记使命，这是耶稣在世时所痛责的犹太教的顽疾。

假如地上教会是从世界呼召出来的百姓，那么教会肯定又是被差遣到世界的耶稣的门徒。特权必然要求责任。为什么不深刻地领受这一事实呢？耶稣对门徒们说“来跟从我”是以“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的二次性命令为前提的。

聚集教会的形象中包含分散教会的形象，蒙召和被差遣不是两回事，这只是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当教会再次发现使徒性本质时，这样的两面性会更加明显。

这时教会不能固定为以聚会为目的的教会，反而应把聚会解释为实践教会终极目的的手段，神通过教会本身的存在也能得荣耀，因为教会是用主的宝血赎买的。但是当教会为了神的荣耀成为在世上被神使用的基督的身体时，更蒙神的喜悦。

**2、能正确地树立平信徒的自我形象**

教会的体质根据平信徒对自己自我形象的认可可以大有改善。平信徒认为自己是谁，并且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决定一个教会拥有何种体质的要因。

假如平信徒认为自己是教会的客体，那么他们会满足于呆在教牧同工的保护伞下。在凡事上做出被动的反应，成为有气无力的小孩子。这与挥动耶稣基督得胜旗帜的教会实在格格不入，但是不幸的是，很多教会正把这样病态的平信徒当作正常的平信徒而批量生产。

门徒之道是能够改变平信徒意识结构的合乎圣经的战略。假如在当代教会中认信耶稣为救主的人们都对自己是使徒行传的门徒有确据的话，那么从教会的底层开始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不难想象到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教会却在毫不相干的地方寻求改善体质。这不是改换新的方案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刷新教会的氛围就能寻求到的。

美国某教会的一位主任牧师一直觉得不改换教会的体质就毫无希望。有一天突然把教会的讲台挪到信徒座席的中央，把礼拜堂扮成拳击场，并且让信徒以讲台为中心围绕着做礼拜。他期望这会使冷淡而消极的信徒们在态度上有所变化。可是不到一个月，有一半以上的信徒离开了教会。

这也许是极端的例子，如同不恩爱的夫妻把衣柜的位置调换也好不起来一样，有这种期待的女人是愚拙的。

我们不能做如此愚拙的人。要从门徒之道的角度，改换平信徒的自我意识，这时教会的体质会变得令人刮目相看。

**3、从保护牧会转换到训练牧会**

教牧同工分明是放羊的牧人，牧养和牧会二词因此得名。耶稣说“喂养我的羊”，但是我们好像过分狭义地解释了这句话。“喂养羊只不过是给羊喂东西吃、保护羊的一种管理嘛！”我认为不是，喂养羊具有非常积极的意思，就是“教训他们遵守”。（太28:20）

“遵守”中包含持续地带领信徒通过效法基督的人格而变化，在自己的生活现场实践神旨意的积极的牧会实践。我们可以用训练替代“教训他们遵守”。

以训练为前提的牧会具有某种具体的目标。毫无目标的训练是不存在的。其目标是什么？结出很多的果子，让羊群生下很多的羊羔，以此蒙主人——神的喜悦。

所以最好的目标是通过训练使羊刚强起来，自己进行生产。保护的牧会会使平信徒变得软弱，他们会一直等待有人用勺喂东西给他吃，像小孩子一样只知道顾自己，不会去顾大局，会成为在小事上发生冲突、以纷争为业的人，因目光短浅，跳不出“我们自己”的圈子。通过这样的教会主能做什么工作呢？

但是一贯以保护为主的牧会，只能养成这样的教会体质。

门徒训练能够处理这样的弊病，通过训练可以使平信徒刚强起来，成为生产性的平信徒。

**4、可以使整个教会恢复相互事工的有机关系**

门徒训练重视平信徒之间的相互事奉，到了某种阶段彼此共享属灵生命，使在爱中成为一体的各种形态的有机团契大得发展。信徒不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而认识到自己是为了帮助其他肢体而存在的身上的一个肢体，这能够医治在教会里因干枯的组织而诱发的各种弊病。

门徒训练在教会中把平信徒造就成为必需的肢体，成为为身体相互事奉而发挥功能的人。并且在教会内外提供多样的条件使这相互事奉结出果子。其结果是，信徒之间的横向关系会通过圣经所说的独特的属灵相交而得到发展（西3:16；约壹1:3-4）。这就是在圣灵里彼此分享话语，凭爱心事奉时能够经历的相交。

这与在教会的结构性功能下的相交、即为了做工暂时亲近的那种人际关系是完全性质不同的相交。开始门徒训练吧！会在2至3年内目睹到，教会的体质从“结构性的逆功能”改换成相互事奉的“有机体的顺功能”。

**5、从以教牧同工为中心的体制改换成以平信徒为中心的体制**

自从路德宣布人人皆祭司，至今已经过了500多年，但是有的神学家还在叹息教会的体制在拒绝这个真理。[[24]](#footnote-24)在很多的教会可以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外表上说教牧同工和平信徒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在里面却只把教牧同工当成祭司。教牧同工的权威主义和垄断欲剥夺了平信徒祭司的位置。更新这样根深蒂固的教会体质，也许和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一样艰难。

但是当我们正确明白什么是平信徒中心的教会时，这项工作不再是黯淡的了，而且这并不是否认教职制度的工作。

假如教牧同工服事平信徒，使他们作为教会的主体，寻回其本来的位置，能够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那么这个教会就是以平信徒为中心的体制。为此教牧同工首先要更加降卑，但是并没有必要把这个降卑理解为空间的上下概念。一旦平信徒找回自己本来的位置，那么教牧同工的位置也会相应地得到修正。

门徒训练可以把平信徒只为一个教牧同工而存在的教会病态体质，改换成教牧同工为平信徒而存在的健康体质。在这件事上获得成功时，教牧同工和平信徒都要获得活力。

**6、能确保产生很多分担事工的平信徒领袖**

最折磨教牧同工的痛苦之一，是除了自己之外，教会里没有可以做工的人。这种孤独感使他在无法摆脱的重担中挣扎，总有一天因病态的疲劳而面临对凡事失去活力的危机。结果不知不觉成为要轻省地牧会的安逸主义的牺牲者。

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摩西也曾经因认为自己一个人就能审理百姓的诉讼，所以没有发掘能够分担事工的领袖。很多教牧同工也不想付出辛劳去发掘和训练平信徒，使他们成为事工的同工，让他们分担工作。

在这里讲的事工不是指门口接待员或布道公会长等工作，而是指牧会的事工，也就是说用话语和祷告栽培弟兄的属灵事工，即给邻舍传福音、在灵里医治患病和受伤的人。教牧同工不要垄断耶稣在世上的事工，即传福音、教导真理、医治人的事工，而是要与受训练的平信徒领袖一同分担事工。

教牧同工一个人奔波的教会和教牧同工与50个平信徒一同奔波的教会相比，哪一个教会收获的果子更丰硕呢？除了门徒训练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栽培平信徒领袖。

**7、可以期待持续的教会增长**

通过门徒训练，平信徒领袖增加，又通过这些领袖们其余的信徒持续得到养育，从中产生的力量要成为教会复兴的原动力。平信徒一个礼拜活动的整个生活圈要成为宣教地，他们的所有对话要成为传福音的管道，他们着手的所有事情都要成为直接或间接地拯救灵魂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期待教会的持续性布道和复兴的可能性。

不要认为教会的复兴是某种活动之后的结果，应该把增长或复兴当成教会体质的问题，值得期待的增长是自然而持续的成长。门徒训练落户之后，不用动员强制手段也能使教会增长。假如羊一直下羊羔，羊圈中怎能不充满羊呢？

有一件事实必须明白：不能只把门徒训练当成增长的手段而利用。如果这样，过不久就会发现门徒训练变了质。门徒训练并不拥有能够满足牧会者急于复兴教会的秘诀，但是其中却有很多礼物能够满足自然而持续的教会增长：

首先，能更新教牧同工的讲道，使信息进入听众的耳朵。进行门徒训练也使教牧同工蒙恩，使他们能了解到平信徒的属灵需求是什么，他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这怎能不改变讲道呢？

进而，好的门徒训练使牧会者开发出新的领导能力范式。从“为平信徒做什么”的传统领导能力重生为“寻求与平信徒同工”的领导能力。

并且，门徒训练对平信徒提出很多的要求。叫他们多读圣经，多祷告，多传福音，成为好丈夫，委身给主等，给他们加增很多的负担。这时有些人可能暗自担心“会不会叫人离开教会”，但是大部分结果都与此相反。

罗泽•芬科分析诊断美国教会过去200年间反复的增长和衰退后，下的结论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美国的主流教团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看信徒们的脸色，牧会中对信徒的要求过少；而且有过耀眼增长的福音派教会，其增长原因是在牧会中对信徒们的要求很多。

根据这样的分析，他讲到了教会的三种力量。第一，刚强的教会很严格，越严格越刚强；第二，丧失严格的教会失去自身的力量；第三，严格有变宽大的倾向——要警惕这一点。[[25]](#footnote-25)

门徒训练倾向于使教会严格起来，并且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增加平信徒的负担，这些对教会增长起催化作用的事实，已经在韩国教会通过门徒训练不断增长的多个案例得到证明。

再问一次，我们愿意教会拥有自然持续增长的体质吗？那么就进行门徒训练吧。相信用不了多久以赛亚所看到的异象会成为我们眼前活生生的现实。

“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赛60:22）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1年9月第5期，总第31期。

# 以门徒训练为中心的教会牧养[[26]](#footnote-26)

**文/陆昆**

**一、教会的本质是由信仰告白决定的**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3-19）

这段经文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意义重大，它在马太福音中占据结构和篇幅的中心位置，就其内容而言，也是所有福音书甚至全部新约的核心，因为在这里门徒第一次对耶稣的身份有清楚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我们说新约其实只讲了一句话，其他一切都是对这句话的说明和应用，那可以说就是这一句，说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这段经文意义重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一词，所以，想了解教会必须要关注这一段经文。

饶有意味的是，这一对耶稣宣信的事件是发生在远离门徒日常生活地带的凯撒利亚腓立比。生活在加利利的门徒显然更熟悉加利利往南去耶路撒冷的路途，而不是位于加利利北部边界外的凯撒利亚腓立比。在这里耶稣问了门徒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是谁。耶稣身份的问题最终要揭示出谁是真神的问题，这绝不只是宗教性的问题，因为谁或什么是真神的问题是在问：对一个人来说，决定他当下和永恒中生死祸福的最现实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他必须依靠的。这一点规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判断、行为准则，也最终决定他当下和永恒中的际遇，因此，绝非学术问题，而是人生抉择。

但必须留意的是对耶稣身份的追问不是发生在门徒日常生活的现场，恰好相反，这个追问是发生在耶稣带着门徒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现场和关联时，因为门徒必须脱离狭窄的自我关注，而客观地认出正在通过耶稣进入的上帝国的运动，并且不是在对自己的需要和欲望的执着中，而是在耶稣的行动和旧约伟大预言的关系中认出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并且委身于他。

了解耶稣的身份常常有两个不同的趋向，其中一个是对于正在做着丈夫或妻子、渔夫或者税吏的我，耶稣是谁？他给我在这样的身份和生活中带来什么榜样、能力或者帮助。这是今天很多牧者试图带给会友、来教导他们活出信仰的进路。但是真正的进路却可能正好相反，就是首先不是去问耶稣对我而言是什么，而是耶稣他自己是谁？在这个地方他们不能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过他们一直在过的生活，耶稣带他们从他们所赖以度日的一切剥离出来，耶稣不加深他们的亲情，不赋予他们原来的工作以更强的动力和榜样，也不给他们智慧和能力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成果丰富，而是离开这一切，来客观地辨认耶稣是谁，并且离开原有的生活和一切关联来委身于他。

但耶稣没有直接问“你们说我是谁？”，而是先问：“人们说我是谁？”，引出了似乎正确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回答。世人可以不认识耶稣，犹太的智慧人可以不认识耶稣，但是跟随耶稣、耶稣想把自己交付给他们的那些人不认识耶稣是不行的，所以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彼得脱口而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马上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为什么耶稣说彼得是被神恩待和赐福的？因为彼得能做出这个宣告超越了他自己的智慧，因为这“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非常重要的是后面的经文，第一次出现了教会的字眼，并说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然后是关于教会的权柄、功能，教会在地上的工作和使命，并说教会有着磐石一样的基础，整个教会就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关键是“这磐石”究竟指什么？天主教至今认为这磐石当然是指彼得，对他们来说教会之所以为教会是因为里面有大使徒，所以今天教会就建立在教皇这个磐石上。然而，关键的“这”字在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而是出现在前一节“**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此句中的“这”是指彼得所作“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告白，因此，紧接着的“这磐石”也一样是指前句的彼得的信仰告白，所以教会是建立在对耶稣的正确的信仰告白这一磐石上。从这点来说，若一个教会的诗班不够好或者没有诗班，同工团队不够健全，甚至没能够对重大的罪作有效的劝惩，这样的教会是不够好的教会；但若一间教会缺了对耶稣正确的信仰告白，她就不再是教会。教会的一切都是信仰告白，教会的敬拜是向神的信仰告白，教会的宣讲是向世界的信仰告白，教会的行动是以行动表现出来的信仰告白，教会之为教会就在于信仰告白。

最近讲论信仰告白成为风气，但仅仅在崇拜中有一次使徒信经的诵读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把威斯敏斯特信条确立为本会的告白也是远远不够的。信仰告白体现在教会的讲道当中，个人布道、礼拜和个人相交时的见证，教会的公祷和敬拜的带领，选唱的诗歌，培训时选择的教材等等，也都是教会的信仰告白。而且就牧养而言，这些其实比正式的信条更能体现和模塑教会成员的信念、感受方式和态度。

今天的教会有一种倾向，就是试图绕过对圣经教义理解的差异，而追求事工上的合一，但事工的关键就是传什么样的福音，福音怎样造就信徒及造就怎样的信徒，说到底还是信仰告白的问题。对基督的信仰告白也决定教会的事工理念和模式。

**二、耶稣事工的核心——门徒训练**

在教会里有很多的事工，如查经班、祷告会、青年聚会、同工会……也有社区服务、慈善事业，就教会整体而言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其实教会做的事就是耶稣做的事，如使徒彼得所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又是牧者之长，所以教会核心的使命就是牧养。现在教会牧养存在很多问题，人们在关心怎样能更有效的牧养，但其实最先要明确的是要把人养育成什么样的人，然后才能讨论和评估果效。

如果看耶稣在世上的工作，我们会发现耶稣道成肉身，之后成长、受洗、受试探，然后才开始进入事奉。耶稣有非常多热情的跟随者，成千上万的人拥戴他，但在整个的事奉中，耶稣并没有把专注点放在人群，而是放在十二个门徒身上，甚至在十二个门徒中他也特别把彼得、雅各、约翰分别出来，作为骨干更贴身地养育他们。在福音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序列：耶稣——彼得、雅各、约翰组成的与耶稣紧密同在的小组——十二门徒的团队——七十多个比较亲近的门徒——五旬节马可楼祷告的一百多人，耶稣教导和训练他们。所以我们作组长的，作平信徒骨干的，作全时间事奉的领袖的，也要学习耶稣在世上的牧养模式，在教会中训练门徒。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得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可3:13-19）

这是马可福音首次出现的十二门徒的名字，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来跟随他，虽然还有很多的人想跟随他，耶稣也向众人传讲“天国近了”的福音，但耶稣专注在这十二个门徒身上。这是公开设立门徒，而四福音的最后都是耶稣差遣门徒，所以可以这样概括：耶稣在世上公开的事奉生涯是由拣选设立门徒到差遣门徒的过程，这期间耶稣在训练他们。

马可福音的记录显出门徒训练有如下一些要点：

首先，带领者要去拣选。教会很容易形成一个很热心的圈子，他们很愿意也很努力地在教会里服事，但耶稣并不是让那些想做门徒的人跟随他。有时候耶稣用严厉的挑战来拦阻信心不坚固的人，但在已设立的门徒软弱的时候他却一直扶持他们、带领他们。拣选是主权性的，不是对所有人，也不是任意地对少数人，而是在选择中确立一些人。

第二，就是公开设立十二个门徒与自己同在。设立是指自己知道，对方也知道，甚至旁人也知道所设立的人是正式跟随的成员。这些人和耶稣的关系最核心的原则是“常和自己同在”，这是门徒训练中最核心的观念——**同在**。耶稣作为门徒训练的带领者，他花时间与门徒同吃、同住、同行、同事奉、同甘共苦。但是对这部分的理解也有很多的混淆，今天很多人以为门徒训练的原则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你要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过他们所过的生活，与他们认同，在他们的立场上教他们如何行。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至少就这段经文而言这种理解是不对的。这段经文不是耶稣进入门徒的境地，而是门徒被带出了他们的生活，进入到耶稣的生活，是这样的同在。门徒训练的原则是：耶稣是为福音来的，为福音活的，门徒就要放下自己手里的工作来跟从耶稣，做耶稣做的事，过耶稣过的生活，这才是门徒训练的要点。

**三、几项神学前设：**

**1、十字架上的替代性救赎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整本圣经有很多内容和原则，这些内容和原则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约，约是上帝和人的关系的规范，因此圣经的核心可以说是上帝和人的关系。但这不是随便的关系，而是在神设立的规范中的关系。那么这个约的本质是什么？旧约中一个典型的约就是西乃之约，借此约构成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共同体和神的盟约关系。在此关系中有三个基本的设置：先知、祭司和君王。

先知的主要职责关乎律法，他基于律法，随时对以色列提出行动的要求，指责他们的错误，要求他们回转，并且依据此约指明他们将要遭遇祸患，也依据此约传递上帝仍然不放弃施行救恩的应许。这是上帝在以色列中设立的先知系统。虽然亚伯拉罕也被称为神人，是先知，但是圣经中第一个典范先知是摩西。此后所有的先知都是依据于摩西五经来发布各样的预言。

第二个是祭司制度。百姓未必能够遵从先知的教训，那么犯罪的百姓仍然想要和神保持盟约内的关系就需要另外一个设置，这个设置对以色列而言，就是祭司制度，透过替代性救赎的献祭使犯罪的人能够来到神面前。

而保障先知制度和祭司制度，或者说保证律法和圣殿里的献祭能够持续下去的，是以一种国家政权的方式、带着强制性的、在以色列这个共同体中落实上帝期待的王政。这是旧约有的三个制度：先知制度、祭司制度和以色列的王政。

就新约而言，我们很清楚先知、祭司和君王都是指向基督的。旧约如此，新约更是如此。约的本质是什么？约的本质就是基督。当我们说到基督的时候，说他道成肉身、神人二性，他在世上怎样工作、怎样死、怎样埋葬、怎样复活、怎样升天、怎样在天上代求、将来还要怎样再来——在这一切关于耶稣的记录中，最核心的就是十字架，是基督的死和复活。在圣经里，基督的死和复活被当成一个事件，即基督的十字架事件。希伯来书2:14中解释基督诞生的时候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换句话说，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了死。这是圣经的解释。以至于他的来、他的事奉专注于他的死里复活，复活本身意味着高举、荣升，因此耶稣的降卑和高举是在死里复活里面体现的。也正是在十字架上，有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定罪、上帝的圣洁，十字架的核心就是上帝！基督教最经典的命题就是替代性救赎！耶稣是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为我们复活。十字架不单单是神的爱，不单单是死给我们看，而是替我们死。

当我们如此说，是在说整本圣经的核心是约，约的本质是基督，而对基督的说明的核心在于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对十字架事件的解释的核心是替代性救赎，这是福音的核心，是支配对其他一切圣经原理的解释。

**2、基督徒生活的一切都是由这一福音支配的**

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新约里没有赐下新的律法，新约里赐下两件事，一是福音，一是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圣经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因此，基督徒的一切生活就是由这个“相称”所决定的，即与所蒙的恩、所蒙的呼召和基督的福音相称。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活由十字架上替代性救赎这一福音支配着。

**3、基督徒生活的实际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与基督的联合**

基督徒生活的实际是什么？在圣经中把它说成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一个基督徒通过对福音的接受和圣灵内在的工作而信耶稣。这个信不单单是一个观念，而是实际发生的一个奥秘的联合：基督在我里面，我活着就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保罗说这话的时候，不是保罗作为超级基督徒才说的，而是在说明基督徒生活的实际。

在这样一个联合中，实际发生着五重意义上的联合，即身份、性情、使命、权柄、命运（际遇）的联合。

首先基督是儿子，我们因此也是；基督是义的，我们因此也被称义；基督能与神有亲密的相交，我们因此也可以；基督作王，我们因此也要和他一同作王。

但不仅仅是身份的联合，既然基督在我们里面，这联合也是性情的联合。一个真基督徒，他里面除了他原有的旧性情仍然在作祟以外，实际上他也有了一个全新的性情——基督的性情。圣经里说，我们借着福音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后1:4）保罗也劝勉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腓2:5）因此，说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实际上是说我们开始有基督的性情。

通常我们会在教导信徒的时候，谈到我们在与基督身份上的联合中带来的益处；在讲基督徒要努力地效法基督的时候，讲基督徒与基督的性情的联合，要像基督一样仁爱、正直、温柔、勇敢、忠诚、谦卑。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使命、权柄、命运的联合。

所有基督徒应该在使命上与基督联合，基督做的事是与基督联合的基督徒要做的事。最近教会里面流行一种说法，大意是，正如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如此忠诚地完成了他的职分一样，我作为医生、商人、学生也要像基督一样忠诚地完成我的职分。我是律师，我就付出全部的力量，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地专注于我律师的职业；我是医生，那么我就像基督忠于他的弥赛亚职分一样，忠于我医生的职分，然后竭尽全力地去治病救人，成为最好的医生，并以此荣耀神……这是非常有感召力的说法，这种感召力主要在于他在不信耶稣的时候，会特别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当我努力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种说法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不够准确。对于一个因为懒惰而连本分都不肯尽的人，你给他这样的提醒是好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主导性的教导，那么基督徒根本没有办法在使命上与基督真正地联合。基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基督呼召整个教会和他一起成为拯救灵魂的工具，基督徒是基督的延伸，基督自身在世上的时候，虽然身为木匠，但并没有以如此忠诚忠于木匠的职业，而是作为弥赛亚，专注地去拯救失丧的灵魂，甚至为卑微、污秽的灵魂付出他整个生命。

基督徒与基督使命联合的时候不是作为基督徒个人，而是作为基督徒共同体——教会来获得基督的权能。每个基督徒不一定有全部的权柄，但作为整体而言，教会在被授权担当基督使命的时候，有基督在世上行走时所具有的权柄，可以说这是所有的新约书卷一致证实的事情。如果我们稍稍客观地看教会历史，这也是一致证实的事情。这个使命的呼召和权柄不是单单给传道人的，而是给整个教会的。

因此还有一个联合，即基督徒和基督在命运上的联合。基督所做的事，我们要做；同样基督所遭遇的事，我们也要遭遇。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要与主同行，与主同受苦，才与主同得荣耀。像保罗说的，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让生在你们身上发动。担当使命的特质就在于与基督在命运上的联合，换言之，是在今生与基督的降卑、弃绝、患难连在一起，这也是新约圣经一贯的教训。

所以基督徒生活的实际在于与基督奥秘的联合。那什么叫工人？工人即自觉地意识到这种联合，并努力活在这种联合中的门徒。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与基督的这五重联合，并有意识地、努力地活在这联合中的门徒就是工人。

**4、这一联合的三重途径**

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实在的联合还是观念的联合？胎儿在母腹中是通过脐带与母体连接在一起，虽然胎儿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脐带，很多基督徒认为，基督徒与基督联合是通过自觉的观念，而不知道其实是通过很具体的实在。这个实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道，即圣道。圣经说，道就是神。道是神的意念、神的计划，当它发出来的时候，也是神的行动，而不是人口中的命题。道是活神，是活泼的，有位格性的。我们通过信福音，或者说神的道在我里面，我与基督发生实际的联合。第二，神的灵，即基督的灵内住在我里面，使我与基督有实际的联合。第三，我属于基督的身体，在教会的共同体中我与基督有实际的联合。

若这三样缺一样，剩下的两样就不是真的了。有些人这么说：我有福音，我也有圣灵，但不去教会，我只要祷告，读神的话，照神的话去行就行。当然可以这样，但是你读经时怎么没有看到圣经吩咐你要聚会呢？道是通过教会传的，也是在教会里被验证的，道离开教会，那么道也就不是道了，而是赝品，只有在教会中被传讲、被验证的道才是对圣经的正确解释。最近很多人说，我只要圣经，不要教义，其实这也是一个教义，这样说的人通常只是在有意拒绝圣经中某种公认的教义时，才喊这种口号。道是教会宣讲的道，圣经是教会解释的圣经。也有人以为：我们教会虽然没有人好好读圣经，也没有人好好讲道，但却有圣灵的工作。没有这样的事！因为圣经里的圣灵是真理的灵，是话语的灵。

但是反过来说，这三样中只要有一样是真的，剩下的两样虽然暂时体验不到，但是它们实际也是存在的。你说我们教会只讲道、只要求弟兄姊妹相爱，只传福音，但却没有圣灵的工作——这是不可能的。而在一个地方即使没有像样的礼拜堂，没有像样的一群信徒，即使没有牧师、没有长老、没有圣餐礼，但是只要在那里有道，有圣灵，那么他和基督的联合就是真实的。一个宣教士，远离差遣自己的教会进到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但是他借着道和圣灵，实际上也是连接于整个教会。所以，有任何一样是真的，剩下的两样即使没有体验到，它实际也是存在的，同样，若缺失了任何一样，即使你认为全有，那也是假的。

基督徒有五重联合，这五重联合是通过道、圣灵和圣徒共同体——教会来实现的。这是教会牧养的神学前设。

**四、教会的现场观察**

在教会中必须要做门徒训练吗？必须用很多的时间建立一小群人，再以他们使整个教会强健吗？这是必须的方法吗？我不知道你怎么评估你所在的教会的现场，从我自己服事的经验来看，在我所在和我所熟悉的教会中会有这样三种现象：

**1、教会比较固定聚会的人中有大量的非基督徒——没重生的人。**

纵然他一次不落地参加主日崇拜，但却可能是没信的人。不仅如此，在教会核心成员里，甚至传道人当中也可能有没有重生的人。因为一个人很忠实地参加主日聚会又不惹事，顺服教会的各样安排，三年后他就有可能做同工。我服事的教会中有一位姐妹很热心，也相当认真，很有果效地服事和带领人，是世界上很敬业的那种，很让人敬佩，但是你仔细观察，会觉得她还没信，支持她服事的是她的为人和品格，而不是在灵魂里的救恩之乐。后来我有机会和她深入交谈，她就反抗我说，你别和我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至今一直理解不了也不能接受，上帝让自己的儿子替我死无异于让我拿我的女儿做成肉馅喂宠物。教会的核心信徒中会有这样没有重生的人。其实，已经信的人无论他的生命多么软弱，时候到了，环境合适，他就能很好地成长；但如果里面没有生命，无论你在他身上做什么他都不会成长，就像在春天种一粒瓜子，有适当的水分、土壤、正常的温度，阳光照着它，它就会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结出一大盘葵花籽；但一粒炒熟的瓜子你无论对它做什么也不可能长出一盘炒熟的瓜子，因为里面是没有生命的，你给它适合发芽成长的水分、湿度，它就会烂掉。

**2、重生的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人缺乏分明的信仰核心。**

这些人身上会有很多基督徒的特征，但你会观察到他没有力量，很琐碎。对基督徒来说琐碎不是性格而是涣散的信仰状态，原因是他的信仰没有核心。信仰没有核心生活就没有核心，有时他的生活有核心，但那个核心和信仰背道而驰。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教会教导缺乏深度，也缺乏个人有深度的灵修造成的。

我们常说读经要有亮光，什么叫亮光？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常常被圣灵光照，以至于那些话语非常扎心，刺透自己，通过读经突然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不明白的道理，看到自己原来没看到的真相，于是生命不断地被更新改变。这不是仅凭教导就能达成，而是要在教会的训练中引导信徒，最终能够达到又有深度又有灵感的个人研经。今天教会很可悲的是信徒不读圣经不明白圣经，却追逐着好像很有力的传道人好像追星似的。在教会强调读经、推动读经是很难的事情。有的人不爱阅读，但他们信主之后反而会很专注地读，因为原来没有阅读习惯所以他轻易不上网，不看报纸不看杂书，他实在想读点什么的时候就会读圣经，这样的人反倒信得比较单纯，也有深度和力量。最可怕的是平时爱读书还读很多书的人，他们宁愿花时间去读他人的讲章也不肯去读圣经，这样的人应该控制自己的阅读。除了专业书外，阅读其他书所用的全部时间不要超过你读圣经的时间，如果实在不能就宁可少读，少读圣经也少读其他的书。

教会普遍缺乏有深度和系统的训练，圣徒缺乏个人有深度和系统的研经，会使信徒知道很多但不真知道该知道的。有时我会遇到在教会一两年的很有学问的信徒，半小时的谈话中他会给你讲出二三十个神学家的名字，但是你让他说出二三十个圣经名字，他却支支吾吾。其实他不知道他挂在嘴边的神学家之所以成为神学家，是因为他们非常下功夫研读圣经。我们应当知道，神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使圣经中的要点显明出来，但比这更重要更直接的是圣经。

**3、信仰核心正确分明的基督徒因为缺乏有效的纪律、团体生活、使命感和能力，实际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力量，有些传道人也是如此。**

当我询问一些年轻弟兄：你希望35岁时收入是多少？大多数人会说要在北京生活可能需要七、八千吧，但要知道经济上过高的期待几乎使他在将来的信仰生活上没有出路。这不是说他在社会上努力工作挣不到这些钱，而是说将期待降低就能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可能、更多的空间。有很多人对安全感和名誉有很强的追求，这些都是需要胜过去的。为什么这些人会没有力量？原因很简单，力量是需要训练的。他们在教会中受到的挑战比较少，没有机会面对信仰的挑战，所以要在教会里从最核心的同工开始挑战：你真的相信有一位活的神在掌管这个世界吗？你真的相信你是个罪人，严重地得罪了神吗？你真的相信按你的罪而言你该下地狱吗？你确实相信上帝让他的儿子为你死和复活就是为了担当你的罪吗？你真的相信他担当了你的罪你就被赦免了吗？你真的相信主会再来，这个世界会过去吗？你真的相信你永远的归宿是在天上吗？都相信，那么这支配你的生活吗？一定要从最基本的来不断地挑战他们。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好的教会应当让假信的人呆不下去，不信的人能够留住，他呆在这里会害怕，他会想到万一这是真的，自己就灭亡了，这样，他就有机会面对信仰。很多时候教会的成员没有被挑战去确认信心，因此他在教会中就有可能最终会灭亡，八十、一百年后我们都会离开，离开的时候你去哪？你很确定吗？由什么决定？——由活着的时候是否信耶稣决定。因此，不信的要使他信，信而不够明确的要使他明确，明确而没有力量的要用纪律操练他，使他脱离各种各样属世的私欲和贪恋，能够让他强有力地服事神，这里有门徒训练的精髓，这就是门徒训练要做的。

**五、信徒成长过程描述和分阶段训练**

其实属灵的生命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有将信将疑的，有刚信的，有信得比较确切的，有信了但还没有任何顺服的行动的，有相信并已经开始按着自己的信心顺服的，有根本不想服事的，有服事而且有果效的，还有他一服事牧者就着急的，因为他碰哪儿哪儿坏，他最好别碰，……你会发现信徒生命成长是有阶段性的。没有哪位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没有年级划分，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学十位数以内的加减法，也学开平方开立方，还学二元多次的方程，学笔画也学写字也学文章分析。在教会里的成长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信徒成长过程没有关心，教会就会像刚才说的学校，信徒还没有信，你就教他怎么舍命。所以教会领袖、组长或带领者要思考：信徒是否也会有一个成长的阶段和成长的逻辑？基督教真理是不是也有一个从核心出发而有的逻辑过程？提摩太后书3:15-17特别讲到圣经对一个人的功用：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5-17）

圣经最基本的也是最首要的是什么呢？是圣经里面有一种智慧，这智慧引导人信耶稣以至于得救，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智慧。随后接着又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这样的结果是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的人可以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善事”和我们说的好人好事不一样，说的是行神所赐的圣工。这段经文在一个人成长的逻辑上分出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信徒应该是重生的人，那什么能使人重生呢？圣经有使人得救的智慧，通过教导圣经使他得以重生。

**第二阶段：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已经重生的人、已经信的人该怎样在信心里生活？这里强调说他要被圣经教训，受圣经的督责、管教而归正，又通过圣经来学习义。教训的意思是教导和训练，告诉他何为对何为错，并且训练他，让他练习着做对的事情。圣经可以规范人的生活，通过圣经可以学习分辨对错。而当一个人已经知道对错却不肯按照对的去做的时候，那就要督责他，督责就是督促、推动、拦阻。通过圣经得到教训后，就当被督责着归正，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在上帝的公义中生活。简而言之，一个人在明白了基本的救恩道理、因此生发信心的时候，他不单要按着正确的方式生活，而且要被训练能够按着正确的方式生活。

**第三阶段：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当他的生活被圣经约束和规范的时候，他会逐渐成形。完全指一种品格，若一个人不断地被圣灵感动，里面充满了感激和欢喜，他的人格就已经完成了变化吗？其实不是。他虽然会有一种愿望，一种正确地按神心意生活的愿望，但不等于他就是按着合神心意方式生活的人。一位信徒立定心志要从罪恶中出来，他的决定是真的，但并不等于他完成了这个变化，他不是立即就在罪里断绝，而是在义里面不断地被修复和强化，然后他才真的有力量脱离罪的捆绑。“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是说他不仅愿意而且实际遵行圣经的规范，实际遵行的时候品格才发生变化，才能得以完全。

**第四阶段：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一个真正操练顺服的过程中是会有些反差和问题的，而圣经帮助他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当这个生活慢慢变成他的习惯、品格、操守，成为他的纪律时，这就成为他的人格。而这个人格开始学会按着神给的恩赐服事，能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行神所赐的圣工。

我们要去评估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他是信的吗？他愿意信；他知道他所信的吗？他对基本的救恩真理在理智上是同意和知道的；那他意志上愿意顺服吗？他愿意但是没有力量——那就是在生活中缺乏操练，要去训练他，到一定地步你会发现这些训练会内化为属灵品格，而且显出来。这个过程中给他工作和使命让他来一起担当。重生得救——生活被圣经规范、约束——形成品格——被神使用，在这四个阶段中要按着不同的方式给他们训练。对于慕道友和进入教会还没有明确信心的人，给他查相当于《唯独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或者《新生命门徒训练教材》这类的教材；在我们确认他这一部分已清晰确切之后，就要对他做生活的训练：怎样聚会，怎样过社会生活，怎样过教会生活，怎样过家庭生活，怎样对待时间，怎样对待金钱……；也要被训练去传福音，训练怎样系统和有灵感地读经；然后他应该有更大强度的训练使他成为平信徒骨干，在教会中担当骨干和核心。你要对他做专门的一对一的训练，同时你要考虑给他职分，让他当组长或负责慕道班，把他当成同工给他培训，如此建立整个的培训系统，并根据他生命成长的程度、阶段给他系统的栽培，就是教会中的门徒训练。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1年9月第5期，总第31期。

# 独特之主的独特门徒：马可福音中的门徒训练

文/迈克尔·J·威尔金斯（Michael J. Wilkins）译/煦 校/李亮

关于耶稣和祂的门徒的事，恰如其分地一直是研究和写作的中心领域，无论对于学术群体还是对于大众群体皆然，因为耶稣门徒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总领着基督徒的生活。在过去三十年间，我作为学者、牧师、教师，也许最重要的是也作为耶稣的门徒，参与了对门徒训练（以下简称“门训”）的考察。几年前我曾经概略地写过关于马可福音中的门徒训练的文章[[27]](#footnote-27)，所以很高兴在这里将这项研究扩展。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耶稣在一世纪所倡导的独特的门训方式，然后看看马可福音如何具体看待耶稣的门训。

耶稣独特的门训方式

1、古代世界的师父与门徒

门训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28]](#footnote-28)。

古代文学、艺术和其他文物见证了师父和门徒现象的广泛存在。但门训的多样性跟师父个人的不同直接相关，从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医师到过去的伟大思想家，再到宗教人物。[[29]](#footnote-29)师徒关系假定跟随者对师父及其特定教导或使命的持续委身，这关系也延伸到对师父行为的模仿，以至会影响门徒的个人生活。

最早建立了制度形式的师徒关系的是普罗泰戈拉斯等希腊智者，师父通过有偿的教育过程将美德和知识传授给门徒[[30]](#footnote-30)。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基于认识论的理由反对这种形式的门徒制，提倡一种关系，其中师父通过引导对话启发追随者的内在的知识。希波克拉底则拒绝对传授医学知识收取费用，却以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公开宣告，就像他的老师和诸神传授医学的艺术给他一样，“通过教训、讲座和所有其他的教学方式，我将传授知识给我的孩子们和老师的孩子们，并传授给门徒们”。

在犹太人中，这种门训的多样性与师父类型的不同有关。门徒们委身于一个公认的领导者或教师或运动，他们的关系频谱从哲学家（斐罗[[31]](#footnote-31)）到技术教师[[32]](#footnote-32)（拉比[[33]](#footnote-33)），再到宗派（法利赛人[[34]](#footnote-34)），再到革命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35]](#footnote-35)），再到先知（施洗约翰[[36]](#footnote-36)）。[[37]](#footnote-37)

2、耶稣和祂的门徒

描绘耶稣在地上事奉期间门徒跟随祂的场景在福音书中占有最重要的篇幅。而福音书中一贯且不断重复的是，耶稣的门训形式非常独特。耶稣的门训在表面上仍带有与犹太教、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其他门训形式的相似点，但它又是非常独特的，这是因为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耶稣基督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师父，因此祂的门训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历史层面上，我们必须在一世纪的历史背景中研究耶稣这位师父，才能够了解祂的追随者的门徒身份的类型。这种研究将提供耶稣首创的门训制度的独特的历史形式，并将揭示福音书作者所分享的历史资料的共性。而在神学层面上，每一位福音书作者都有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耶稣和祂的追随者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处理福音书作者所针对的人群的需要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在这两个层面上，福音书作者都意欲唤醒或加强他们读者的信心。[[38]](#footnote-38)每一卷福音书都准确地叙述了耶稣的生活和事奉的历史细节，但每一卷福音书又都为耶稣的生活和事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满足各自针对人群的特殊需要，以及地中海世界中更多教会受众的需要。[[39]](#footnote-39)因此，门训关系可以被狭义地理解为对历史上师父与门徒关系的技术性讨论，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基督徒的经验——这样的生活要求什么、意味着什么，以及会带来什么[[40]](#footnote-40)。为了充分理解福音书的概念，必须留意在耶稣在世生活时，临到当时的门徒的挑战和他们活出来的生活，以及当门徒受到挑战时的教会生活。[[41]](#footnote-41)

3、福音书作者对耶稣及其门徒的描绘

四卷福音书中，每一卷都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耶稣的生活。[[42]](#footnote-42)同样，每卷福音书对祂最亲密的同伴——祂的门徒们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43]](#footnote-43)一位学者说：“在四卷正典福音书中，耶稣的肖像画有线、影、色和明暗的不同。马可福音中的耶稣的行为与路加福音中的耶稣不同，马太福音中的耶稣的说话方式与约翰福音中的耶稣不同。相应地，在四卷福音书中，门徒的角色也不同。”[[44]](#footnote-44)每卷福音书各自聚焦于不同的特征，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呼召和训练门徒的目的。[[45]](#footnote-45)将每卷福音书对门徒的描绘结合在一起，会使我们对耶稣进行门训用意何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马可福音中的门训：独特的救赎仆人（Redemptive Servant）的独特的仆人们

马可福音中对耶稣的门徒们的独特描绘与马可对耶稣的描绘相对应。[[46]](#footnote-46)马可把我们带回一世纪，在巴勒斯坦的天空下与耶稣同行，听祂讲道、教导，看祂施行神迹，看祂与宗教领袖辩论，见证人们对祂的反应。阅读马可福音的人要面对挑战，要在一世纪和今天之间来回穿梭，在原初的背景下观看耶稣的信息和事工，以便它们能够清楚地对当下的生活处境说话。

马可强调了耶稣的独特性，并由此也强调了这位独一无二的主的门训的独特性。因此，要理解马可福音中的门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中心舞台永远属于耶稣。虽然这看似显而易见，但不幸的是，阅读福音书的人，以及教导者或传道者，常常违背这个基本的释经学原则。虽然其他人物以及耶稣出现的场景，通过突出祂的位格和事工的各个面向，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7]](#footnote-47)，但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马可讲述的是关于耶稣的故事[[48]](#footnote-48)。从第1节经文开始——祂被宣告为弥赛亚，上帝的儿子（1:1），直到最后——祂惊人地从死里复活，使妇女们发抖和惊奇地逃跑（16:8），这整卷福音所写的就是耶稣这个人物，并且必须根据祂独特的位格和使命来理解祂的门训。

1、独特的门训模式

马可给了我们一幅耶稣的基本肖像，也给了耶稣门徒与祂同行时的基本写照。[[49]](#footnote-49)有些人认为，对马可的整体叙事和修辞策略最好的描述就是呼召人作门徒，所需的是人如同耶稣那样丧掉生命，好救了生命 （8:34-38）。[[50]](#footnote-50)

（1）呼召门徒

在对耶稣的介绍之后，呼召四个人跟随耶稣立即在马可的叙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1:16-20)。有几个要点使马可对耶稣第一次公开活动的叙述显得格外重要。

第一，这次事件的主要焦点是耶稣和祂所宣告的上帝的国。呼召的场景特别突出了耶稣的权威。当祂呼召，人们就服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圣灵所膏的弥赛亚，上帝的国已经在祂里面降临。对祂的呼召，唯一合适的反应是立即顺服。这是进入与耶稣的关系的含义的根本核心。[[51]](#footnote-51)

第二，耶稣以这个呼召开始了祂独特的方法，这将成为祂门训的方式。[[52]](#footnote-52)这是耶稣和其他的师父之间最有特色的区别之一。在古代，由未来的门徒发出要跟随师父学习的请求。但耶稣自己主动召唤这些人跟随祂。只有凭着耶稣的权威，一个人才能进入并持续这种跟随的生活。[[53]](#footnote-53)

第三，这四位弟兄的呼召和回应是建立在他们与耶稣此前的长期关系基础上的。[[54]](#footnote-54)马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作为国度的开创者的权威上，所以他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弟兄的背景。但这并不是他们和耶稣的第一次相遇。约翰福音填补了一些背景。安得烈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之一，他离开施洗约翰成为耶稣的门徒，并立即把他的兄弟彼得带到耶稣面前（约1:35-42）。那个未具名的门徒传统上被认为是使徒约翰。[[55]](#footnote-55)至少有安得烈、彼得和约翰（也许还有雅各？），十有八九是作为耶稣的门徒陪同耶稣去参加迦拿婚宴的人，在那里他们看见神迹并信了祂（约2:1-2，11）。他们很可能是耶稣事工的第一年与祂一同在犹太地服事的门徒们。（约3:22-23，4:1-3）大约一年后，在加利利发生这事件时，他们已经仔细考虑了耶稣的使命。当耶稣开始祂的国度事工（Kingdom mission）时，他们在祂呼召的时候立即作出回应。

第四，效忠于耶稣的位格是决定性的行动。[[56]](#footnote-56)关于这些弟兄们在他们被呼召时的属灵状况，这能告诉我们什么？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约翰福音指出，这四个人之前对耶稣有多方面的认识，甚至相信祂是弥赛亚（参约1:41，2:11）。根据我们目前“复活后”处境下的分类，很难确定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得救”的。耶稣身份的真实本质是如此令人困惑，很难确定这四位了解耶稣的完全程度。然而，他们尽可能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程度来回应，这是与上帝建立救恩关系的本质。“在马可福音中，要承认耶稣对自己生命的主权，必须要了解耶稣是谁，以及祂为什么而来。马可独特的救恩模式就是门徒关系。”[[57]](#footnote-57)在耶稣传道的全过程中，对于耶稣是谁，门徒有越来越多的了解，而这种了解的增加要求他们相应地调整他们对祂的委身。

第五，耶稣以此征召工人加入祂的国度事工，承诺“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1:17，新译本）。历史情形提供了一个机会，耶稣以隐喻性的字词游戏来形容他们未来的角色。这些加利利的渔民（halieis）将在耶稣的国度事工里成为得人的渔夫（halieis anthrōpōn）。“耶稣的呼召……改变了门徒的职业，意味着他们与以前的生活方式彻底地决裂。不再靠捕鱼为生，而是为了接触他人而活。”[[58]](#footnote-58)这四个人将被设立为使徒（3:13-19），并将成为耶稣身边核心圈子的一部分（13:3），不但带着耶稣自己的权柄奉差作短期宣教（6:7），也要出去进行世界性的宣教（13:9-10）。耶稣在祂国度事工早期就征召了祂的团队。[[59]](#footnote-59)

（2）门训的形式

这一“呼召”也为耶稣的门训形式设置了区别性的标志。虽然马可没有用“门徒”这个术语来指称呼召这段经文中的这些人，但他的叙述让我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立即成为耶稣最亲密的追随者（参可1:29、36）。他们与名为利未（2:14）的人以及一些没有给出名字的人一起被确认，在2:15首次被称为“祂的门徒”，这个称呼此后贯穿整个叙事。

从表面上看，耶稣具有犹太拉比的许多特征。祂安息日在他们的会堂教导，祂是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教导，祂作为一位律法教师受到尊重，祂的门徒跟随祂，甚至被称为“拉比”（可9:5；太26:49；约1:49）。在以色列，正常的模式是潜在的门徒就近拉比，请求与他一起学习。约书亚·本·佩拉奇亚（Joshua b. Perahyah）说：“给自己一个老师，使你成为一个弟子。”（m.‘abot 1.6）拉班·伽玛列（Rabban Gamaliel）对此附和道：“给你自己一个老师，解答自己的疑惑。”(m.‘abot 1.16；参太8:19)。后来，拉比的门徒跟随他们的夫子四处行走，经常一举一动地模仿夫子对妥拉的教导，因为“模仿夫子就是在模仿摩西对上帝的模仿”。[[60]](#footnote-60)

但当耶稣的事工展开时，祂开始建立一种与拉比不一样的门训。在耶稣事工的早期阶段，许多人来到耶稣跟前，就像对待拉比或先知一样（如约1:38、49，3:2）。在祂的国度事工的开创时期，耶稣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式，因为祂是主动寻求并呼召这些兄弟进入与祂的永久关系。[[61]](#footnote-61)尽管耶稣的门徒很可能记住了祂的大部分教导，并将其作为教会传统传承下来，但他们最终是委身于祂的位格，而不仅仅是祂的教导。犹太门徒的目标是有一天自己成为师父或拉比，并有自己的门徒跟随他们。但耶稣的门徒一直是门徒，追随他们的主和夫子耶稣，并且只跟从祂（参太23:8-12）。作耶稣的门徒将与许多人所预期的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或宗教项目。门徒的生活始于与主的关系，并且这个关系进入他们经历的所有领域。这是国度生活的开始。[[62]](#footnote-62)

2、独特的门训成员

（1）门徒和使徒

马可进一步强调，耶稣从较大的门徒群体中选择一小群十二个人，作为祂的使徒与祂同在（3:13-14）。[[63]](#footnote-63)马可的用词有些模糊，但路加给出进一步澄清：“到了天亮，叫祂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路6:13）“门徒”一词指那些被呼召悔改并相信耶稣所启示的福音的人，他们组成了相信耶稣的广泛群体（3:13-14，4:10）。“使徒”一词指特定的门徒，即受差派和训练的十二个门徒[[64]](#footnote-64)，以代表耶稣，作为即将到来的教会的领袖（3:14，6:7-13、30-31）。这十二个人既是门徒，又是使徒。作为门徒，他们代表所有信徒；作为使徒，他们代表领袖。[[65]](#footnote-65)

一般门徒群体和十二使徒特定群体之间的区别与功能有关，而与地位或价值无关。作为耶稣的门徒，论及进入救恩和上帝的国，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十二个人作为使徒的角色，功能性地指向他们的领袖身份。但这个功能并没有把他们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呼召作领袖就是呼召作仆人（参10:45）。[[66]](#footnote-66)

这与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区分类似，在那里“信徒”（徒4:32）被称为“门徒”（徒6:2），而这十二位一直都被称为使徒。“信徒”和“门徒”一词指的是同一群人（参徒6:7，9:26，11:26，14:21-22）。门徒也是基督徒最早的同义词（徒11:26）。因此，所有基督信徒都是门徒，而只有少数早期教会的主要领袖被指定为使徒。[[67]](#footnote-67)

（2）打破门徒身份的藩篱

耶稣所建立的门训形式是出人意料和令人震惊的，因为祂打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祂推翻了宗教的好人的观念，祂废除了对宗教文化传统的盲目遵循（7:1-13）。耶稣呼召门徒包括了本地的税吏“亚勒腓的儿子利未”（2:14），他在第一卷福音书中被称为“马太”（太9:9）。由于在福音书中被呼召的情形是相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位税吏有两个名字，马太和利未。[[68]](#footnote-68)

在巴勒斯坦，税吏被当作罗马统治当局的代表，负责收取规定的税款，并维护公共秩序。他们通常是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的，因为他们需要认识当地人和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免被欺骗。他们负责为罗马当局收取一定数额的税款，他们收取的任何额外税款则作为他们自己的佣金。过度敲诈勒索的倾向使他们被自己的人民所鄙视和憎恨（参路19:8)。马太很可能不是该地区受人尊敬的一员；相反，他可能被认为是向罗马的占领和统治出卖自己人民的叛徒。

一被呼召，马太立即跟随耶稣，并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和祂的其他门徒安排了一次宴会（2:15；参路5:29-30）。[[69]](#footnote-69) “许多税吏和‘罪人’”受邀参加宴会（2:15），这很可能是马太在成为门徒之前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餐桌联谊是古代世界许多群体中重要的社会和宗教习俗。人们会划定界限，餐宴时谁包括在内，谁排除在外，这也被用来划定参与者的宗教和道德义务。[[70]](#footnote-70)因为税吏持续与外邦人接触，并对在安息日工作采取妥协，他们被认为是在礼仪上不洁净的，这就更加重了人们对税吏普遍的奚落。[[71]](#footnote-71)

法利赛人为耶稣和这群人一起吃饭而惊骇，特别是其中还有“罪人”（2:16）。“罪人”（hamartōlos）一词经常被法利赛人用来指那些按照他们对律法和他们的哈拉卡（halakah）的正确服从的理解（ 例如路7:36-50，26:45） [[72]](#footnote-72)明显地违背上帝旨意的一群人。马太的同伴不仅是背信弃义的税吏，而且也是生活在律法之外的犹太人，故意无视合宜的犹太人行为的合法界限。在法利赛人的心目中，耶稣与这类人一起吃饭，表明祂接纳他们进入自己的团体；这也向他们暗示，祂容忍他们的行为。[[73]](#footnote-73)

耶稣宣称，祂的事工不是要有份于这些人的罪，而是要给他们带来医治。不可否认，耶稣的信息和事工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应许拯救“罪人”。[[74]](#footnote-74)对耶稣来说，罪人是任何一个仍旧反对上帝旨意的人。法利赛人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公义的，因为他们以遵守律法——他们的“献祭” 来定义公义。但他们却对自己在上帝面前真正的罪视而不见（2:17）。而聚集到耶稣身边的各色人群无法回避他们自己的罪孽。马太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他经历了耶稣仁慈的呼召得到救恩，所以现在他把他以前的有罪的同伴带到耶稣那里，使他们的灵魂也得医治。耶稣是来给这些人带来怜悯的信息的。耶稣在宗派戒律之外赐给罪人的救恩，威胁了法利赛人的根基和生活方式，但却是祂所建立的门训的核心所在。[[75]](#footnote-75)

（3）门训与宗教传统

在耶稣门训的程序改变上，马可强调了耶稣的门徒是如何对待犹太教内忠心门徒的传统宗教行为。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冒犯了法利赛人的门徒，也使耶稣的先锋官施洗约翰的门徒反感（参2:18）。“约翰的门徒”是先知施洗约翰的忠实追随者，他们聚集在这位预示弥赛亚时代到来的先知身边。他们协助约翰给那些到他那里来的人施洗，并且严格实行约翰教导的宗教行为，例如禁食和祈祷（路5:33，11:1）。“法利赛人的门徒”（2:18，参太22:16）是最有可能被训练成为他们的弟兄的。他们一直浸泡在对法利赛人口头法律和严格的传统实践的委身中，特别是禁食。在旧约中，禁食只被规定在赎罪日进行（利16:29、31，23:27、32)。但禁食后来成为一种在认罪（尼9:1-2）、哀悼死者（撒上31:13）、自卑（申9:18）和专心祈祷（拉8:23）时的表达。在这些情况下，禁食不是一种规定的仪式。但是犹太教内的各个团体都把禁食作为他们的定期活动的一部分，有些人每周禁食两次，以此作为接近上帝的途径[[76]](#footnote-76)。约翰的门徒不明白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定期禁食，以表示悔改或表明他们的属灵操练。

耶稣表示上帝国的到来成就了对以色列的应许，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就像在结婚典礼上所经历的一样（参太25:12-13），那不是禁食的适当时机。然而，在将来耶稣被“带走”的时候，禁食是合适的（2:20）。

耶稣的回应是如何正确看待门训和传统做法的重要指导方针。门徒的灵性成长并不会自动地通过仪式化地遵守某些操练而得到保证。传统做法必须恰当地执行，而不是教条地执行。传统是人类试图将圣经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式，但它们并不是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如果实践得当，它们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如果它们变得比委身于耶稣本身更重要了，就会拦阻上帝的工作。

耶稣用日常生活中的两个例子说明关于属灵成长和传统实践的这些观点。他来并不仅仅是为了修补犹太人的传统习俗。旧的犹太传统体系不足以适应上帝国度的新的门徒生活。这个国的新衣服和新酒需要新的形式，耶稣门徒的新生活也需要新的实践（2:21-22）。这并不是取代或废除旧约——耶稣来是成全旧约（参太5:17），而是表明耶稣的门训取代了对犹太传统习俗严格的教条式遵守。

（4）门训和属灵家庭

耶稣受众人欢迎的高峰，也是耶稣与宗教组织逐步升级的冲突的高峰，马可表示耶稣的家人觉得祂疯了，因此才说出祂所声称的，扰乱了宗教现状（3:21；参约7:5）。[[77]](#footnote-77)同时，很可能这时耶稣的父亲已经去世，耶稣的母亲和兄弟们想要使耶稣恢复理智（3:32），作为长子的祂在父亲死后应该负责照顾祂的母亲和弟弟妹妹。

但是耶稣的弥赛亚使命不会就此被拦阻，即使这意味着中断祂对血缘关系的忠诚。相反，祂对门徒关系作了一个纲领性的声明。耶稣看着那些坐在祂周围的人——马太明确说那是祂的门徒（太12:49），并指出创造和形塑祂的属灵家庭的中心特征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太3:34-35）。凡听从祂的呼召进入上帝的国、成为祂的门徒的，就是上帝的新家庭的一份子。

无论是能证明一个人为以色列民的族谱关系，还是他的家庭关系，都不能保证他在上帝的国中有一席之地。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回应上帝的旨意，听从耶稣的呼召，好进入祂的国，成为祂的门徒。耶稣是天父旨意的终极显现和遵行天父旨意的终极榜样（14:36），所以在门训中效法祂的榜样，成为祂的样式，将使祂的门徒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遵行上帝的旨意。

耶稣向祂的门徒强调，决定委身于祂，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13:12-13）。但耶稣不是来废除血缘家庭的，因为祂会继续维护那要求孩子们孝敬父母的律法，并谴责那些发展出人的遗传来设法规避担负家庭义务的人（7:9-13）。耶稣也的确回到祂的家人所在的拿撒勒，在会堂里传道（6:1-6）。耶稣不是废除或拒绝祂的家庭，而是表明一个人对祂和上帝的国的委身是超越其他的。这一委身形成与耶稣、与天父的新的属灵家庭关系。理想情况下，这样的属灵家庭将包含自己的血缘家庭。

（5）属灵家庭中的男女门徒

这是指耶稣有意地扩大性别范围，把妇女也包括进祂的门徒里，称她们为“姐妹”。[[78]](#footnote-78)耶稣现在明确地指出，祂的信息与事工开创了性别上独特的门训形式。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拉比，只有男性才能成为拉比的门徒并学习律法。米示拿（Mishnah）的晚期信息中给出了耶稣时期所有的普遍特征。它拦阻男人和女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之间过多地交谈，因为会分散拉比的门徒学习犹太律法的注意力：“过多和女人交谈的人会自食恶果，忽视学习律法，最后将承受地狱。”（m.‘Abot 1:5）但对于耶稣，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凡回应神国福音、为了永生而信祂的，就是祂的门徒。

因此，耶稣的门训不应该被拉比的模式所定义，而应该被与耶稣的关系所定义，这意味着遵从上帝的旨意。[[79]](#footnote-79)这是耶稣门徒的特征，无论家庭如何，性别如何，创造了一个上帝的新的家庭。[[80]](#footnote-80)这是早期教会的体验，“门徒”指向男人和女人（徒6:1-7，9:10、36，16:1），所有人一起被称为“信徒”（徒5:14），他们共同组成教会（徒8:3）。[[81]](#footnote-81)路加甚至用了一个少见的“门徒”一词的女性形式——“女徒”(mathētria) 来称呼大比大（多加）（徒9:36）。与犹太人的门徒制不同，所有顺从上帝旨意的男人女人，都进入与耶稣救恩性的门训关系。

3、独特的门训使者

马可对比了关于耶稣福音信息的两个根本对立的观点：“体贴上帝的意思”和“体贴人的意思”（参8:33）。马可描绘了一幅门徒的画像，来强调理解耶稣的信息和事工的困难，这可能是福音书中最模棱两可的画像。[[82]](#footnote-82)

一方面，门徒得到正面的描绘。他们是由耶稣专门挑选和委任的（1:16-20，3:13-19a），目的是聆听神国的奥秘（4:10-12），并宣传祂的事工（3:14-15，6:7-13、35）。耶稣赐他们能力在以色列事奉，他们传道，医治，赶鬼，如同耶稣所行的。

另一方面，门徒们被涂上了不光彩的色彩。门徒虽然蒙上帝光照，也被耶稣赋予能力，却显出自己的不明白。门徒不明白比喻的教导（4:13，7:17-18），不明白平静风浪的耶稣的真正身份是上帝的儿子（4:35-41，6:45-52），也不了解耶稣喂饱众人的神迹异能（6:34-44，8:1-10）。门徒并不真正理解耶稣的事工或教导（8:14-21）的实质，这实质关乎透过作奴仆（10:32-45）走十字架的道路（8:31-33，9:30-32）。这种不解最终导致犹大背叛祂（14:43-46），门徒抛弃祂（14:50），彼得不认祂（14:54，66-72）。[[83]](#footnote-83)

但作耶稣真正的门徒意味着敞开自己，聆听上帝的信息，以对耶稣坚定不移的委身来调整自己的优先次序，最终忠于上帝的道路，而不是人的道路。[[84]](#footnote-84)对于所有听见耶稣呼召的人，这都是一个挑战。这些主题在马可福音的三个关键段落中得到了强调：耶稣用比喻所作的教导（4:1-34），彼得的认信（8:27-38），以及见证十字架、埋葬和复活的妇女们（15:33-16:8）。

（1）恰当理解耶稣的神国的比喻（4:1-34）

在跟随耶稣的人群中，许多人都盼望神国的到来，并公开展示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但是，对现实和物质祝福的盼望使他们刚硬，而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属灵状况。耶稣通过祂的比喻，试验群众的心，以揭示上帝国度的福音信息是已经扎根并正开花结果，还是并无成效（4:13-20）。他们必须决定他们是站在祂一边，还是反对祂。

通过这些比喻，耶稣也向祂的门徒揭示神国的奥秘，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代，神国将以一种不显眼的形式存在。这将是一个隐藏的王国，而不是如许多人所期待的，以压倒一切的政治、军事和主导的文化来彰显上帝的统治（4:30-32）。因此，这些比喻揭示了耶稣的门徒作为神国臣民，生活在一个尚未体验到神国完全实现的世界中，意味着什么。

这些比喻进一步揭示出，耶稣的门徒将明显不同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他们将结出果实，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揭示了神国已经大有能力地临到，但这能力是一个隐藏的、属灵的、转化性的能力。这就是在这个上帝的国已秘密到来、但尚未完全完成的世代里，耶稣门徒的样式。

根据比喻中对神国奥秘的启示，读者可能会认为如果人们不理解这些隐蔽的信息，应该得到原谅。马可强调说，耶稣讲比喻，是要叫众人看不见：“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4:12）[[85]](#footnote-85)在人群中，对耶稣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倾向于成为耶稣的门徒，而有的倾向于跟随法利赛人反对耶稣，还有的则抱骑墙态度。耶稣用比喻来迫使人们作决定。上帝知道那些对耶稣的信息硬着心的人，所以这些比喻被上帝主权性地用来使那些人心硬，直到他们最终无法回应（参4:12，太13:15）。上帝也知道那些愿意回应福音信息的人，所以用这些比喻引出积极的回应，使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成为祂的门徒，并向祂求问（参4:10）。

（2）了解并告白耶稣的身份（8:27-29）

在耶稣结束了加利利的事工、开始通往耶路撒冷和十字架的最终之旅的转折点，耶稣期待门徒对祂的身份作出直接的回答。[[86]](#footnote-86)彼得作为门徒的领袖和代言人上前[[87]](#footnote-87)，宣称：“你是基督。”（8:29）“基督”是犹太人心目中与以色列受膏的王——大卫联系在一起的头衔，作为应许的“受膏者”，他将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希望之光（参撒下7:11b-16）。尽管人们对这一应许的理解各不相同，[[88]](#footnote-88)但这应许已成为这个国家即将到来的祝福时代（a coming age of blessing）的盼望所在（如赛26-29、40），这时代将会由一个人物开启，他将把所应许的大卫王朝的末世统治付诸实施，并在最后的日子战胜以色列的仇敌。（参诗2:2；但9:25-26） [[89]](#footnote-89)

彼得和其他门徒对耶稣独特身份的了解在进步。他们所认信的“基督”不仅仅是通俗概念的同义词，他们很有可能期待耶稣作为弥赛亚开启末世祝福的时代。但一旦耶稣得到彼得对祂作为弥赛亚的身份的认信，祂就除去门徒们里面残留的流行式期待，并开始预言祂的弥赛亚身份在此时不会走向地上荣耀的宝座，而会走向十字架上羞辱的死亡（8:31）。

耶稣主要三次预言祂被捕和受难（8:31，9:9、12、31，10:33），这是其中的第一次。但当祂试图让祂的门徒理解祂的使命的必要性时，他们却不断地误解它的意义。耶稣不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是革命的解放者，而将是受苦的弥赛亚，不用说众人，即使是祂自己的门徒，对此也很难理解。通过宣告必须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手中受苦和死亡，耶稣揭示祂一生事工的终极目的。

但是，凭着鲁莽大胆，彼得再次作为其他震惊的门徒的代言人（他们也受到耶稣的责备，参8:33），试图把他的夫子从祂所宣告的苦难命运中拉出来。在犹太师徒关系中，门徒纠正他的夫子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像彼得在这里所做的“责备”他了（8:32）[[90]](#footnote-90)。彼得又一次试图将耶稣纳入他属人的理解，但这样做使彼得陷入了更深的属人的误解。彼得部分理解耶稣的救主身份，但当论到上帝的计划中他不明白的方面时，他试图努力将耶稣纳入他自己的理解里。但这是撒但的诡计。彼得体贴人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8:33）。

（3）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8:34-38）

在耶稣驳斥了彼得试图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在弥赛亚使命上之后，祂揭示了门训的核心原则之一：门徒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在一世纪，十字架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处决方式，被罗马人有效地用作对叛乱或暴动的最有力的威慑手段之一。[[91]](#footnote-91)这是一种可怕的死亡方式。被定罪的死刑犯常常被迫将自己的十字架背到刑场（15:21）。[[92]](#footnote-92)

恐怖的十字架将是耶稣的悲惨结局，但是对于门徒来说，这一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重点转移，祂用十字架和受死作为对门徒之道的描绘（8:34）。虽然现代的基督徒常常把这种描绘理解为忍受某些个人的苦难或残酷的命运，但十字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意愿死，并且背起代表上帝意愿的自己的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和死亡的道路，是顺服天父意志的最终极例子。[[93]](#footnote-93)事实上，十字架象征着耶稣生命的中心目的，因为祂在被出卖和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里向天父呼求：“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14:36）十字架对于耶稣和那些愿意跟随耶稣作门徒的人，是喻指天父对门徒生命的旨意。它包括否定——“舍弃自我”（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意愿），以及肯定——“背起十字架”（接受上帝的意愿）和“跟随耶稣”（实践它）。

使徒保罗会指出十字架是一个历史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耶稣的死亡与救恩的所有组成部分与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密切相关——称义（罗3:21-26），与神和好（西2:11-14），重生（加2:29-20）。这使十字架不仅永远是对上帝之子死亡的可怕提醒，而且也永远是恩典一个不可替代的象征，亦是对基督徒生活无与伦比的鲜明描绘。

（4）遭遇耶稣令人震惊的受难和祂不可思议的复活（15:33-16:8）

马可的叙述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方面，是那些从加利利跟随耶稣并见证耶稣受难和埋葬的女门徒们的忠心。同样深刻的是，上帝用她们作见证，不仅见证历史救赎行为的中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墓穴被封（参15:40-41、47），也见证祂从死里复活（16:1-8）。上帝赋予了这些女人一种特殊的荣誉。因为她们的忠心和勇气，她们是耶稣真门徒的典范。

马可福音的戏剧性结局——女门徒们因害怕而逃离坟墓，又发抖又惊奇——与马可的门训信息相符合。自始至终，耶稣不符合任何人类理解的典型范畴。女门徒见证了夫子受难的恐怖，现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天使宣布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复活的场景成就了耶稣的预言（9:9，14:28），并使读者理所当然地预见门徒和彼得与耶稣的和好，因为他们将在加利利见到耶稣，正如祂从前告诉他们的那样（16:7） 。[[94]](#footnote-94)加利利的召见给彼得和门徒们提供了一个保证，即尽管他们否认和抛弃了耶稣，但他们没有被复活的主所离弃。[[95]](#footnote-95)

耶稣的门徒不断地被挑战去体贴上帝的心意，而不是通常人的意思，但这几乎超出了女人们所能理解的范围。是的，她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失败了（16:8）；但是天使宣布一个应许，要恢复所有失败的人，甚至包括彼得，他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否认了耶稣（16:7）。[[96]](#footnote-96)摩尔纳·胡克（Morna Hooker）申明：门徒们可能失败，而没有跟随耶稣至死，妇女们也可能失败；但现在其他人被呼召成为门徒，来传播福音。马可这个年轻人的信息是对读者发出的命令，要求他们跟着走同样的门徒道路，并将好消息传给其他人。[[97]](#footnote-97)

4、马可福音中独特的门训信息

（1）面对耶稣

马可对耶稣和祂的门徒质朴的描述，是理解他为我们所描绘的画像的线索。马可写给那些需要不折不扣地真实地面对耶稣的人，他们的生活需要被祂的信息和祂的事工所触碰和挑战。马可希望他的读者重新经历门徒与耶稣同行时所经历的一切。教会的人们面临着对耶稣过于熟悉的危险：我们在教堂里听到祂，读四种不同的描述祂生平的福音书，在电视上或剧院里看过关于祂生平的电影。这种对耶稣的熟悉让我们有先入为主或者是套路的形象。当耶稣向一世纪的门徒启示自己和祂的目的时，他们必须不断地对耶稣进行理性和属灵上的调整。祂把他们带到信仰的前沿，有时他们胜利，有时他们动摇，有时他们完全误解。马可想让我们体验同样赤裸裸地面对耶稣的现实，并且他希望我们从最初门徒的例子中学习，成长而有坚定的信心。[[98]](#footnote-98)

面对耶稣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想象拿走，因为尽管我们对耶稣如此熟悉，其实祂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事实上，我们可能对祂太熟悉了，因此，我们把祂限制在我们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去面对祂，祂是上帝的儿子，祂深刻地表现出了完全的神性和充分的人性。宗教领袖无法理解祂，所以他们谴责了祂（14:55-64）。群众不会改变对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期望，所以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却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15:6-15）。甚至耶稣自己最亲密的追随者也不能完全委身于祂真正的身份和使命，所以他们要么出卖了祂，要么离弃了祂（14:43-50、66-72）。要真正面对耶稣，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不足都放在祂的脚下，并进入与祂的关系里，让祂扩张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的委身。

（2）体贴上帝的意思

门徒对耶稣的回应是故事的主要部分。一方面，他们被赐予了神国的奥秘；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了上帝的救赎行动；他们甚至被授权以耶稣的名义传福音、医治、赶鬼和教导。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误解；他们迷茫和害怕；当逆境来临时，他们几乎没有信心并且心硬。这种混乱吞噬了他们对耶稣是谁的基本认识，以及耶稣的身份对他们作为门徒的影响。[[99]](#footnote-99)

因此，马可谈到了一个历史事实：在耶稣的有生之年，门徒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祂。马可利用历史上的门徒向他的读者展示要了解耶稣和十字架的奥秘是多么的困难。虽然耶稣是神应许的、圣灵所膏的王的后裔，来传扬和开创这个王国，但马可的写作是要纠正那些期待天国最终完成的荣耀，而非它脆弱的开端的人。神国在这里是隐藏的，必须从苦难和十字架的角度来理解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1:1，8:31-33，9:30-32，10:32-34）

马可知道单靠人的理解是危险的。整卷福音书中，他引导我们看见，即使是人的部分的理解最终也是灾难性的，于是呼吁他的读者按照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方式接受耶稣的身份和使命。[[100]](#footnote-100)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弥赛亚，这显然是马可和教会的核心信条[[101]](#footnote-101)，但这远远超出了人类自己所能理解的范围。耶稣远超出彼得所能完全明白的，也远超出许多以色列受欺压的大众所期待的解救者。耶稣是弥赛亚，祂要救人脱离他们的罪；祂要去耶路撒冷的这条路，不是政治和军事的得胜，而是受苦、受死和复活（8:31），天父对祂生命的目的就是要祂成为救赎的仆人（redemptive Servant）（参10:45）。

要理解耶稣的身份和使命，马可的读者，包括我们在内，不应试图将耶稣强行纳入我们自己的理解，而必须将我们的心思和头脑交给上帝的启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从耶稣十字架而来的真实生命，以及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必须背负的十字架（8:34-38）。[[102]](#footnote-102)

（3）在仆人身份中发现伟大

马可将耶稣对受难的第三次预言置于他叙述的关键时刻（10:32-34）。在给出这个预言之后，耶稣的核心圈子里的两个人——雅各和约翰，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想知道当耶稣进入祂的荣耀时，他们是否能和祂坐在一起（参10:35-39）。这不是门徒们第一次关心显赫的位置。早些时候，耶稣看见十二个人在争论谁最大（参9:33-37）。门徒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驱使他们，当他们专注于错误的方向时，就会与上帝的旨意和工作相悖。这就是所谓的“伟大的野心”。这些弟兄们只要能在上帝的国度得到个人显赫地位的奖赏（10:37-39），他们就愿意并准备忍受任何形式的牺牲。

雅各、约翰和其他门徒一样，认为耶稣将建立一个世上的王国，他们正确地了解到门徒在这个王国里将拥有权威的地位。但他们没有了解到的是，耶稣的王国将是与一般的世俗王国完全不同的王国，因此，耶稣的门徒将是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王国中的重要人物。

耶稣的关键声明强调了耶稣对生命和事工的理解与门徒之间的深度不一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10:45）服事的概念不是门徒们所期待的。通过理解耶稣事工的本质是服事，门徒们将理解门训的本质是服事，[[103]](#footnote-103)包括他们的动机、地位、野心、期待和榜样。耶稣并不是来做一个统治者，指望卑微的仆人来迎合祂的一切心意；祂是来作仆人的，为救祂的子民而舍命。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夫子，祂也要求祂的跟随者做同样独特的门徒。服事是这个门训群体的首要动力。

我们可以理解弟兄们自私自利的动机，因为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的方式。但是，这种动机，会造成门徒之间的操纵和竞争，破坏群体的合一。当我们理解门徒作为神国成员的地位这一恩典时，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我们永远不会有比这更高的地位了，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同有一位父亲（3:31-34），以及，我们是平等的门徒，同有一位师父和夫子（参太23:8-12）。既然我们的地位已经确立，我们就可以将这世界追求伟大的模式颠倒过来，在照顾门徒共同体中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一方面发现我们的伟大，并奉献我们自己，将服事他们作为终身志向。[[104]](#footnote-104)

耶稣自己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祂对自己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如此确定，所以祂不管处在怎样的现世环境中，都可以无条件地舍弃自己来服事我们。权力的范式被颠倒了，以至于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明显的软弱是这个世界所能知道的权力的最大展示。[[105]](#footnote-105)在这唯一的替代性的服事行动中，当耶稣成为罪的赎价时，人类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这一行动摆在我们面前，作为服事的一个例子，为此我们在门徒共同体中蒙召，为此我们向这惊讶的、等待的世界作见证。

总结

马可描绘了门徒之间相互冲突的画面。通常，只关注消极方面的解经家，把这十二个人简单地看作是代表福音派所反对的教会分门结派的文学人物[[106]](#footnote-106)。然而，从门徒的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特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马可有一副牧者心肠。马可虽然在门徒努力去理解他们独特的夫子时，对他们有最高的评价，但他也利用门徒的失败来指导他的读者。[[107]](#footnote-107)

马可指出，门徒们很难理解耶稣的信息和事工。耶稣不符合门徒的期望和刻板印象，因此他们很难理解祂。马可利用历史上的门徒向他的读者展示了解耶稣和十字架的奥秘是多么困难。那些强调门徒不理解的经文，教导教会必须体贴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人的意思（例如8:33）。作者指出门徒们的迟钝，使他的读者了解真正的门徒的意味——无私的仆人。[[108]](#footnote-108)

作为祂门徒独一无二的主人，耶稣为我们的门训提供了唯一真正的范例。拉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说得很好，在马可看来，耶稣既是门训的基础，也是门训的模式。祂的死是救赎的赎价（10:45）、立约的祭物（14:24）、门徒委身的指标（例如8:34），以及他们要遵循的仆人模式（10:34-45）。事实上，马可使耶稣门训的模式成为唯一合适的门训模式。[[109]](#footnote-109)

一个有幸成为耶稣王国成员的门徒是一个仆人，这意味着体贴上帝的意思（8:31-33），通过耶稣的信息（9:1-8）和榜样（9:9-32）来追求十字架的生活（8:34-38），因此，拒绝地位（9:33-37）、排外（9:38-10:16），以及这个世界的财宝（10:17-31）。马可福音中的门徒是上帝王国中享有特别恩典的成员，但他们的不理解来自于他们属世的期待。马可的门训画像首先指向耶稣，祂是独一无二的主人，祂走上十字架，让其他人能够经历到救赎和与祂的关系的更新力量。耶稣的榜样和教导引导他们和我们去思考上帝的道路，通过服事的受苦和十架的道路，将带来一个独特的门训模式。

作者简介：

迈克尔·威尔金斯（Michael J. Wilkins）是美国拜欧拉大学（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米拉达市）塔尔博特神学院新约语言与文学教授，并担任该神学院教务长。威尔金斯博士出版过许多书籍和文章，其中包括《追随大师：门徒训练的圣经神学》（Zondervan，1992）和国际释经应用系列中的《马太福音注释》（Zondervan，2003）。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8年9月第5期，总第73期。

# 门训与栽培[[110]](#footnote-110)

文/蒂姆•切斯特（Tim Chester）史蒂夫•廷米斯（Steve Timmis）

译/述宁 校/甘林

耶稣开始事工，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告神的国降临（可1:14-15）。祂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呼召人跟从祂（可1:16-20）。第一个行动与一个全新秩序的到来有关，而不是对现有秩序进行修修补补。第二个行动证明了这新秩序的实在。耶稣邀请四位渔夫来跟从祂，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以此主动开启了一个新世代。在当时，拉比们进行门训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当时的学生们往往是自己追寻拉比，而耶稣却发出命令主动呼召门徒。这是耶稣作为王呼召人跟从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门徒，因为在神的国里，只有耶稣才有门徒。只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描述的门训，是君王耶稣的门徒彼此帮助，让大家都成为君王耶稣更好的门徒的过程，那么谈论基督徒彼此进行门训，就是正当的。

在论述传福音的章节中，我们论证说，福音话语（gospel word）和福音共同体（gospel community）都是传福音过程的核心内容。门训也是如此。福音话语和福音共同体，是向罪人传福音的途径，也是耶稣对罪人进行门训的途径。作为基督徒，我们继续彼此“传福音”，因为我们继续通过福音信息彼此劝勉和互相鼓励。赋予人生命的好消息是改变人的好消息，而为罪人将福音真理具象化（incarnate）的共同体，也是为圣徒将福音真理具象化的共同体。

耶稣确实把宣教使命定义为一个门训过程。在大使命中，他确立了普世门训的必要性和途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万民接受门训的途径，就是洗礼和教训。

为人施洗，使人进入福音共同体

洗礼是一种入门（initiation）的举动，是进来的途径。这是一种戏剧化的行为，讲述了一个故事。它讲的是向着旧的生活方式、旧的价值观、旧的共同体和先前的身份死。它还谈到复活，得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共同体，以及一种革命性的身份。洗礼是一种群体行动，不是孤立的事件。我们通过洗礼体验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共同且彼此分享的生命。通过成为神子民的一份子，我们成了门徒。洗礼标志着我们出生进入神的家庭。这是我被塑造成为门徒的前提。当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第一批门徒如何担负大使命的时候，大使命的内涵就变得显而易见。我们发现，这意味着建立教会。当门徒响应见证耶稣的这条命令，他们就在安提阿（11:26）、特庇、路司得、以哥念（14:1-26）、腓立比（16:11-40）、帖撒罗尼迦（17:1-9）、哥林多（18:1-11）和以弗所（19:1-10）建立教会。

正是在神的家中，我能关心和被关心，爱和被爱，饶恕和被饶恕，责备和被责备，鼓励和被鼓励——对于成为复活的主耶稣的门徒这任务而言，这一切都至关重要。然而，教会常常并不是使人作门徒的地方，而更多是成为与相对陌生的人打招呼的场合。经验告诉我们，这当中也有一种反比关系在起作用：群组越大，人与人的关系就越不可避免地变得肤浅。与其让教会增长，以致不再能维持有意义的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家人关系，不如采取另一种（也许是必要的）策略，就是通过植堂建立新的教会会众。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说：“生活在一个小共同体（community）里的人，是活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原因很明显：在一个大的共同体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同伴；在一个小的共同体里，别人为我们选择同伴。”某人对共同体有一个深刻的定义——它是你和最不想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生活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杨腓力（Philip Yancey）说：“我们经常让自己身边围绕着我们最想与之共处的人，从而形成一个俱乐部或小集团，而不是一个共同体。任何人都可以组成一个俱乐部；但要组成一个共同体，就需要恩典、共同的愿景和勤奋努力。”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需要一个只有神自己才能做成的神迹。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当中，人被改变成为门徒。要成为一个发光的共同体，让基督的光从中发出，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刻意而为——爱不可爱的人、饶恕不可饶恕的人、拥抱令人厌恶的人、包容古怪的人、接纳乖僻的人。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罪人转变为愿意遵守君王耶稣所有吩咐的门徒。

教导人福音话语

人不会将婴儿生在家里，然后就撇下不管了。正常的家庭都会养育婴孩，并培养他们长大成人。尽管人们沸沸扬扬地讨论同侪压力和媒体影响，但对孩子起主要影响的却是家庭。家庭是儿童学习价值观的场所。但是，这种学习大部分并不是在“坐下来听母亲或父亲四十五分钟教导”的正式场合当中进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学习是在即时发生的生活场景中进行，比如外出遛狗或洗车时的聊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回应当中有人把事情搞砸了、出现不当行为或作出错误判断的事件——而所有这些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我们心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太多的时候，人们把以话语为中心与以讲道为中心等同起来。人们认定在基督教的实践当中，神的话语和讲道是同义词，神的话语具有中心地位，以此论证讲道应具有中心地位。人们想当然地认定，只能通过讲道来教导神的话语。或者人们认定，讲道以外都是混乱或者相对主义，圣灵赐下的教师不可能在当中有一席之地，仿佛圣灵赐下的教师只能通过四十五分钟的独白发挥他们的恩赐。

但我们的关注不是要拒绝讲道。独白的讲话仍旧具有一种地位，是能够也应该以此教导圣经的一种方式。它与其他方法（如对话和讨论）共存并互相补充。以话语为中心并不亚于以讲道为中心。我们的论点是，以话语为中心，远远不只是以讲道为中心。[[111]](#footnote-111)

事实是，没有多少来源于新约圣经的证据表明，讲道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样子。耶稣主要通过对话、说话和讲故事进行教导。祂偶尔会在犹太会堂里教导人，但更多时候祂在家里、路上和户外教导人。所谓的山上讲道，即“登山宝训”，很有可能是对整整一天教导的总结，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了解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性质的互动。使徒行传中的讲道大部分都是没有预先准备的辩护性演讲。它们不是周日早上在讲台上讲的，而是在法庭上或在一群暴徒面前传讲的。当保罗在周日对基督徒宣讲时（当时犹推古睡着了！），用来描述他教导的希腊文单词，是我们英语单词“对话”的词根（徒20:7）。通常被翻译成“讲道”的词，意思是对不信的人传扬福音。它涵盖所有的口头交流，包括讨论、对话或辩论。它实际上传达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福音”的意思，而不仅仅是讲台上的四十五分钟独白。历史上，独白形式的布道出现在君士坦丁“归信”之后，而帝国对基督教的支持导致了大量挂名基督徒进入教会。结果，一群真正跟从基督的人不再可能与一位圣经老师一道讨论神的话语。

耶稣通过对话和问答进行教导，这应不足为奇。IBM公司和英国邮政局的研究表明，仅通过听来学习的人，在三个月之后仅保留了当时学到知识的10％。而通过听、演示以及体验学习的人，则保留了65％的知识。这意味着，在一次讲道中，唯一一个经历了良好学习过程的人就是讲道人！

开展神话语事工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只局限于周日早上的四十五分钟。它可以通过小组查经展开，它也发生在两个人见面一起阅读圣经的时候，或是人通过神话语接受指导的时候。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的品格塑造和门徒训练都是在非正式和临时对话过程中发生。这种话语事工要求投入关系、时间和在福音方面的关注（gospel intentionality）。

但以话语为中心，不仅仅是如何教导和门训信徒。它还意味着用神的话治理教会生活。这意味着每一个正式和非正式的决定，都要通过明确参照神的话语加以审视。我们问，反复问，我们面对的问题和难题，神的话语有何教导。

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1:22）我们不仅要听道，我们还必须将它付诸实践。教会里到处都是喜欢听讲道的人。但讲道在神眼里并不算什么。我们根据教会是否有良好的教导评估教会。但雅各说，伟大的教训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践行神的道。有价值的，是让人生命得到改变的教导。[[112]](#footnote-112)我们绝不能仅仅追求好的教导本身。我们的目标必须是良好的学习和良好的实践。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评估我们在以神话语为中心方面做得如何。

以神话语为中心，这意味着神的话语优先于传统和先例。许多声称以神话语为中心的教会，在实践方面却是以传统为中心。我不时会问人，过去几年他们是如何改变观点的。如果人不知道如何作答，这就很能说明问题。除非有人在很久以前就对圣经有了完整和完美的认识，否则这就表明，人已经不再生活在神的话语之下，不让这话语挑战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了。

“路上”的教导

门训的这种生活处境和话语内涵，反映在对以色列人信仰的杰出总结当中：“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6:4-5）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是与神向他们所说的“话语”捆绑在一起。正是神的话语，在西奈山上塑造他们成为祂的子民（申5:4; 来12:19）。彼得•亚当（Peter Adam）说：“申命记神学的基本结构，就是神已经说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这命令是申命记的特征……然后是在记住、教导、讨论、思想和实践神话语方面的指示。”这创造出一种“话语的灵性”（verbal spirituality），其中唯一恰当的反应，就是“全然委身爱主你的神，全然自我投入，全然超过本份”！践行门徒身份的关键之处在于，申命记这卷书是如何让这崇高的神学和无所不包的委身落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6:6-7）这真理以及对它的反应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并且，教导真理的方式就存在于生活的日常活动当中。莱特（Chris Wright）说：“从早餐到睡觉，律法应当成为一般家庭在一般生活当中一般交谈的主题。”

这并不是要贬低教会正式教导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我们也需要将教导从讲台上带出来，并将其融入生活当中。正如律法定义了以色列的身份，并塑造了她的生活，神的话语也要如此定义我们作为教会的身份。而这定义的过程，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现世环境中。福音的话语应该是正式聚会的核心，但它也必须是我们这些神子民的所作所为的核心，以及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核心。

申命记第6章“路上”的教导也出现在耶稣的事工中。当遇见病人时，当回答人们的问题时，当和人一起吃饭时，当行走在路上的时候，祂教导人。马可福音第9-10章详尽解释了作耶稣门徒的意义。所有这些教导都发生在路上。这并不是随便一条古老的路，而是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是通往十字架的道路。并且这路反映了耶稣的教导。正如耶稣不断提醒十二门徒的那样，要成为一名门徒，就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当我们外出散步、开车或洗碗的时候，我们应该互相教导圣经。人们不应只在听我们讲解罗马书第5章的时候才学习称义的真理，而且也要在他们看到我们如何依靠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为安稳，而不是焦急试图自我称义的时候学习这真理。他们不应只是在聆听对罗马书第8章的探讨时才认识基督徒盼望的本质，而且也要在看到我们如何回应苦难、叹息着等候将来荣耀的时候认识这一点。他们不应只是听以赛亚书讲道系列的时候认识神的主权，而且也要在看到我们如何以“大喜乐”回应试炼（雅1:2）时明白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处境中发现，大多数学习和训练不是通过安排好的教学或培训课程，而是通过计划外的交谈，在谈论生活、谈论事工、谈论问题的时候进行的。

让我们作一个大胆陈述：人无法在亲密关系之外有效教授真理。原因是，真理首要不是一个形式，真理是行动的。当我们看到福音在人日常混乱的关系摩擦当中改变人的生命，福音真理就变得有说服力。亚当斯（Jay Adams）说：“一个全人会在所有层面上影响其他的全人；这就是门徒训练的目标……这一切都涉及对神的委身。因此，我们的目标是让真理体现在生活当中。实现这目标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符合圣经的方法——门徒训练。全人必须教导全人；道必须成为肉身。”

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很简单，就是告诉别人你与神的关系，或你如何与罪争战的事情。告诉他/她，神如何鼓励了你，应允你的祷告，通过圣经对你说话，给你机会分享福音或服事其他基督徒。然后，问那个人，他/她是如何与神同行。养成“路上”与人谈论这些事情的习惯。

“路上”的栽培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栽培人承担领袖角色这件事上。除了“路上”的教导之外，我们还需要“路上”的栽培。我们不反对神学院，但我们需要一种巨大的重点转变，从住校的神学院的隔离状态转变到事工背景下的学徒制度。这就是耶稣训练人的方式。这就是保罗训练人的方式。在住校的院校中，学术规定了日程安排。而在在职培训当中，事工和宣教决定了日程安排。

大学只适合某种类型的人，而这又造成了一种关于教会领袖的观念。今天大多数教会领袖都是中产阶级，他们在大学里接受过培训，事工的资格就是他们的学位。最早的使徒来自于非常混杂的社会背景，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在陪伴耶稣的过程中获得栽培，他们参与事工的资格，就是他们认识耶稣。当犹太领袖“……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徒4:13）。我们有的中产阶级教会未能接触到工薪阶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只有中产阶级的领袖。而我们之所以有中产阶级的领袖，是因为我们对何为领袖的期望，以及我们培养领袖的方式都是中产阶级的。事实上，工薪阶级的人只有成功挤进中产阶级才能真正进入领袖阶层。

保罗受过当时最高的教育（徒22:3）。受过高等教育，这不是坏事。但他描述的基督徒领袖的资格不是以技能，而是以品格为基础。提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书第1章的焦点在于领袖的品格——他们的敬虔、成熟和他们的榜样。唯一需要的技能是有教导的能力——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讲四十五分钟的讲道。这是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教会生活以及教会成员生活当中的能力。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发觉导师制（mentoring）的好处；在我事工早期，我决定为一些年轻人提供与我一起工作的机会。目标是要看到被福音改变的生命，以及装备好参与福音事工的人。整个过程密不可分的部分始终是关系。这些年轻人不仅为我工作，他们也和我一起工作。他们亲眼目睹了我在公共场合的一言一行，以及我如何与家人相处。这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事情——密切、亲密而又费时费力。但是，除非一个人看到某人活出门徒身份，否则怎能真正了解作门徒的意义？一个人如果没有见证恩典使用一个有缺陷的人时彰显的大能，他/她怎能晓得自己需要恩典？我必须承认，对于任何一种不能达到这种敞开程度和这种关系深度的培训领导力的方法，我都会持一种怀疑态度。当然，人们可以传递很多信息，可以学习技巧，获得技能，但是缺少了关系维度，这种方法就永远不能培养真正的门徒。

从教会纪律到教会门训

我们在地方教会这处境当中忠实遵守王的命令，由此彰显祂恩慈统治的大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就是伊甸园。这是神的花园，我们在其中能找到生命和敬虔所需的一切。在当中，神的国度变得有血有肉，预示和展现出来。地方教会是逆转堕落影响的地方，因为我们靠着恩典再次爱神和爱人如己。这是神为我们门训和成长预备的舞台。

但我们都知道，事情并不总是如此顺利！太过经常的是，我们的个人和集体生活与不认识神恩典的人毫无分别。耶稣吩咐祂的门徒去使万民作门徒，教导万民遵守祂吩咐的一切命令。我们没有对这种劝诫作出回应的原因，并不是耶稣的命令令人费解。解释过程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罪！这正是门训必不可缺的根本原因。成为基督徒，我就成了一名门徒；但这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个事件。我永远不会不再是一名门徒，并且，我永远不会到达一个地步，不再需要靠着福音话语，在福音共同体内天天进行门训操练。

我曾经历一些情形，教会认为有必要将某个教会成员逐出教会，以此对这成员施行教会纪律惩治，因为他一直拒绝脱离公开的罪。每一次，涉及的问题都是嚣张的淫乱，不思悔改。每个人都认同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教会认真遵循马太福音第18章的程序，不仅在字面意义上，而且也努力忠于其中教导的精神。所有参与者都清楚，这样做是为了挽回相关的人。但是，我从未听说过有哪次有人成功达至了这一目标。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毕竟，教会纪律符合圣经，因此期望它起作用，这也是合情合理呀。

我并不妄称知道所有答案，但我怀疑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所预见的教会纪律惩治，应当是一个过程的终点。我们真正的失败，在通向这终点的过程当中，教会领袖营造的文化，并不是一种相互管教和关怀的文化。任何有家庭的人都知道，如果父母努力营造一个充满关爱和管教的环境，那么在处理需要惩戒儿童的严重问题时，他们更有可能成功。教会纪律需要成为一种日常现实：在这种现实中，责备和劝诫是正常的。没有这一点，任何形式的当面责备本身都会造成一种危机感。

我们需要一种日常和相互门训的文化。组织结构和项目活动无法营造出这种文化。这要求分享生命和福音的有意为之。我们需要接受神的主权延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作为是太过现世，以至于落在福音范围之外。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种消极的德性（不可醉酒，不可发誓）。我们需要对彼此的敬虔承担责任——不仅在行为层面，而且在态度层面以及藏在其背后的偶像崇拜方面。保罗鼓励以弗所的基督徒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弗4:15）。这意味着要认识到，那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时刻实际上是意义重大。

例如，抱怨几乎是全国性的娱乐消遣，也是许多对话的特征。我们抱怨所有的事情。但神呼召基督徒要与众不同，不抱怨（腓2:14-15）。因此，当我发牢骚时，我需要神的百姓温柔责备我，提醒我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我需要他们鼓励我过一种感恩的生活，使我能“靠主常常喜乐”（腓4:4）。我们是用爱心温柔这样做，认识到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并且认识到，转变人是神的工作，而且祂用同样的恩典做成这工作。

也是羊的牧羊人

重要的是，领袖要看自己、其他人也要看他们是教会的一分子。专业做派总是与真正在福音里的带领为敌的。领袖不是一个特殊阶层，自我分别出来，不得不面对沉重的责任，被迫忍受孤独。领袖不能处于游离状态。他们必须是在信仰共同体内公开生活的有形信徒。耶稣把祂那时代宗教领袖的领导风格与祂国度领袖的领导风格进行对比，就让人对此有一种正确的看见：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太23:8-12）

神羊群的牧羊人首先是羊；这一发现既令人欣慰又具有挑战性！罗马书第12章说领袖是神给教会的重要恩赐，但它是低调地伏在其他恩赐当中的（第8节）。

这种做法的一大好处，可以说是废除了平信徒的概念。神子民之间唯一的界限划分是在于功能，而非地位。如果我的角色是地方教会领袖，那么我就是福音工人，用我的恩赐服事神的子民。但无论我的角色如何，我仍然是福音工人，用我的恩赐服事神的子民。领袖不是一种“特”例：他是福音仆人当中的一位福音仆人，是他兄弟姐妹当中的一位兄弟。

这个模式也可以说是废除了神职人员的概念！我的许多牧师朋友谈起教会时，似乎教会是他们需要寻求慰藉的原因。他们保护他们的休息日，并保护他们家庭的隐私。他们感受到服事事工的孤独，在地方教会之外寻找能牧养他们的人，以及能让他们恢复活力的活动。对我们来说，教会是我们找到慰藉的地方。基督徒共同体通过神的话语牧养并更新我。有人这样对我们说：“如果我说，我每周需要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休息一天，人们会说我婚姻功能失调。那么，如果我说，我需要离开教会休息一天，为什么人们不会问，我的教会生活是否功能失调？”

有人向我哀叹，在他们的教会联盟里有许多没有牧师的教会堂点。他们问道：“可以承担带领工作的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当我反思这个让人心生共鸣的问题时，我想到了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优秀年轻人；他们无私奉献，致力于福音事工，比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要成熟得多。年轻人就在那里，但他们不想成为那种被人认为是无所不能，独立领导一切的“牧师”。

人们问我们许多问题，其中一个让我们忍俊不禁的，就是我们“众人之家”教会有多少领薪同工。答案是：一个也没有。但每个堂点都有一群致力于福音事工和植堂的人。大多数人全职从事世俗工作。有些人选择每周工作三到四天，为的是有时间在工作之外与人建立福音关系。只有两三个人得到资助，能让他们无牵挂地开展具体事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职员，虽然没有人领薪。我们开会的时候，人的财务状况对他们的权柄或地位没有任何影响。无论他们是“全职”、“兼职”还是从事世俗职业，这些都无关紧要。事实上，参与世俗职业实际上丰富了人们的事工服事，为他们提供了对世界上日常生活的体验，以及在工作场所的机会。大卫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专职在一个堂点服事。当他被要求去找一份兼职工作时，他一开始感到很失望。他认为这不会和“全职”服事一样好。但回顾过去，他承认这样确实有好处：在世俗工作场所获得经验、与非信徒接触以及自律。有时候人会感受到时间压力；但是当有一个团队时，事工就不会只落在一两个人身上。我们此外还努力保持一种文化，不要求人做超出可能范围的事情。我们自己完全投身于服事中，但也提醒彼此，是耶稣他自己建立祂的教会，称祂的百姓为义。

我们并不总能把事情办好，但这是我们渴望实现的服事理念。如果我们要通过植堂来向万民传讲福音，那么我们就需要在福音事工的经济来源方面更加灵活和有创意。

**作者简介**

蒂姆•切斯特（Tim Chester）是英国北约克郡巴勒布里奇恩典教会的牧师。是Crosslands Training培训机构的教师之一，并出版了众多著作。

史蒂夫•廷米斯（Steve Timmis）生活在英国谢菲尔德，是“使徒行传29章”机构的执行总裁，他也是“众人之家”教会的长老。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8年9月第5期，总第73期。

# 门徒的生活是在地上过天国的生活

**——就“神的国与门训”访谈蔡明恩牧师**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神的国是圣经贯穿始终的重要主题，是福音中神荣耀的计划所指向的。教会应当在圣经真理的教导中宣讲神的国，也应该在具体的事工层面被神国的异象所驱动，并训练信徒更加认识神的国并在神的国中顺服君王基督。本期杂志中的文章对神的国与教会有很多理论上的阐发和辨明，那么如何将神的国的真理落实在具体的教牧事奉中呢？我们就神的国与门徒训练这一教会核心事工的关系访谈了蔡明恩牧师。蔡牧师是美国北维华人基督教会中文堂的主任牧师，带领教会的门徒训练多年，他认为门训一定要讲神的国，而且门训一定要放在国度的框架下。愿这些分享能给同工们的事奉带来启发和帮助。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蔡牧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听说您曾经提到过，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一定要讲国度，一定要把门训放在国度的框架下，否则门训的方向定位是不清晰的，门训者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不清晰的。所以想先请您谈谈，为什么感到对国度的认识和教导在门训中这么重要？**

**蔡牧师（以下简称“蔡”）：**当耶稣基督做门训时，特别是训练十二个门徒时，他同时也是在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国度的整个概念，跟主耶稣呼召一群门徒来跟随他、学像他、顺服他的主权有直接的关系。从国度的概念来看，神的国其实在强调神的王权。从广义上讲，旧约显示，神一直是那位统管万有的至高的君王；到了新约，以弗所书说：“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1:22）。从狭义来讲，国度的发展，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直到以色列国建立，神的旨意是福音最终要传到万国、万族、万民，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国临到世界的开始，因为天国的君王来了。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掌权，人要过一个被神治理的生活，耶稣基督要在人的心中做王。

如果门训缺少了天国的观念，门训就变成只是训练人做一些事工，它就跟神的主权、顺服在神的王权之下脱节了。所以，门训的概念，不只是一般教会里的小组、团契，我觉得门训是让一个人学习过成圣的生活，顺服在神的王权之下。而神的国降临，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门训的目标和国度的实现，都是教会被建立：建立神自己的教会，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当教会中有一群弟兄姐妹愿意委身于基督、愿意过顺服主的生活，这就是神所最喜悦的一件事情。他们愿意委身于基督，才会不断地被圣灵更新，因为神的道而心里更明白天父的旨意，也更知道怎样过一个恩典之约的生活。所以我认为天国和门训是不能分割的。

门训中强调神的国，还因为要学习君王基督的品格。天国的君王基督是我们应当尊崇的，也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在门训中，我会把重点多放在学像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新生命，所以在圣灵不断使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有了一个不断被更新的理智、意志、情感，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心的改变带来行为的改变，这就是结出了圣灵的果子。神赐给我们他国度子民的身份，也赐给我们国度的使命。但如果没有活泼的灵命、活跃的信心，主的事工是做不好的。所以，在基督里有丰盛的生命，我会看为是门训的一个首要的目标。

国度是神的国度，神有他完美的计划，门训带领者不过是他使用的一个器皿。教会跟国度是分不开的，教会是神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地上的教会是处在争战中的教会，要在堕落的世界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他的大能。神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是主所买赎的，又不断地被他的道洗净，他会在教会中做奇妙的工作。门训带领者其实并不是信徒的master（主人），耶稣基督才是。是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在这恩约的生活中，他们真正体验到主耶稣基督的赦免，主耶稣基督对他们完全的接纳，以至于他们向别人也能够有这样的接纳和饶恕。所以天国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跟教会、跟门训是不能分开的。

**编：您在门训中是如何教导国度的？**

**蔡：**在讲国度的时候，我会从约的角度来讲：神怎样跟人立约，神在主权的恩典中怎样让我们不断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我强调恩典之约的概念，把它应用在家庭关系、婚姻、教会里。我也从福音的框架，就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从神的国的角度看待基督徒一生的旅程：最终的天国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的权势。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已经有了基督那复活的生命，所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当我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问题包括事奉上的难处时，都能够看见我在神的手中，在他的国度里面；并且能够真实地体验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到的有福的生命：哀恸的人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怜恤人的人是有福的。耶稣基督已经掌权了，当我们来服事、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是马太福音中主所说的有福的人。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可以说门徒的生活就是在地上来过天上的生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和盼望在里面。

我还会讲到人如何进入这国度。强调人需要悔改和信靠来接受福音。悔改和信靠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悔改就是转向基督；信靠基督，是在信心里面发生的对基督的委身，其中信的对象是谁非常重要。还有对神的恩典的认识，我们是他重价所买赎的，被买赎以后神要我们过的是顺服神的生活。顺服更具体来说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如诗篇里面讲到敬畏耶和华，昼夜思想他的律法。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是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你所带的门徒，他有没有在生活中顺服神，你可以有一个问责。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教导，而没有去检查或让他们去反思，或者在他们不顺服的时候，带领他们回转让他们重新看到神那丰盛的恩典。在这个恩典之约中的生活，很多很具体的真理都能够操练和落实。

**编：请您具体谈谈如何在门训中帮助门徒操练和落实关于神的国的真理？**

**蔡：**怎样帮助门徒更委身和顺服基督呢？首先需要针对他们具体的问题应用具体的关于神国的真理，也需要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使得他们经历神并对真理有新的认识。比如说对付人里头的贪欲。十诫里提到不能够贪爱别人的东西。贪心和人的不知足、人心中的偶像，都可以放在同一个范畴来讲。在操练中，当人心里有这一种贪恋和不知足的时候，就应该检查自己的内心。当我们发现他们有这些问题时，也可以直接提醒甚至责备他们。他们心里可能会不舒服，可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当圣灵感动他们、神的话进入他们心里光照他们，他们就会发现自己里面的那个不满足。很多人对自己的现况不满足，比如说对配偶不满，对家人不满，或对工作不满。他需要归正的第一点是，相信他的现状中神所安排的这一切对他都是好的。从这一点开始去操练，他必须要对神的主权、对神的慈爱有进一步的认识。在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时，作为带领者也会发现他暴露出的对神的认识的缺乏或者偏差。

另一点是在他们遇到生命中的挣扎和艰难时，需要帮他们明白天国已然和未然的关系。天国还没有完全地实现，但天国已经展开了。我们虽然生活在地上，但是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了。但因为天国还未完全，在地上的生活也会存在挣扎和张力。在生活中，一个有国度观念的基督徒，是敢于为主冒险的。因为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风险了，所有的风险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担当。所以他可以大胆地在这地上为主而活，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勇敢的基督徒。另外，一个明白国度的基督徒，可以过一个没有忧虑的生活，就像马太福音所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他有对神的主权和神的护理的认识，即使这生命中还会遇到苦难，但在患难中，他会越来越明白，神是要借这些来塑造他，操练他的品格，他会成为一个越发有盼望的基督徒。在立约的生活中他会过敬虔的生活，与爱他的主基督联合，因为他能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依靠的是这位约的中保而不是依靠他自己的善行。他在家庭、婚姻、教会中能够活出有恩典样式的生命，使人看到一个天国的门徒是有神活泼的灵在他里面。

门训就是帮门徒活出国度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你需要与门徒同在。从四福音书来看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训练，你会发现主耶稣常是在生活中给予门徒教导。从保罗身上也可以看到是如此，比如保罗怎样帮助提摩太。看主耶稣帮助门徒的过程，可以更深地体验耶稣是何等愿意与我们同在。我在带领门徒的时候，深深感觉到我没有办法常常在他们身边，我跟耶稣这种同吃同住的做法是差得太远了。我们大家都特别注重自己的隐私，关注我们个人生活的小圈圈，从某种角度讲我们其实很不愿意过同吃同住的生活，不愿意跟我们训练的对象一起生活，因为他们把我们看得太清楚了。我们很喜欢在我们的教导当中被别人看重，说我们教得很好。但是我们不喜欢花长时间在一小群人身上，来陪伴他们走这一个生命的旅程。但主耶稣训练门徒用的是这种需要委身、需要跟他们一起生活、需要陪伴他们的这种方式。You have to be there（你必须在那里），要看着他们，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会来找我们，我们继续帮助他们。

我觉得与门徒一起生活的门训，就是要你时常在旁边提醒他，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拉他一把，在他需要被责备的时候用爱心来责备他，当你看见他成长的时候你心里喜乐，当你看见他不顺服神的时候你为他祷告。当我们愿意为他们付出的时候，这就会培育起一种很深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门训是今天教会所急需要的。门训跟教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其实是连在一块的，比如主日学的训练、传福音的训练等等。门训是在所有的训练中都出现的，而这种life on life（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是更需要花时间的。作为教会的牧者，会非常忙碌。但我越来越看到，我的事工、我的事奉真的是需要像主耶稣的样式。你看主耶稣用三年半就带领了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还失败了，他花最多的时间在少数的几个人身上。可以说门训是整个教会的命脉，是神国拓展的重要手段。如果这些骨干基督徒或者同工没有被栽培起来的话，那就不能有更持续的、更大的事工。

**编：您在门训中教导国度，带来怎样的结果？在其中学习到什么？**

**蔡牧师：**我现在门训小组里的几位弟兄，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职业，有些在公司里面有很高的职位。这个组开始时的组合是经过祷告的，我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这两年想要能够跟教会中的一些弟兄建立更深的关系，求主你赐给我看见，也求主你感动他们。在跟他们分享以后，他们也都愿意。每次我们聚会祷告、分享时，我都会问他们，你们这个礼拜有什么经历。每一位都算是我看着他们成长，有些是我带他们信主，有些是在教会中从初信到后来读神学，可以说他们都是一直不断在进步。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变。从没有家庭敬拜到有家庭敬拜，在家庭敬拜中开始影响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妻子也看到他们的改变。所以他们都有这样美好的见证，我觉得是圣灵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

他们都遇到过人生中不同的挑战，有人一夜之间很好的职业就没有了，有人小孩子生病要动手术。生活中的熬炼和患难来临的时候，有神的同在，我也陪伴他们，慢慢他们对神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而且还能够有喜乐、盼望，继续地服事神，没有埋怨。这就是神在他们生命中做的奇妙的大工。神救赎的工作，神在我们里面的重新再造，都是这个国度里重要的方面。神要他的国实现，所以他拣选了一群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善行，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是出于他的恩典和主权。这些弟兄姐妹是深深地体验到神的恩典的一群人，他们深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但神还是这样恩待他们，所以他们所带出来的对别人的祝福也不一样。

当然他们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有跟其他同工相处不好的时候，也有远离神的时候，我在这里面都看着他们，在此过程中就更体验到，如果这个门训只是我与他们的关系的话，我是没有办法留得住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随时地去安慰他们，给他们以正确的教导，那是圣灵所做的事。主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同在，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做我们的保惠师，天天在教导我们，也在为我们代求。甚至在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所以，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大能是我在门训当中更深地体验到的。

**编：那您觉得在现在的门训服事中，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蔡牧师：**第一个，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是，对门徒应当有要求。不是我个人对他们的要求，而是神对他们的要求。主耶稣是对门徒有要求的。他们需要顺服，需要去履行他们的责任。包括大使命，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之一。国度的观念正确了，就可以看到这个主仆的关系：他如果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应该在他的治理中绝对地顺服。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应该甘心乐意地去遵行。我们里面应该有一种渴望，来讨天父的喜悦，来向我们的君王交账。所以对门徒，神要的是忠心。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里很多次讲到神要奖赏他仆人的忠心。所以在对门徒的要求这一方面，就需要讲怎样他才是尽了当尽的本分和忠心，包括在家庭里、在教会作属灵的领袖，这就要求他们在很多地方悔改。这样一种在恩典中不断地悔改和信心的操练，对基督徒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需要调整的是，在这个立约的生活和国度里，需要更明白神跟他的百姓如何互动，神给我们的诫命应该怎样遵守，神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和同在。弟兄姐妹很感恩，当神把他们放在困难的处境中，他们越来越能从圣灵得到教导，但我们还需要求神用他的灵带我们更加进入真理。我们在真理上讲了很多，但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如何应用，那真的是需要圣灵在他们心里引导他们能看清楚，这就是得着属灵的智慧。智慧和知识还有所不同，知识是说他懂的东西越来越多（多读系统神学和改革宗信仰的好书，有知识上的加增是非常好的）；而智慧是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实际地应用知识。我常说智慧就像开车一样，该拐弯的地方你要懂得拐弯，要在变化的环境和处境中，晓得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这需要依赖圣灵的工作，而他们需要对圣灵的带领更敏感。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也更注意到神会在环境上预备他的门徒。我读福音书的时候，发现主耶稣无论去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处境就成为他的教材。甚至当门徒看到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时，他也有机会教导他们。主耶稣特意利用每一个处境来向门徒传讲生命的教训。在门训当中，我也学着不是那么死板地只是照着书本走，除了用门训课程带领，我也愿意多学习像主耶稣那样，用处境作为素材来塑造门徒的属灵生命。

**编：谢谢您的分享。关于在教会中教导神的国的重要性，您对中国教会的同工有没有一些要鼓励或者提醒的地方？**

**蔡牧师：**对于“神的国和教会”，我觉得中国教会可能需要把很多神学的概念更具体化地在教会中应用。我发现一讲神的国，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做神学性的思考。事实上这也不是错，不过当我们讲神的国的降临或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已经在经历神国的发展，而神的国的发展就是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到福音的广传开始，正应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天国近了确实是真的，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在一个已然和未然的框架下。中国教会也在神国的这个进程里面，当我们谈起神的国，应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和盼望。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逐步地在扩展。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属于基督的。身为天国的子民，身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可以更多地把这样的福音活出来。虽然有很多宗教上的不自由、环境上的限制，可实际上天国的进程就在我们中间展开，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的。天国的门徒被拣选、被呼召、被装备再去服事这位天国的君王，是一件极荣耀的事情。所以如果能够为中国教会祈祷的话，我希望看到中国教会能够大胆地为神而活，大胆地为主作见证。就像路加福音里说的，我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参路12:32）主乐意赐给我们，就说明神是何等地有智慧，何等地慈爱，他按着他自己的主权来行大事。他乐意把这个国赐给我们，这个国就是属于我们的。

还有一点就是应当盼望新天新地。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生活、今天的事奉。最近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短暂的，就像诗篇73篇里讲的，这世界上的人就像做梦一样，有一天他们醒过来之后发现，一切都是梦幻。今天有太多基督徒聚焦在今生，把人生投资在今生，觉得这世界上的东西很重要，教育很重要，子女的前途很重要。基督徒太过看重今生的东西。但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6:21）我们很少把焦点转移到基督的身上，转移到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只是做梦而已，真实的生活还没开始，真实的生活是新天新地的生活，那存到永永远远的、天国的基业。那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觉得讲天国的时候，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应该提醒信徒不要为这世上必朽坏的东西而劳力，因为那真实的永远的生活是在将来。

蔡明恩（John Chua），1998年在丹佛神学院完成神学硕士学位。他是美国长老会（PCA）按立的牧师，现在为北维州华人基督教会（CCCVA）中文堂主任牧师。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5年7月第4期，总第54期。

# 门徒训练现场化：个人布道的重要性

**文/****本刊编辑部**

**引言**

每一个基督徒都该传福音，教会时常鼓励信徒做个人布道，也有与此相关的培训。一般在教会牧养中也会有门徒训练（简称“门训”）的设置，牧者带领一些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共同体，在一个阶段中（一年或三年）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每周至少一个晚上或半天的聚会），对他们进行系统并有针对性的教导和牧养。但是，个人布道的推动与培训和门训往往彼此独立，未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被鼓励传福音的大多数信徒未能得到深入系统的教导和训练，少数在门训中得了大量属灵知识装备的信徒却非常缺乏个人布道的操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受教的果效，也使得他们不能在传福音领人归主的事上切实地帮助到其他弟兄姐妹，因此不利于教会整体的健康增长。

近日，本刊编辑走访了一间城市家庭教会，他们正是对此有着深入而自觉的思考，因此在门徒训练中特别设置了个人布道的学习和实践，果效明显。我们有幸同该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及部分门训学员进行了一次座谈，了解了他们的门训理念、具体设置以及受训学员们的经历和收获，并得到授权，将其中一些宝贵的经验报道出来，盼望能有益于众教会的牧者同工在牧养中的思考和实践。报道的主题，用这间教会的话说，称之为：门徒训练现场化——个人布道的重要性。

**一、“门徒训练现场化”的理念**

训练门徒，一定不能缺少真理的教导。按钟马田的观点，基督徒生命的软弱和失败归根结底是源于未能理解教义和真理的某些方面。我们发现这个门训班有相当充分的真理教导。其中包括基本教义的学习，圣经单卷书的讲解，也会给学员留课下解经作业和教会历史的阅读作业。但牧师说，对于门训来说，仅仅这些知性的学习是不够的，他格外强调操练个人布道在门训中的重要性，称之为“门徒训练现场化”。

所谓“门徒训练现场化”，就是把门训班的场地从教室延伸至布道现场。在牧师看来，这么做的道理很简单，主耶稣的门徒训练正是如此。近来西方的一些神学院也在反思，学院式的、完全侧重知性训练的神学教育正在显出很多弊端。按照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大使命，门徒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训练的目的正在于此。但在主耶稣那里，不是等门训班毕业了才去传福音布道领人做门徒，而是在门训过程中（参太10）就已经开始了。换言之，个人布道是主耶稣门徒训练的一部分，布道现场也是门训所需的“场地”。

牧师格外强调，作为默示的道，固然白纸黑字记载在圣经上，也被历代神忠心的仆人所解释，为此，我们需要学习圣经，学习历史，学习教义；但不可忘记的是，道的本质特征却是“活的”：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彼前1:23）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前2:13）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4:12）

当说道是“活的”的时候，既是在说道自身的本质，也是强调在和灵魂的关系中，道向着灵魂行动（使人重生，彼前1:23），并在灵魂里行动（在信的人心中运行，帖前2:13、来4:12）。因此，布道现场是道在行动的现场，也正是在布道现场，才更能经历这“活的”、行动着的道。

道向未信之灵魂行动，使其重生得救，这个过程能加强布道者对这“活的道”的信心；同时，道也在布道者自身的灵魂中行动。这行动一方面带来对门训过程中习得的真理的自觉：自觉地发现所学之不足，激发渴慕，自觉地加深理解，满心欢喜；另一方面，也带来对自身的省察，省察自己对福音的理解和信心，省察自己的罪和对灵魂的爱，省察自身的品格和舍己的心志。这些在后文对门训学员反馈的介绍中，会有更具体的说明。

**二、个人布道的设置**

座谈过程中，大家也谈到了个人布道操练的具体设置，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简要介绍。

**1、布道对象：向陌生人布道**

首先要介绍的，也是最具鲜明特征的是，门训过程中的个人布道操练所要求的布道对象是陌生人。虽然近来有不少反对街头布道的声音，也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但毕竟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在街头向陌生人布道的（参太9:35-10:15；路10:1-12）。在今天的处境中，向陌生人布道的果效未必比向熟人差。牧师说，向陌生人布道并不意味着不在人格关系中布道，而是要先与之建立关系再布道。但和熟人不同的是，这里建立的关系始于福音，也为了福音，更单纯，因此一旦建立起来，往往更有果效。

但开始时面对的挑战的确更大，这使得个人布道作为门训的操练更加实在。为了能够完成一次向陌生人的成功布道，门训学员不单要做到能把福音讲清楚，而且往往为了赢得一次能开口布道的机会，还要胜过内心的恐惧、以福音为耻的心态以及多次被拒绝的挫败感。一旦获得布道的机会，又得极敏感于对方的反应，遣词用句都得格外小心，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达成有效的交流。而如果交流成功，就意味着多了一份在福音里、为了福音而要持续交往的关系，意味着后续要不断投入时间、精力和心思。

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灵魂！如保罗所说：“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林后12:15）牧师说，面对眼前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之前没有任何瓜葛，之后也决不做任何利己的打算，反倒是带着舍己和甘心受伤的心志，单单因为福音而走向他，看着他的眼睛，倾听他的言语，揣摩他的内心，这时，便会更直接地经历他的“灵魂”。从操练的角度看，这正是向陌生人布道的宝贵之处。

不但如此，向陌生人布道，也格外会经历福音的能力。如保罗所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1:16）从零开始的关系，从零开始的布道，最终经历布道对象的决志、受洗、委身教会。令人没法不感叹神的作为，从而大大加强了门训学员对福音的信心。

**2、布道时间和地点**

个人布道的时间相对灵活，周间的晚上、周六的白天、主日敬拜之余的时间，都是可以的。

而地点的考量会更多一些。在目前中国城市的环境和文化中，要在社区里挨家挨户敲门恐怕并不算合宜的方式，公共场合会更合适些。大学校园的操场、草坪、食堂、咖啡屋，社区的广场、小公园，人流密集区的快餐店，都是很好的个人布道场所。

除了在本地的日常布道操练外，牧师格外提及的是“外地短宣”，学员们谈起来，都感觉记忆犹新。外地短宣是学员们一起去外地（多半是农村），花一周的时间，在当地教会的指引下，向当地的百姓传讲福音。之所以花整整一周的时间并且去到外地（为此需要向单位请假或是使用年假），是为了使学员们能够暂时放下原本手头的工作和心中的思虑，以此操练摆脱原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关注，而是带着福音的关切，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用一段较长的时间专注于做关乎灵魂得救的事，并将自己浸泡在其中。一周的外地短宣，给很多学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历和刻骨铭心的体验。

**3、共同体的配搭**

牧师说，门徒训练的要点之一就在于共同体的同在，布道现场的操练也是如此。就如主耶稣也是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地”出去（路10:1），在直接的布道过程中，有些部分可以有两个人的配搭呼应，或者至少是一方传讲一方祷告。在长期的布道操练中，布道伙伴之间可以一起为慕道友流泪祷告，常常交流布道技巧，在灰心时彼此劝慰扶持， “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腓1:5）。整个门训共同体也可以常常阶段性地总结布道经验。因此，每个学员都是在共同体中成长，最终带来的也是共同体的成长。

在向陌生人布道中，一般情况下，弟兄不向女性传福音，姐妹不向男性传福音，但万一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姐妹在布道过程中突然有身旁的男性朋友感兴趣），弟兄和姐妹的共同体配搭就能对此加以应对。

**4、前期培训，阶段总结，后续跟进**

在进入布道现场之前，牧师会对学员作相应的培训。包括：说明布道和归信的本质，澄清相关的误区，分享布道的经验，介绍布道工具的使用等，也会推荐学员看一些护教类的书籍。

在整个布道操练过程中，会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学员们在一起交流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彼此勉励。牧师也以此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导和个人性的辅导。

无论多么艰难，布道总是会有果效的。那么所结的果子如何跟进？如何带他们进一步查经？这涉及到后续跟进的问题，直至布道对象进入教会，受洗归主，做主门徒。经过了这样从布道现场的操练，到领人信主做门徒的全过程，真正的门徒训练才算达成。

**三、门徒训练现场化的果效**

在座谈过程中，门训学员分享了很多在布道现场的经历和收获，显出了门徒训练现场化的极大果效，下面将着重从六个方面来介绍：

**1、面对福音**

学员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经历了对福音的自觉思考。当发现自己对福音中的这个要素比那个要素讲得更清楚、更有话可说时，就显出对那个讲不清楚的福音要点的理解不够清晰。甚至在和布道同伴相互分享传福音的内容和过程时，发现自己竟然漏讲了某个重要的福音要素（比如：耶稣复活）。

在反复传讲的过程中，学员们对福音各个要素间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了，无论从哪里切入，都可以完整顺畅地把福音清楚地讲出来。对于中保原理、十架代赎、因信称义等核心真理有了更深刻的把握。

但福音毕竟不只是一套词汇和教义，更是“那一位”——在历史中真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人。如保罗所言：“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林前1:22-23）布道的操练使学员更在位格关系中面对所信的那位主，如经上所记：“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弗4:13）

**2、面对信心**

当自觉地面对福音的内容时，就必然涉及到信心的问题。布道现场的操练使得学员更关身地思考福音，也省察自己的信心。

大家对此有热烈的分享：“当我为了对方得救而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会先想，我现在得救了吗？”“讲到耶稣第三天身体复活的时候，他问我谁看见了？我给他讲末日的审判、天堂地狱的时候，我也再一次问自己，这是我真正相信的吗？”福音里的真信心的首要特征是指向已经在圣经话语中启示和应许的，但现在眼所不能见的存在。两千年前耶稣的死和复活，他将来从天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都是现在无法“看见”的。对于这些，我们平日放在心里不去多想，但当在布道现场反复地宣讲时，就迫使我们去面对：或者显出我们信心的虚假，因此有机会悔改，真正地投靠；或者越发地造就我们，使我们更深地理解“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11:1），更明白基督徒“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林后5:7）。

还有学员说：我每次跟布道对象讲基督为他死的时候，都会先想到主为我死，因此在传讲之前自己就感动了；每逢经历对方抵挡福音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当初和他一样，但主何等忍耐，不离不弃，于是心里满了感恩。

能明显感受到，学员们在布道现场对福音的关身思考和对信心的自我省察，要远远超过平日在读经、听道和小组学习中所经历的。这正是：传讲福音给别人时，自己更经历福音。

**3、面对灵魂**

有对福音真实的信心，就必然看重灵魂的价值，关切他人灵魂得救的问题。

对此，外地短宣的经历是学员们特别难以忘怀的。一位本来不太接纳去外地给陌生人传福音的弟兄分享到，当他走在短宣地的村庄里时，就想到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太9:35）；当他在集市上屡次被人拒绝讥诮时，就感受到自己心中的呐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短宣中，大家开始经历自己作为门徒是主耶稣的延伸。都市的白领跟田里的老乡们大谈农事，因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22-23）一位弟兄为了确保村里一个精神受过刺激、理解能力较弱的五保户老大爷能听懂福音并做出明确认信，陪他聊了两个多小时，他说：“看着他眼睛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世上的高低贵贱，而是灵魂的宝贵。”有的学员在短宣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对自己家乡灵魂的负担和深深的亏欠。有的学员看到禾场之大、灵魂之荒凉、教会之软弱，就好像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9:36），想到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太9:37-38），于是就立志要读神学做传道人。有的学员在完整传讲过福音，但却经历对方决绝地拒绝而不得已说“再见”时，想到这人将来的结局，就为他的灵魂大大伤痛；而当有人明确地认信并愿意委身当地教会时，就会由衷地为他满心欢喜，临别时泪眼汪汪，彼此相拥，知道将来在天上必能重逢！

而本地的布道现场则有着稍稍不同但同样宝贵的经历。因为是在本地，又是持续的布道操练，时间长了，就和很多慕道友建立了关系。每一份关系都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心思和钱财。于是就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默默地为灵魂舍己，然后开始经历保罗说的“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林后7:3），并为这些名字长久代祷。在这个过程中，学员们的灵性日渐苏醒，爱灵魂的心与日俱增。

**4、面对世界**

对灵魂的爱必然带来和世界的争战，这争战既是与“世界的神”争战，也是与自己里面爱世界的心争战。这些经历在布道现场都格外真实。

传福音过程中，会经历世人的刚硬和抵挡，遭受藐视和毁谤，会“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彼前4:14），经历主说过的：“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约15:18）因此在这当中更深地体会与主的联合。同时又切实感受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6:12），“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4-5）

另一方面，布道现场的经历也会使学员重新审视自己惯常的生活和心态。在外地短宣期间为福音和灵魂而有的竭力，对比显出自己平日的自我中心，贪图安逸的心，以福音为耻的心，爱世界的心。甚至在去传福音的路上挤地铁的时候，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会忍不住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活，是为赚取世界满足自己，还是为爱主而赢得灵魂。这些都催促着学员更直接地面对并对付自己里面爱世界的心。

**5、面对神**

布道现场的操练使得学员更深切地向神祈求，因此也更在信心中面对神的临在与掌管，经历在布道中神的同在与同工。

一位弟兄初到短宣地，心里非常惧怕，不敢传。但在祷告中突然想明白了：这是神的村子，神掌管，我是神的使者，特来此地传讲福音！于是就满有勇气，好似保罗在哥林多的经历：“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林前2:3）“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徒18:9-10）

另一位弟兄在一次布道过程中，遇见一个很蛮横刚硬的大汉，起初不听，但慢慢就听进去了，竟然还一起做了祷告，之后还偷偷地抹眼泪。明显感觉到主在引导他的心。更奇妙的是，有弟兄进到一户常年拜偶像的人家，这家人一开始非常抵挡，但稍后就能听进去了，最后全家都做了信主的决定，并且许可弟兄当场把家里供奉的偶像全砸了。从进家门到砸偶像，整个过程才一个小时。还有一位弟兄，感叹在短宣地一周的时间里，竟然有十个人向自己表示愿意信主，这是他自信主以来的五年时间都没经历过的。

在整个过程中，学员们从内心真正明白了人能信福音真是神大能的工作，于是更加迫切地祷告，求主使用，与神同工。

**6、面对共同体**

学员们在分享中还多次提及共同体的重要，这表明在布道现场的操练大大有助于共同体意识的建立，而这也正是门徒训练的重要目标。

战友情谊是非凡的，布道现场就是灵魂的战场，是抢救的现场，学员们一同经历奋战，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何等美好！有时在布道时遇见其他伙伴的身影，就会从心里觉得“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10:15）在自己的惧怕中远远望见同伴在向人滔滔不绝地传讲福音，于是心里便大得激励。在灰心挫败时彼此勉励，在开花结果时一同欢喜，在祷告中一起流泪，在恩赐上彼此服事。

同时，共同体也是暴露自己罪性和软弱的地方。因着肉体的缘故，即便在同做主工的时候，也会陷入自己的私欲：心里的争竞嫉妒，自高自大，靠行为称义，荣耀自己，有时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甚至伤害自己的同伴。但每当这时，圣灵就会光照责备，于是就再一次来到主的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去除自义，再一次经历被赦免的爱，并且知道这爱是神白白的恩典，不靠也无需自己赚取。同时，也在共同体中重新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一同更敬畏我们共同的主人。

**结语**

在座谈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在这一强调个人布道操练的门徒训练中，主的真道在被充分教导的同时，也经由布道现场被学员更好地吸收。在“门徒训练现场化”理念的实践过程中，学员们既经历了知性的长进，也得到了情感和意志上的造就。既见证了学员个人性的成长，同时也看到了共同体的成长。整个门训共同体既经历内部的建造，也在受训的同时担当着主所托付的大使命，这就既保证了共同体内部的健康，也促进了向外的扩展。这样的门徒训练一定会促进全教会的健康和发展：“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7年11月第6期，总第68期。

# 小型团契在教会牧养中的价值[[113]](#footnote-113)

**文/玉汉钦 译/金秀炯**

位于芝加哥的柳树社区教会，在开拓15年之后，教会规模大到像一只走路左右摇晃的巨型恐龙，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将小规模的团契正式引进教会当中，开始形成教会的下层结构。一直带领这间教会的海贝斯牧师提到，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从教会开拓初期就透过各种类型的小型团契建立教会。[[114]](#footnote-114)

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教会领袖还不太了解小规模团契的必要性以及它的独特而又令人惊讶的功能。过去我们一直生活在只要有老师、学生和教材就可以进行信仰教育的固有观念之中。如果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传递知识，这种观念没有问题。但是像门徒训练，以人格教育为目标的时候，已经有众多的事例充分证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一、回到教会原貌的方法**

小规模团契是指聚会的人们能够产生人格上的相互作用的教育环境。聚会的时候，不能发现个体，就不是小规模团契。耶稣是善用小规模团契的先驱。耶稣与门徒共度三年的经验及其结果，为小规模团契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耶稣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小规模团契的形式，也没有命令后世教会必须以小规模团契的形式建立组织。但是，初期教会按照耶稣的模式建立了由众多小规模团契组成的具有独特性质的共同体。

最早诞生的耶路撒冷教会就是最佳的例子。他们常常在圣殿聚会，但是能够实际体验圣徒相交和新生命之喜乐的地方是在家庭聚会，就是小规模的团契中（徒2:42、46）。我们无法准确知道在耶路撒冷城到底存在多少小规模团契，但是不难推测这些小规模团契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哥林多教会不是聚集在一幢大楼里的共同体，而是由20-30个家庭教会组成的共同体，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115]](#footnote-115)。后世的教会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像面酵一样随处增长。

他们通过家庭教会以及仿佛活动中心一样机动性极高的形式，组成了相交的单位。他们私下见面，也正式聚会。他们把这些小规模的相交单位设立在社会各个阶层中，让与他们接触的每一个阶层的人们都能听到从罪中得释放的信息，也让人们看到这些信息所带来的影响。虽然他们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但是并不是没有秩序。[[116]](#footnote-116)

进入20世纪，小规模团契运动以燎原之势传播，但是却不是在教会，而是在世俗社会中备受关注。在精神病院、监狱、各种社会团体以及教育界等，在治疗精神疾病、进行协谈、社会活动、研究活动时，时常利用小规模团契的形式，这种趋势逐渐更加明朗。

根据保罗•海尔的调查，以1899至1958年为例，有关小规模团契的学术研究论文每年发表数百篇[[117]](#footnote-117)。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发现小规模团契形式更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并且，一个叫“试管小组”的研究团队曾受到了嘉奖。

人们还发现小规模团契不但有益于提高生产效率，也能为人际关系赋予新的意义，最终带来个体人格的变化。

小规模团契还有更加吸引人的部分。人们暗自相信小规模团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现代人努力掩饰的强烈的情绪性饥渴。

不论在何处，人们饥渴于深入的人际关系。他们在剧变而又庞杂的世界中寻求一种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关系。小规模团契恰恰能够满足人们在数百、数千规模的群体中渴求却不可能得到的，对爱和人情的深层需求。[[118]](#footnote-118)

无法独自胜过孤独的现代人到处寻求安全感和所属感，这是他们极度关注小规模团契的动机。这种见解也可能引起巨大的共鸣。

我们无法否认处在现代的教会多少会受到这些趋势的影响。但是，主张教会重新关注小规模团契之重要性完全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刺激并不妥当。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影响，但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却在于圣经。面对组织僵化、庞大的教会现实，很多人忧心忡忡，他们无法回避充满圣经的小规模团契精神，这在情理之中。

“当今教会也像初期教会一样需要家庭教会，我们需要小规模团契。”[[119]](#footnote-119)教会为了重新恢复基督身体的功能，不得不回归到初期教会的体质，这是每个人都能发现的事实。

门徒训练的目的不仅是要培养平信徒领袖，更是要把教会的体质转换成为更加强调建立人格关系的有机的团契。因此小规模团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令人惊讶的治疗因素**

小规模团契在更新人的心态、价值观以及性格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治疗的功能。神的儿女在小规模团契中以话语为中心进行深入的心灵相交，圣灵就会医治他们。医治的事工虽然完全在于话语和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不只是以超自然的方法进行医治工作。

小规模团契是圣灵使用的自然的渠道。在大聚会中无法期待的事情常在小规模团契中发生，原因在于小规模团契所具备的治疗因素。我们之所以强调小规模团契，是因为相比其它形式的团契，小规模团契有更多辅助圣灵工作的要素。

亚伦姆列举了在非基督教医治小组中发现的十一种治疗因素[[120]](#footnote-120)。由于他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非正常的患者，所以很难把他所举的治疗因素都当作是普遍的因素。

但是根据经验，很难否认在进行门徒训练的小规模团契以及其它类似的团契中出现的属灵的变化，和在他的医治小组中所发现的内容有很多相同之处。在此仅介绍亚伦姆发现的治疗因素中的几个重要的因素，相信会对理解在门徒训练中小规模团契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有所帮助。

**1、我们坐上了同一条船**

首先要介绍的是**一般化（Universality）要素**。参加小规模团契的人们各自都有难言之隐，其中不少是不能随便对人倾诉的秘密。通常人们认为只有自己为这样的问题烦恼，有时候甚至伴随着无法得到饶恕的负罪意识。我看到接受门徒训练的信徒几乎都为这样隐密的问题而感到不安和自卑。

小规模团契比其它形态的聚会更容易让人敞开自己。刚开始一段时间，出席者几乎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自我防御。但是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会在团契中找到安全感，也开始信赖经常见面的肢体，然后毫不顾忌地敞开自己。

在门徒训练团契，从开始提防到发生这种现象为止，头两三个月是最艰难的时期。假如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还没有打开心门，有必要诊察这个团契特有的疾病是什么。敞开自己的人一般都是公开自己隐藏的问题或烦恼的事情。这时听众会发现自己掩饰的问题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问题。“看样子，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烦恼啊！”这样的共鸣不仅能改变团契的氛围，也能以深刻的同情和爱心建立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

当然敞开自我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倾诉，当我们用神的话语光照自己，会发现圣灵叫我们告白和见证的事情。这时圣灵用话语的钥匙开启我们的心门，所以每个人的言语中有真实和恳切，有吸引人的力量。在这一点上，门徒训练团契和其它世俗治疗团契的性质是不同的。

在每个人根据自己明白和领受的神的话语敞开自己的氛围中，人们逐渐在神的话语面前发现，其实没有一个完全人，大家都是不停地走向远处目标的步行者。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会以轻松的心情接近话语，理解和爱护肢体，认识到大家是同舟共济的人。

**2、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第二个重要的治疗因素是**人格上的相互学习（Interpersonal Learning）**。在世俗治疗小组，这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我们在门徒训练团契中也发现这个因素在重塑受训者人格上所占的比重很大。有些人主张，人性几乎是在与他人的人格关系中产生的。人格上的相互学习因素证明这一主张有相当大的可信度。

如果在团契中能够敞开自己，那么这个团契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可以让每一个人在其中重新发现自我，也重新建立自我。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能够更加正确地认识自己，也能够评价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对他人意味着什么。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能够明白自己缺乏什么，同时也容易发现自己的长处。通过彼此的关系能够确认自己的恩赐是什么。

另外，能够认识到使用自己恩赐的时候，自己所发挥的作用有多少。没有一件事情，比一个人发现自己对他人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更能使他的态度和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圣灵使用其他的人，随己意陶造我们的人格，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真理！人是通过他人学习的。小规模团契充分证明了人格是在人格上的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发展的。但是人格的修正和重建并不只是发生在小规模团契中，仍然离不开整体教会生活，只是在小规模团契中发生人格变化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他场合。

**3、我也要做**

第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模仿**。我们已经在前一章谈到榜样在门徒训练中是一个重要的训练内容。这是指效法领袖的学习行为，但是在小规模团契中所要效法的榜样并不只局限于领袖一个人。在门徒训练过程中令人惊讶的是，对团契中其他肢体的模仿并不少于对领袖的模仿。

平信徒对牧师在信仰生活和圣经知识上领先于自己的事情不以为然。不论是什么事情，如果被人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意味着给人带来的触动不大。人们对团契内其他肢体身上发生的变化相当敏感。当一个人发现有位肢体领先自己，他的言语行动马上就会出现效法对方长处的强烈意志。在彼此能够近距离观察的小规模团契中，每个人都能在模范的位置上成为叫人效法的对象。

**4、真想你**

第四个要素是**对团契的眷恋（Cohesiveness）**。这是在一个小组受训的人之间彼此分享的爱心，是接纳对方为重要存在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忠心。一个人越认定自己所属的团契对自己非常重要，这种眷恋表现得就越强烈。一个人的眷恋越强烈，就越依靠团契的指导和决定。对团契的眷恋强烈，这个团契的生产力和士气会更加提高，团契也能够有效地运作。不但氛围变得明朗和气，出席率也会变得非常高。

在门徒训练小组发展对团契的眷恋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左右门徒训练成败的钥匙。假如每次门徒训练都要动员人们参加，就无法期待很大的成果。

我们要格外留意建立成员对团契的眷恋，越相信圣灵合而为一的工作和话语的大能，越要积极追求。领袖所表现的关心和爱心有多少？是否重视每一个人？是否让人正确认识了团契的目的？是否在运作的时候突出了小规模团契的特点？经常检讨上述几个问题，会对提高受训之人对团契的眷恋大有益处。

**5、说完了真舒畅**

最后要提到的治疗因素是**宣泄（Catharsis）**。人们一般只谈自己的想法，不愿意讲自己的感受。感情的交换需要与之相称的环境，小规模团契的很大长处是能够营造出温馨的氛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没有多大拦阻。

在耶稣身上也能找到相似的例子。耶稣一般并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他与门徒三年之久建立的关系，在客西马尼园达到了顶峰。因为在那一刻，耶稣非常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感受。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太26:37-38）

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与心爱的三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毫不顾忌地说出自己的心声，这一点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人数较少的肢体聚在一起，彼此心连心，经常会坦率地表达各自的感受，把平时隐藏起来的烦恼倒出来。心中装着很多的话，却苦于找不到倾诉对象而郁闷的人们，在小规模团契中发现宣泄的对象，非常自然。

从这个意义上，类似门徒训练小组的小规模团契，起到接纳彼此感情的海绵作用。对人的告白即是向神的告白。同心合一的赞美和祷告，相互之间亲密无间地诉说、倾听，能迅速安抚心中的不安，带来满足和平安。

圣灵医治人，不会破坏被神创造的心理功能，能够认清这个道理，对教会的医治事工意义重大。

**三、结语**

我们在前面查考了小规模团契的功能和治疗因素。这是把小规模团契当做门徒训练的教育环境的原因。可见采用小规模团契，不仅仅是因为团契的人数是领袖能够有效带领的人数。门徒训练追求人们围坐在一起，用话语的镜子反射每个人的心灵，期待发生属灵的变化。

也就是说，属灵变化的很大比重都放在圣灵通过人格上的相互关系彰显的作为上。小规模团契是最符合这种目的的教育环境。

强调进行门徒训练的小规模团契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参加者的属灵需求。但是我们还要明白更深层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教会整体的需要。

因为使整个教会以小规模团契为中心，以及能否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信徒毫无阻碍地发挥基督肢体的功能，完全取决于在门徒训练小组接受训练的平信徒领袖的素质。

为此，小规模团契生活应当成为平信徒领袖的体质特征，他们首先应当在小规模团契生活中得到更新。这样的经验会塑造他们成为能够服侍他人属灵需要的器皿。也就是说，他们得到训练能够与其他的肢体分享神的话语，辅导他们解决问题，还可以作见证人和仆人，成为众人的榜样。

因此，教会由成年人组成的所有小规模团契，都应当由有资格的平信徒领袖负责，否则很难期待有什么效果。门徒训练小规模团契，是能够活用训练和治疗的最佳教育方式。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2年3月第2期，总第34期。

# 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小组服事与牧养

**文/庆君**

**引言**

每次读马太福音都会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从创造天地的日子以来，历史中众先知的不断预言与提醒，弥赛亚必然来临的宣告不断的重复，伴随着神子民的叛逆与盼望。然后在玛拉基书的荣耀宣告之后，是整整四百年的沉默无声，犹如一首伟大宏壮的交响乐在渐近高潮之时，戛然而止。

再之后，仿佛是在黑暗中传来坚定而渐强的微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随后，这在应许中到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开始了他在地上的服事和牧养。荣耀的交响乐在不断地推进，直到这天父的义仆即将进入耶路撒冷受难，高潮即刻到来。

在马太福音记录的耶稣的五大段讲论的后两部分，尤其是关于末后世代的讲论中，耶稣对门徒反复提到一个重要的托付，即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太24:45），牧养他的羊。在一个即将临近终了的时刻，耶稣即将完成“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8）的关键点上，会有一种乐曲高潮即将来临，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的感受。

本文试图从这里出发，看见基督对于门徒的仆人身份的确认和托付、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替代性救赎，以及与基督联合的三重途径在实际服事牧养中的应用。耶稣说，“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14:12）故此，这也是我们在服事和牧养中应当始终关切的三个要点。

**一、立定仆人的位置，忠心且有见识**

**1、理所当然的仆人职分**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

荣耀的基督教会的小组服事者，通常承担着非常具体而微且相当关键的事情，这不仅包括小组聚会前后的预备、带领、分享、祷告等，还自然包括了探访、陪谈、组织活动等等。甚至在教会中，有时组长被期待成为组员的“直接牧者”，即成为负责组员生命成长过程的监督者和陪伴者。为了生命成长的缘故，组长建议并推荐组员参加教会牧养体系中的各个部分，包括分阶段训练、查经小组等。这时，组长的职分有些类似于大学校园中负责学生成长过程的班主任或辅导员，除了直接教授学生课程内容之外，还负责帮助和指导学生“选课”。

当前教会的普遍事实是，大多数这样的带领者都并非全职事奉者。在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之外，以自己可能还略显稚嫩的生命去担当情况复杂的组员的生命——几乎每位小组带领者可能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各样的挣扎、抱怨、自怜和无能为力。这时候读罗12:1，看到说这样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事奉，竟然是“理所当然”的，岂不让人无语？

但这“所以”为开头的劝勉，是承接着前面整体性的对福音的荣耀宣告而来的，若真明白自己曾经是怎样“不虔不义”、“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1:18），“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3:24），这服事、这摆上、这劳苦、这活祭，又怎不是“理所当然”！在神爱子的流血中，我们竟可以成为天地之主、宇宙之王的仆人，而神的爱已经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彻底而完全地显明。他正在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工作中来，疲惫和代价不是服事中额外的部分，而恰恰相反，服事的本意便是如此。在基督所深爱的教会中被拣选出来的荣耀而劳苦的仆人，有时难免有沮丧，难免有愁苦，难免会抱怨，难免想放弃，但无论何时，再次回到福音里，仰望在我们以外却向我们发出的基督的救赎，会在那里找到理所当然地持守下去的理由。

**2、谁是忠心的仆人**

基督的仆人是无比荣耀的，但这荣耀显明在他忠心的服事中。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太10:24），于是基督如何，我们也当如何。基督在奔波中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就不太可能期待着我们的服事是永远开心并且没有辛劳的；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中流泪祷告，顺服天父的旨意到底，我们就不应当期待着我们的服事总是在做自己乐意和擅长的事情。

基督的仆人尽力完成主所托付的事，不管心情是否轻松愉悦，工作是否显明果效，时间是否足够富余，甚至想做的冲动是否强烈（有时人们把不愿意担当推诿说是没有“感动”）。仆人仅仅是尽职而已。

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做一件仆人理应完成的事，还是承接仆人的职分。不知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你猛然发现自己服事得真是火热，你把事情做得完美出色，也得着众人的称赞，但经过了一段时间或者离开特定的场合之后，你开始觉得自己感动不再，热情也不像从前那样持久，于是你又开始去寻求新的“异象”了。人可以在特定的时间里做一件仆人该做的事，但承接仆人的职分意味着在这个认定了的身份之下，你把自己当作最小的。就如路17:7-10所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作，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

于是你知道，别人的不理解、没有赞赏和肯定，甚至在你看来过分的要求，没什么可以抱怨的。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仆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认定，你就会在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心里满是伤痕，甚至抱怨、指责、苦毒、怨恨……没有人说服事耶稣不苦，问题是我们服不服苦。神要得到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不能走，什么样的人不能不服苦，什么样的人必须低肩背重，什么样的人要诚然尽忠在神的全家？仆人！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的标记之一，是基督能否支配得动你的身体。在自己也如此艰难的时候，主耶稣需要一双腿跑来跑去探访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的腿愿意如此奔波往来吗？在他重价赎回的圣徒即将软弱跌倒的时候，他需要一双伸出来的手扶住那宝贵的灵魂，你的手愿意如此不计代价不顾后果地伸出去吗？作为神的仆人，从最小的事情至死忠心，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神定然记念和赏赐。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勋章，没有拍照。但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些关于服事的建议的话，那最首先的可能就是：去服事吧。把自己当成一个仆人，当成是基督的奴隶，忠心于那无比尊荣者给予的嘱托。

**3、谁是有见识的仆人**

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正在担负的，是比全世界的价值加起来都更加宝贵的人的灵魂。灵魂，而不是属下，而不是工作对象，而不是按照某种流程操作就必然如何被塑造的流水线上的产品。灵魂，归属于他在天上的父。因此，我们只能服事和担当，而不能辖制和论断，换句话说，从创造和救赎的双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服事的，都是我们完全得罪不起的人。服事灵魂，因而也不是必然如计算机程序般随着我们的输入必然有确定性的输出。我们不仅仅需要忠心，也同样要学习见识。这是复杂的在经验和智慧中把握分寸的问题，也是需要在长期的忠心服事中，在无数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服事中的些许进展，都是道和圣灵在圣徒共同体中间大能的作为，但就具体的发生方式而言，表现在自然和超自然的两个层面。很多时候，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对自然规律的应用而发生，在服事中，这通常表现为对谈话技巧、组织方法等的应用。

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的矫枉过正。有时为了避免刻板的印象而试图讨好人，我们可能忽略道和圣灵本身，过分强调经验技巧，因而靠车、靠马，而不是耶和华的大能（诗20:7）。另外一种情形则片面地认定只有在极其不合常理的情况下神超然的作为，才显出我们的行动是属灵的。例如从心里拒绝任何可能会使得小组气氛更加轻松的方式，似乎认为我们一旦试图如此去做，就是出于人的，而不是出于神的，这样的结果却是，服事中常常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揣测对方的想法，服事果效也自然可想而知。

举个例子。有位弟兄说他非常困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自己需要直接就劈头盖脸地指出对方的罪并要求他悔改，但面对很多正在困境挣扎中的人，这样似乎反而让对方更加远离了。他说你看，传福音到底是应该用猛药呢，还是用慢药呢，要是病人现在脾胃都功能不全了，给他猛药他真是可能吃不消。不知这是否也是一些小组服事者的困惑。但这位弟兄担心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于猛药和慢药的问题，而是在于真药和假药的问题。传真正的全备福音给对方才是我们的关切，至于采用怎样的方式，却并不总是具有某种必然性。

希望这个例子不至于被误解，未曾归信福音的人就灵性而言是死人，不是病人，这个例子显然不是关于这个的。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强调和警告，真正显出能力的，是神的道和圣灵大能的工作，而不是任何的方法。依赖于技巧性的方法，甚至引入市场学、心理学等带有绝非中性的世界观的方法是当今世代很多教会偏离正道的原因。但在小组服事中认定只有逆着神在自然秩序设立的规律行事并且被神成就，才是神所喜悦的，这也使得我们的服事有时候难以深入并产生对信徒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力。

立定基督仆人的位置，在忠心中寻求见识。

**二、服事始终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关于末后日子的讲论中不断穿插着对于基督仆人的嘱托和劝勉，但门徒接受这呼召成为忠心有见识的基督仆人的缘由、保障和成就，都在于基督在这讲论之后，进入耶路撒冷城并在十字架上受难这一事件。

**1、“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保罗明确地宣告，他所传讲的信息有一个清晰而坚定的核心，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加6:14），这也一直是整本圣经始终关注的核心。基督徒之所以称为基督徒，在于与基督的联合，而这联合，是借着整个十字架事件[[121]](#footnote-121)成就的。

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向门徒提问，“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其实也是整个世界需要回答的问题：“耶稣是谁？”世界不认识他不要紧，但耶稣显然更在乎门徒的看法，于是更严肃的提问在于，基督徒认为耶稣是谁？耶稣在这里明确地将对他的信仰告白当作是教会的磐石，然后宣告自己必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事实。

耶稣不断告诉门徒，自己“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8）。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告诉门徒，他的身体为他们而舍，他的血为他们而流（路22:19-20），在荣耀的登山变像中，耶稣与摩西、以利亚谈论的也是有关他离世的事（路9:31）。不仅如此，翻阅四福音书，粗略统计一下，就可以看到其中论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事占据了多少篇幅。

使徒行传中，保罗向安提阿人讲道，强调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徒13:14-41），这同样是他在帖撒罗尼迦宣告的主题（徒17:2-3）。使徒的书信中，基督的死与复活是一贯的主题，启示录中也多次提到基督“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事（启1:4-5）。

这里仅以新约圣经为例，旧约圣经也将基督的替代性救赎作为核心的关注，而其中的典型制度，即先知、君王和祭司都成就在基督的身上，严格地说，不是成就在受膏者弥赛亚的来临上，而是成就在他的受死和复活上。

**2、“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对灵魂的服事中理所当然的核心**

**1）教导的核心**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教会中服事的目标之一，简单地可说成是“搭救灵魂”，这符合教会因为敬拜、宣教和训练的需要而被设立的目的[[122]](#footnote-122)。灵魂得救的需要、可能性、保障和成全都在乎基督的十字架。于是，每个试图服事灵魂的基督仆人，也必须将这一信息作为自己宣讲、劝勉、陪谈等一切教导的核心。那就意味着，不论是在讨论天国八福的荣耀、圣徒传奇人生的经历、献祭制度的细节、圣灵大能的作为、末世的景象等等，都应当引导帮助组员将最终的关注放在这里。

如今是一个混乱芜杂的世代，各样稀奇古怪的教训伴随着恶者的诡计、世界的风潮和人心里天然的拒绝十字架的倾向，在教会中大行其道。但离开十字架去谈论爱、赦免、饶恕、医治、接纳、能力、尊贵、喜乐等等，甚至不是危险的，而是不可能的。要不然就是在被人看成是狭隘、在信的人却看为是神的大能的十字架的纯正教训中，要不然就是落入荣耀神学，混杂着后现代主义和新纪元运动的掺假福音里去。

对教会中的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初信充满好奇或者知道得太多太杂的人来说，很容易在网络或者各类媒体中找到“百花齐放”的观念、“见证”、说法。而帮助他们始终将自己的信心放在自己以外的十字架那里，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和难题。本文后面将简要说明在圣言、圣灵和圣徒共同体中保守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在混乱的世代中这些尤其显得重要无比。实际的牧养建议是，我们应当首先帮助弟兄姊妹有正确的关注，而不是首先教他们学习分辨。在正确的信念未曾建立的地方，学习分辨只会让他越来越混乱。

这同时要求我们首先更加热切地委身于基督的福音，清晰地学习和确认纯正的教义。目前的普遍状况是，服事者本身对许多关乎得救的重大问题不够确切，比如关于福音和律法的关系及应用、关于预定和拣选的教义、关于圣灵的工作和能力等等，在对这些以十字架为中心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学习上，我们都还太过懒惰。为了不至于把人领到沟里，我们需要更加谦卑和舍己的努力。

**2）依靠和顺服的核心**

有时小组服事者会面临这样的提问：教会一直宣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我已经知道了，但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我不过是知道了一个教义系统中的知识而已。对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进入的城市教会而言，确实可能需要面对很多类似的提问。

首先，圣经中讲到的“知道”绝不意味着头脑中的外在于个体的一般性知识，而是在具体的位格性相交中的关联。大多这样提问的人，可能其实是并不“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如果对福音认知确切，真“知道”在十字架上为你我受苦的那一位是谁，而在十字架下的你我又是谁，是不会说我们“只知道教义，而无法行动”的。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在前面提到的，对福音带着客观性和可体验性的宣告。简单地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再想办法，换个角度或者说法，向组员传讲或确认福音。

然而，作为服事者，我们也有义务帮助弟兄姊妹在生活中学习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依靠和顺服。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失恋了怎么办，被老板欺负了怎么办，考研又一次失败了怎么办，在对组员这些实际问题的帮助和回答中，带领他们一同望向十字架。在那里有我们价值的体现，有我们被爱的确据，也有胜过艰辛和忧愁的力量。你不能像他/她的哥们或者闺蜜一样，一同痛骂不利的处境或者苛刻的老板，说“嗨，社会就这样，谁不得忍着啊”，而且也要在给出具体的建议（和老板谈谈、换一个房子等等）之前，把这当成是组员再一次面对福音和转向基督的好机会，别使得他白白错过神要加给他这境遇的心意。

同时，帮助弟兄姊妹顺服在十字架下。这意味着对圣经明确命令的尊重和顺服，也意味着对神加给我们的一切境遇感恩接受，并在其中遵守神显明的旨意。基督既然是背负着十字架走向孤独、失败、屈辱和死亡的，那么跟随他的人就没有理由期待着有另外的一条路。在那里，我们进入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生。但显然，我们天然的倾向却非如此，帮助组员将信仰落实在生命成长中的每一个阶段，是小组服事者艰辛而荣耀的任务。

我们同时也当小心，我们都是在一定的服事职责中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也都是处在一个需要弟兄姊妹在某些情况下尊重和顺服的位份之上。有时候谈到顺服，反而会成为组长抱怨和生气的缘由，“就是说嘛，我是组长，他应该首先顺服我才对。”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要千万谨慎。权柄首先意味着担当、责任、爱、舍己、服事，而不是要求。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对福音本身的委身和顺服，我们要求他们的顺服就必然是辖制。这时候的担待、解释、祷告甚至道歉，会真正造就这些弟兄姊妹，有一天当他们担起灵魂的责任的时候，也自然知道如何去做。路德在《罗马书讲义》中反复提醒说，“一个属上帝的传道人，有必要保持他职分的荣誉，得到在他治理之下的人的尊敬。更有进者，一个忠心的牧人不可僭越他的力量，不可在骄傲中滥用他的职分，乃要为属下的利益而执行其职分。”这仍当是对今天我们的提醒，不仅是对蒙召的传道人，也应当是对每一个被托付灵魂牧养之责的服事者。

在帮助弟兄姊妹对福音的相信、依靠和顺服中，客观地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替代性救赎是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帮助他们将这福音落实在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学习依靠和顺服，同时服事者要小心地使用权柄。

**三、与基督联合的三种途径在服事中的应用**

回到马太福音的最后，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并且荣耀地复活，升天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

这是通常被称为“大使命”的吩咐，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并通过道的宣告和圣礼的执行（尽管这里只提到洗礼，但在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教训中，显然也明确提到关于圣餐礼的命令），实现与基督的联合。这其中涉及到与基督联合的三重途径[[123]](#footnote-123)，即圣言、圣灵和圣徒共同体。

**1、在圣言（道）中与基督联合——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6:63）神的道是人格性的、活泼的，通过我们的信心，道在信徒生命中活泼地工作，实现与基督的实际联合。

一般来说，圣言是指神的话，尤其是被记录下来的神确定明晰的旨意，即圣经。但应当指出的是，圣经经文只有被正确解释为福音时，才被显明为是神的话。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3）”为依据教导别人说，你只有“虚心”才能进神的国，这不是对福音的说明，因而这样的解释也不能被看成是神的话。

**1）帮助信徒在圣言（道）中与基督联合**

这一点就实际而言，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建立客观的和有灵感的读经习惯。首先客观地读经，在去追问“神对我说了什么”之前，明确“神自己已经说了什么”；有灵感的读经，使神的话语指导信徒在混乱的生活中被整理、被鼓励、被警告、被安慰。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通读圣经和灵修。事实上，普通信徒甚至包括带领者本身对于圣经读得太少太肤浅，成为当前教会中普遍的严重问题之一。当我们开始过分重视人的行动，呼唤或者试图回应“教义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行动起来”的时候，道本身被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吸引眼球的口号所取代，教会就陷入危险之中。

很多弟兄姊妹初信的时候特别地火热，积极热情的参加许多服事，传福音、作见证，很多老信徒也都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但在比较深入的服事中常常能够发现，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读经习惯是非常不容易的。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经常生活习惯颠倒，难以形成固定的规范，缺乏日常的读经习惯，因而只能拼热情。人非常容易受到肉体欲望的牵引，而且读经似乎也不能马上显出实在的果效。试问，一些圣徒特别熟悉甚至张口就能背诵的经文，有多少是在教会里呆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自己就也会说了，又有多少是在个人的日常读经中实际遇到并且带来生命改变的经文，从这些就能知道这状况是多么地普遍了。

良好的、甚至有纪律的读经习惯可以通过门徒训练等教会牧养体系中的各个部分被系统地建造起来。在实际情况中，直接牧养者需要始终关切这一问题，为此祷告，也鼓励组员更渴慕神的话。

**2）服事者应当更紧密地在圣言中与基督联合**

帮助信徒实现在圣言中与基督的联合，要求服事者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们，用纯全的福音来引导他们。借用耶稣的逻辑，我们服事的组员对神的话语模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在圣经上下的功夫都远远不够。我们说要用神的话建造弟兄姊妹，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我们的懒惰和拖延使得我们自己里面都没有神的话，说什么给他们听呢。不仅是对于圣经的通读、灵修，也同样在对圣经中显明的教义的思考和确认上，都不断显出服事者的匮乏来。教会的存在和发展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神做了什么，在于我们对圣言的尊重和顺服上。

为了你的小组，为了你自己和你所负担的灵魂，我们应当首先更加热切渴慕神的话语。

**2、在圣灵中与基督联合——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耶稣复活后升天，门徒们显然不再能够直接看到耶稣身体性的存在，但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实际上是指神的道、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和内住，和作为基督身体存在的教会。圣灵的工作包括使人悔改、重生、引导信徒顺服、启示等[[124]](#footnote-124)，在信徒的日常生活中，与圣灵的联合最通常的体现，是在祷告中与神交通。

**1）帮助信徒在圣灵中与基督联合**

没有读经祷告的习惯，在实际行动中缺乏引导和提醒，很多弟兄姊妹在生活中的决定就因而必然是盲目冲动的，听从内心的想法和世界的潮流。有多少时候教会里听不见祷告的声音，祷告变成了聚会开始前和结束时的例行公事。重视我们的行动，而不是神的行动，相信自己的决定而不是神的心意——祷告是比读经更难以操练的属灵习惯。

服事者应当帮助组员建立这个对每个人而言都极其关键的习惯：在祷告中寻求安慰、提醒和指引，也在祷告中悔改、赞美和感恩。否则无论是在个人生命，还是小组甚至教会整体中，我们或许能够看到短期内的活跃，却难以看见生命真正成长起来的蓬勃。

**2）为组员祷告的荣耀和责任**

因此，也特别建议服事者每周有固定的时间为组员祷告。服事者应当有这样的心志，无论小组中是遇见值得感恩的变化还是令人沮丧的消息，在我们向上帝忠实地报告这些状况之前，尽可能不首先去与同工或其他弟兄姊妹分享。能够为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灵魂祈求，是多么荣耀的事情。试想有人托付他极其宝贵的儿子请你照看，你总是在他面前夸奖他儿子或者为他的儿子担忧挂虑，总是会让对方格外高兴，但如果一遇到什么事情，就直接越过主人跑去和其他人随意评论他的心肝宝贝，他肯定不会喜悦的。

为着小组的每一点微小的变化而付出代价，而其中极其重要的，就是奉献我们的祷告在天父的面前。通过不依靠神的方式试图使得组员依靠神，如此可笑的想法常常是我们实际中的行动。

为了你的小组，为了你自己和所托付你的灵魂，我们应当更加恒切地摆上，用膝盖来服事他。

**3、在圣徒共同体中与基督联合——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神的呼召和拣选在旧约时代是对整个以色列族系，即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后来这应许传递给了以撒和他的后裔，再后来是雅各及其十二个儿子，这里发生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拣选和应许。在新约的时代，作为“真以色列人”的教会整体成为神拣选和赐福的共同体，就如加尔文说，“我们必须保守与神的真教会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她是一切敬虔之人的母亲”[[125]](#footnote-125)。

**1）关注组员在教会和小组中的委身**

云南是中国南方吸毒和贩毒最猖獗的地区之一，当地很多毒贩子甚至直接引诱中小学生吸毒，卖毒品给他们。据说有位牧师很有负担，就长途跋涉到云南去，在当地找到这些学生，传福音给他们。学生们不少也都信了主，吸毒的事情在他们中间也很少听说了，牧师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自己原来所在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他路过云南去看望当地的学生，却发现这些学生又重新回到了从前的状况里。他很不解，当时分明看到学生们真切地知道了吸毒得罪神并且毫无益处，都悔改并决心远离罪恶了啊。后来偶然和一个毒贩子交谈，牧师问到这个问题，说你们是怎么这么有能耐的。毒贩子很轻松地说，没什么，只是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学校门口等他们。

今天很多信徒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压力，在软弱中常常不能稳定委身在教会聚会，慕道友也可能是来过一两次之后因为没有人再次邀请，也就不会再来了。在与敌人争抢灵魂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意识到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争战。关切没能来到的组员是什么原因，当天就打电话去关心他们，对于新人也发短信或打电话再次邀请，并且和带他一起来的弟兄姊妹一同帮助他稳定委身在教会和小组中。

**2）保持与组员定期的交通与联络**

教会牧者通常不一定能够顾及到每位弟兄姊妹的具体需要，而此时组长在“非紧急情况下”的探访和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有限的小组聚会时间里，每位组员不一定总有机会表达自己的问题和想法，平日中如果又很少联络，组长就不太容易得到组员的信任。不论时间是否紧张，但每周用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和组员见面或者通话，关心安慰鼓励劝勉他们，实际中通常是可行的。无论我们多么忙碌，每周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的时间，总是超过两个小时，何不把这段时间用来探访组员，做神无比喜悦的事。另外，主日聚会的前后也是非常好的时间，中午或者晚上一起吃完饭再回家，在交通中分享彼此的问题，也容易在组员做出一些特别举动之前及早有所发现。

这样的例子应当是屡见不鲜的。有弟兄因为工作的压力经常不能到教会中来，组长就每次都打电话给他，以至于这位弟兄在主日一接到组长的电话就立即知道是什么事情，甚至对此开始厌烦。但组长坚持如此做，后来感谢神，弟兄回到教会来了，分享说幸亏当时组长不管他怎么表达不耐烦都没有放弃，才使得他在软弱中有回转的可能。

帮助组员在圣言、圣灵和圣徒共同体中与十字架上的基督联合，应当是我们具体服事中始终的关切。如果没能了解组员的个人读经、祷告的状况，对于组员不能委身的状况视而不见，几乎可以说，我们肯定无法做到深入而有效的牧养。

**结语**

回到并且立定仆人的位置，在忠心的事奉中寻求智慧，始终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帮助我们被托付的灵魂在读经、祷告、聚会中实现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

我们所服事的众教会是无比荣耀的地方，是永生之神、天地之主的居所，是统管万有者基督的身体，是神正在施展他大能的作为的地方。盼望我们今天流泪撒种的，有一天一同欢呼收割！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2年3月第2期，总第34期。

# 组长在牧养中关切组员重生问题的必要性

**文/杖恩**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太7:22-23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关系到我们事奉的成败和我们将来如何站在主的面前。我们热切地服事，似乎只要是在教会里有委身和一定投入、参与的人，都希望能够在服事上多有果效；而你们，现在教会担当牧养责任的组长，想必更是如此。当然，不同的人服事的动机和目标都千差万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动机和目标都是“好的”，都是在神面前能够被肯定和称许的，都是在当“有火发现，试验各人工程”的日子能够经受得住的。那么，到底，到了那检验工程的一天，什么样的工程能够在神面前过关呢？这是我们都需要追问到底的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在小组事奉中作为组长需要首先关注的核心问题——组员的重生得救，确认救恩。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将仔细地分析圣经，证明对关注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求主开启你们的心，使你们能够得着从他而来的亮光。

首先，我要确立一个原则。当我们谈论事奉的时候，重要的不是我们或是别人如何评判这事奉，重要的是神。神的旨意是我们关心的出发点和中心点（来12:28）。因此，我要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个原则：如果一个服事没有被神自己所验中，那么无论在人看来，这个服事多么的光明和美好，它终究不过是草木禾秸。而我们评判这些事情的时候，唯一、也是至高的权威，是我们每个人手中所拿的神启示的圣经；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的作者是活的神。因此，可能会有人因为我所讲的信息而受到伤害，甚至感到受冒犯和攻击，也有人会产生疑问，或许也有人会得到安慰；但无论如何，我要不住地恳请你们：回到圣经去判断真伪！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说明这件事：

第一，我将整理圣经相关的经文，说明重生这件事本身的必要和关键；

第二，证明组长在牧养中，必须全力关注组员是否重生的原因；

第三，讲解为什么重生的问题在实际的牧养中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第四，给组长一些具体的实践性建议。

**一、圣经关于重生的讲论**

第一，耶稣基督，我们的恩主，他自己的话是最好的见证和说明：“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3:3、5）。我们的救主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虽然为神所造，但因其堕落而沉沦，因而，必有一个日子，永远的审判要临到世界和其中一切的民。将来，有永生、永死、天国、地狱、审判这些事情，这些都是极其真实的；而人，任何人，如果没有重生，就无法逃离灭亡的结局，与神的国永远隔绝。

第二，进一步说，在永生永死、天国地狱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中间状态”或“灰色地带”。人的结局，要么是前者，要么是后者，界限是分明的，而且在这二者间有“深渊限定”（路16:26）。

第三，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天然状态中（也就是他出生以来的状态中），都是灭亡之子的一员。无论他/她是谁，都处于败坏之下，带着与生俱来的邪恶天性（创8:21），与神的关系是隔绝的，都是神的仇敌（罗5:10），并且实际地犯了诸多得罪上帝的罪恶（罗3、5章），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可怒之子（弗2:3）。换句话说，无论他是谁，都在这个灭亡之子的范围内，无论道德高尚还是败坏，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是初生的婴孩还是垂死的老人，是表面上幸福的人还是可怜的贫穷人，是高层精英还是底层民众，是虔诚的宗教人士还是无神论者——无论是谁，都被圣经称为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林前15:22）。甚至连生在基督徒家里的人，虽然其父母因为神的恩典而得救，但因为他们自己是从肉体出生，而仍然被算作“在亚当里”的人，连他们也需要重生，不管他们从小看了多少信仰类的书籍，参加过多少敬拜，听了多少讲道，甚至自己也讲过道！“从小得救”这个说法，除了在神隐秘工作中极个别的特殊恩典以外，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不成立的。所有人都必须重生。

第四，耶稣基督为悲惨可怜的罪人受死，并从死里复活，这福音是所有罪人唯一的盼望，在基督以外无救恩，这是圣经清楚见证的（徒4:12）。然而，耶稣的替代性救赎，绝非一种普世救赎，也不是世人所以为的“博爱”，而是仅限于上帝选民的救赎。

严谨地说，整个圣经中对于耶稣代赎的功效的描述，是仅限于一部分人的，这部分人被称为“神的百姓，主的羊”（太1:21；约10:14、26、27）。约翰一书2:2不能证明“耶稣为所有人而死，为所有人完成了救恩”的看法，因为在约翰的著作中，提到“所有”一词时，基本都是在指“不仅犹太，也包括万国万民”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一节经文仅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无论是谁，都可以依靠他所流的宝血和复活大能得蒙重生——然后，才能进神的国。

但就算有人一定要以“单纯相信”约翰一书2:2为由来为普救论辩护，又怎么样呢？圣经中许多经文都清楚地说明：在审判的日子，有人会灭亡，一切不信的都会被定罪（约3:18；可16:16），大量类似的经文是我们不能装作不知道的，而我们的良心最终也不可能靠这些说词而得平安。

总之，既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而所有人天然又处于灭亡的处境中。重生，就成为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绝不可忽视的头等大事。

下面，我要特别地对重生这件事本身作一个详细的描述：

首先，重生是一个“质变”而不是“量变”。重生是一个人生命状态和性质本身改变，并与基督在奥秘中联合为一；因此，一个重生的生命和未重生的生命之间，没有连续性（约3:6）。这一点要特别留心。圣经中说“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耶13:23），但即使是豹改变斑点，也不能完全类比重生。重生可以说是从狼变为羊的改变，是从石心变为肉心，是本质性的变化。

因此，重生不是“做出来的”，重生的人是被圣灵“生出来的”，而有了新生命的人，才会接着“做”合神心意的事；但无论如何，若有人想要“做重生”，他的指望必要落空。

其次，那么一个重生之人是怎样的呢？他信靠神的福音，并接受了这福音中所提供的救主，就是耶稣，并真实地悔改归向了他，于是，他与上帝的关系也因此而和好（罗5；林后5），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因信称义”；同时，圣灵亲自洗净了他，更新了他，并且还内住在他里面。我们要特别留心：圣灵的工作绝不是一种“心理作用”，他的内住也不凭主观认识而改变，而是**实际客观地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圣灵的内住，被保罗描述为真基督徒的必然标志（罗8:9；弗1:13）。

当然，真重生的人也同时连于基督的身体，归入真教会中，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主要关注上面两件事：圣道，就是福音；以及圣灵。这两者也是密不可分的。以下，我要更详细地说明这两件事。

第一，圣经中所提到的“信”，都是指选民的“共同信仰”。（多1:1、4）有的人以为，每个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信法，似乎条条道路通罗马，但这完全不是事实。虽然我们也承认，不同的人得救，归回主耶稣羊圈的途径确实各有不同，每个基督徒各自的信心甚至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形态”；但他们归回的却是同一羊圈，同一位大牧人，走上同一条道路。因此保罗竭力地喊着说：“一主，一信，一洗”，“饮于一位圣灵”（弗4:5；林前12:13）。这共同之信，是圣灵运行的结果。

因此，虽然从本质来讲，任何一个真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救恩的人，都必然同时是重生的人，但因为外在的“信”和选民共同的这“真信心”常常大有不同；所以在教会牧养的实践中，我们必须关注这种基督真子民的共同的“真信心”是否已经发生在组员的生命中。

主耶稣曾经向凡听他讲道的人发出严厉的警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能进天国**”（太7:21）。在主耶稣看来，有外在的认信并不等于内在生命的重生，甚至，这种外在的虚假认信有时候竟然会结出相当美观的“果子”来；于是，有许多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然而，他们最终被主耶稣所弃绝。

因此，这是我们需要严肃思想的一件事情，而在当下的实践当中，有人持一种“决志重生论”，他们说，只要一个人决志信主了，他就是重生得救的人。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人真信了，那这当然无可厚非，是正确的说法；但事实上主耶稣不仅谈理论，也谈实际，他发出过上述的严厉警告，也在撒种比喻中说到许多不同类型的、不能结果子的假信心（太13）。因而，“决志重生论”实际上是一种相当严重的错误。

我并不是在否认决志这件事本身，有的人在传福音时让人决志，有的人不让，这都不是什么错误。错误在于：将一个有外在决志的人，**直接**当成有内在重生的人，并种下得救确据，而实际上，两者并不完全重合。

之所以我们对此需要更多谨慎，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的本性，任何一个人的本性，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中性”，仿佛选择“认真”或选择“自欺”都有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一般。圣经对人性的描述是：“比万物都诡诈”（耶17:9）。人的心极其诡诈，是善于欺骗的，不但骗人，还欺骗自己，甚至还试图欺骗神——这是每一个人内心中都有的、而且是压倒性的倾向。人的心自然而然的选择必定不是重生的窄路，反而会千方百计地逃避。人希图通过肤浅之“信”来欺骗上帝和自己，然后，一边逃避向神的全然归正、回转、顺服，一边继续暗中顺服世界、肉体和魔鬼；还在表面上很敬虔，似乎“信得很好”！——在教会的服事现场，认识到这一点也格外重要。

从正面来讲，真假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标志，就是这样一种“严肃对待自己，尽量和自己过不去”的态度——这实在是对抗人天性中诡诈的一剂良药。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说得好：

“假基督徒感觉不到永生的严肃性，也不晓得永生要建立在正确根基上的重要性。相反的，真信徒则是谦卑和谨慎的，因为他感到要站立在神——这位至圣的审判者——面前，是一件极其重大之事，但虚假的确信对这点则毫无察觉。假基督徒无法察觉他内心有多盲目、多诡诈。他虚假的确信使他对自己的看法有极大的自信，然而真信徒却对自己的了解采谦卑的态度。”[[126]](#footnote-126)

我们对自己要有这样严肃的态度和谦卑谨慎之心，对于我们所服事的人，也要帮助他们有此谨慎。

第二，从另一个角度讲，真信心必然伴随着圣灵活泼的工作。是否得着了圣灵，也会显出假信心的马脚来。每个人都需要严肃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已经得着了圣灵（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内住在我里面？”保罗把圣灵的内住当做是一个毫不含糊的界线：“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8:9）真信心，和圣灵实际内住的经验，就成为了密不可分的两件事，二者同时发生在真正重生的人身上。

同时，圣灵也是产生真信心的源头。圣经对此有确切的描述。保罗说，上帝“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加1:16），圣灵将对耶稣的真切认识加在一个人的里面，叫基督“成形”在他心中（加4:19）。而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实际的经历**。得救意味着一种对耶稣的属灵看见。耶稣时代，在他身边跟随者甚多，但并非每个人都“见了子”，也不是每个认为自己信他的都是神的儿女（约2:23-25），只有那些因着圣灵而有对耶稣真实属灵看见并形成正确认识的，才叫“见子”。

因此，清教徒对于“重生经历”尤为看重，不是没有道理的[[127]](#footnote-127)。虽然他们在实践中看似有点“过头”，但我认为即便是这样略微的过头，也比对此毫不关心要强得多。我认为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一种“神秘性的经历”，而是关心信心的真实性。我常常看见教会里一种极为致命的误解，认为知道“神做了什么”就够了；然而，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步骤，就是“圣灵在我身上运行了什么”。光知道神的作为没有用，因为如果圣灵不把这些运行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他就仍然是在诸约之外。我们不能假设，神的救恩之约天然就在一个人的头上，差别只是他是否了解——这背后隐藏的毒素仍然是某种形态的普救观！事实上，任何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归入这救恩，都是圣灵大而有力地运行在他身上的结果。

最后，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件事：任何重生得救的人，都必须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有人说，“别担心，神会一步步把你带进去的”，“他爱你，必定会为你成就重生”，“上帝正在做善工，他应该会做到底，做成”；他们以这些话来叫人“放心”。**这些话看似很合乎圣经，也很“安慰人”，但其实，一切的“别担心、必定、应该、正在”都不能成为人的安慰！[[128]](#footnote-128)**因为，处在这个阶段的人：

1. 他尚未重生。这些话本身的意思足够清楚：“正在变”意味着“尚未成”。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变成”神的儿女，那么他现在就“正在是”魔鬼的儿女，因为没有中间状态。

2. 他正在往好的方向走，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最终一定会走到。事实上，许多人走到天国的大门前，却没能进去；许多人身上似乎有神许多恩典的工作，却至终没有进入新生命的里面；许多人似乎开始在“离神越来越近”，但因为在关键的争战中没有胜过，最终跌倒[[129]](#footnote-129)。圣经上有好些这类的见证，现实中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神爱世人”并不保证神必定会救这个人，正相反，如果这个人一天不悔改重生，那么他一天就仍在罪和死的权势之下，魔鬼仍是他的主，并且随时准备着要把他拉回更深的深渊中去；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你必须重生”这句话仍然急迫地在他们耳边呼喊。对此，我们要特别留心，因为服事的失败很可能会发生在人“接近神的国”之时。

至此，我已经再次把圣经中对重生一事的相关说明作了一个整理。这样的整理仍然是不够细致，但也足以使我们有一个概要性的认识了。我们必须时刻记得：重生是必要的，是人进入神国的必要条件。

**二、组长在牧养中，必须全力关注组员是否重生的原因**

首先，关注服事对象的重生与否，还不是一个“重要性”的问题，而是“必然性”的问题。一个自己蒙了重生的人，必然也会相应地开始关切别人的重生得救问题，这是因为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而自然而然地会发出来的关切；相反，一个没有得蒙重生的人，对别人是否重生也不会有太多的关切，因为他对于一个罪人的灵魂所必要面对的永生和永死两种结局的区别缺乏认识，也对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陌生而无知。

第二，这是神给所有服事之人的首要托付，即，为了羊群的灵魂而警醒，将来要为他们的灵魂在神面前交帐（来13:17）。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有帐要交，我们要为自己所行的交帐，为所信的，为所做的交帐；但圣经特别提到，服事的人要为灵魂交帐。

你所服事的人，将来能否在神面前站得住？能否最终进入神的国？你将来在天国里能不能看到他？神将来要在这些事上审问你，他特别地将灵魂托付给了你，他也极看重这件事，主耶稣所关心的不是世界，而是灵魂（太16:25-26）；所以你要警醒，要关心他们最终的结局。

这并不是说，组长不应该关注别的事情，比如组员的生活所需、身体病痛以及情感的成长等，但如果一个组长把关注点都放在这些事情上面，而丢弃了那最重要的，他岂能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

第三，对任何人来说，重生这件事都是：1）他最需要的——上面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证过了；2）他最逃避的。

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人最逃避的是救恩？根本原因是：每个人都生在罪中，生在背离神的本性当中，黑暗是他的人生方向，而不是光明（徒26:18）。对人来说，最需要的重生，竟然成为了人最为逃避的事情，真显出人的悖谬！从直接原因来讲，人之所以逃避，是因为重生意味着他的老我要“死”，使他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一“死”，是人最不愿意接受的。重生，意味着对罪人过去这一生所建立的一切的彻底否定，也意味着对他们现状的否定，意味着他们被基督的十字架定罪，更意味着他们以前通过无生命力的虚浮之“信”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感要被打碎；因此，他们逃避重生。我常看见，一个平时不怎么聪明的人，在逃避面对重生的时候，简直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因此，对于一个组长来说，不应当认为，人会自然地选择对他们有益的事情；反而要竭力地为他们自己所无法察觉，也不可能自发地去追求的益处而工作。

第四，虚假和自是的“信心”，比不信更可怕。一个人如果不信，当他被光照，明白了原来需要信靠主才能得救时，他会相信；但一个实际没有得救的信心，而同时却确信自己已经信了的人，是很难再面对“要信”这个问题的。然而，他们的危险处境并不因为他们不面对这个问题而消失。同时，撒但也乐于制造并强化虚假的确信，以此把假基督徒完全放在撒但的权势之中。

第五，所有的组长都应该确认这件事：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你对组员一切的服事，一切使他“成长”,“建造”他的努力都毫无意义，甚至还会加速他的灭亡。这就如一个农夫，如果他种下了活的种子，那么随着不断地浇水施肥，种子会生长，结果实；但如果他种下的是死的种子，那么浇水施肥不但不会使种子生长，还会使它更快地烂掉。

第六，如果大量实际尚未重生的人受洗，加入教会的正式会籍，长久聚会，甚至在教会里担当服事带领别人，这对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来说，实在是许多问题的根源！虽然我们主曾说过，麦子和稗子会一起长，但他绝不是在说这是件好事，只不过是在说审判的时候由神决定而已。而如果教会对此毫不关心，任凭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会使教会越发远离神的旨意，发生危险的质变。

进一步说，对不信的慕道者来说，如果他看见教会里许多实际未重生的人却受洗，成为教会的正式会员，这无疑会成为他的榜样，以为得救就是那个样子：“看哪！教会里许多老信徒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非常安全，因为这是基督教会的主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将使教会成为一个“逃城”，令一切想要逃避真实的悔改、信靠的人，可以往那里“逃命、得庇护”。

对服事对象重生的关切是如此的重要。但实际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却是许多的忽略，甚至在一些服事的人那里，成为完全不关心的事情。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

**三、为什么重生的问题在实际的牧养中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我大致上把原因分为两类：

**1、观念上的错误**

事实上，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产生了实践当中巨大的偏差。

1）决志重生论的影响。上文已经详细提到，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之，我们需要将这个观念纠正过来，把决志（**它本身是好事**）放在正确的地位上来看待。与之相关的错误，是把“知道”和“生命”完全等同。有时候，组长带小组的目的就是要让组员接受一套“基督教基本知识普及”，仿佛把这些都接受并承认了，人就有新生命一样。比如我曾听见有人说：“从小长在基督徒家庭里的人多半都是重生的人，因为他们从小接触这些，对这些知识都明白和了解。”一旦采取这样的观念，组长就立刻失去了对这个服事对象灵魂的关切。

2）组长有比灵魂得救更为看重的事。这涉及到组长的理念。有的人带小组，所期待的无非是组员之间的团结和相安无事，有的比较看重小组内的医治，有的则更看重圣经和教义上的知识，这些都是作为小组事奉而言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的重要性都远远比不上重生的问题。我不得不说，有时候我们不自觉中会有一种非常残忍的“温柔”：通过我们的事奉，一个个灵魂或许找到了关系上的归属和依托，“破碎”的心灵似乎也得到了医治，但因为没有实际的重生，却落入永远与神隔绝的境地当中。

组长们，今天我愿你们想一想，当你服事的时候，你最看重的是什么？这个省察很有必要。

3）当灵魂得救不被看重，或是仅仅作为“重要的事情之一”而被轻忽对待时，服事的人难免会陷入许多肤浅的信念之中。从轻忽生出来的，是只看表面。例如，当一个人在教会里表现得很火热的时候，往往被看成是一个“热心而虔诚”的基督徒，人们会说：“他现在多么火热和追求啊，甚至为信仰付出过一些代价，神在他身上施行了大改变！他现在热衷于各种服事，都可以做同工了”；有时会说：“看哪，那个人以前是多么凶暴的一个人，但现在变得温柔和平”；或是说：“他痛苦不安的心灵得到了医治，现在充满了喜乐和满足感”，“他现在会祷告了，神还听了他不少的祷告”……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地觉得，不需要去关心他生命实际重生得救的问题。

事工、品格、心灵医治以及祷告的确都是基督教的组成部分，并且给人以极大的优美感，打破这种“美好”，往往被看为偏激和极端分子的行为；而重生之道带给人的心灵冲击、破碎甚至是与“医治”背道而驰的。一旦在服事者的心中，重生不是他最核心的关切，他就宁可满足于这些表面的现象。

我们必须要清楚关于救恩的基本观念：得救是唯独靠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那一个**恩典（就是他的死和复活），人自己的义和一切的努力都在其中毫无参与，只能凭**信心**依靠**这恩典**得救。任何外在的事情并不能直接被当做重生的标记；而同时，热心、虔诚，甚至所谓的“医治”这些事并不都出于神，并不都是重生的果子，也有出于人的罪和魔鬼的。比如，当一个人接触到某些他从未听过的道理时，往往会出于好奇、自义，或是别的某些隐秘动机而变得相当地火热；此外，假先知也善于使用“医治”来安慰人。面对这些（有的是出于神的恩典，也有的不是），我们都需要审慎地看待。

如果我们不希望陷入这样的误区里面，就应当对核心的救恩之道有清楚的认识，同时将专注点放在对灵魂救恩的关切上。我们的目光要聚焦在主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一点上，如果偏离这个核心，即使真的是神的恩典，也对人无益——因为连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都有可能灭亡，而祷告曾蒙神垂听的以色列人也倒毙在旷野（民11）。

4）以“人会软弱”为借口。常常有人会说：“即使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常常会陷入相当大的软弱和罪当中”。首先，这句话是对的，完全合乎圣经，一个重生的人也会常常表现出相当大的软弱和败坏，显出罪性的力量即使在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身上，也是如此的强大，而对于属血气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但说这话的人，却往往以此为理由，拒绝一切的省察，试图蒙混过关，把任何属血气的表现，都当成是“基督徒的软弱”来看待。我要对此作三点回应：

a. 概念上，我们要作仔细的区分。“软弱犯罪的人**不一定是**未重生得救的人”和“软弱犯罪的人**一定不是**未重生得救的人”，这两句话只有略微的字面差异，但意义相差相当大。前一句话当然是正确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表现为属血气而非属圣灵的人，都可以因此而悠然自得！你凭着什么可以肯定你是在“属圣灵的软弱基督徒”当中，而不是“属血气的未归正者”里呢？对于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认真地确认，而组长对此同样负有帮助的责任。

b. 同样会犯罪甚至陷在罪中，但重生之人和未重生之人会在反应上有相当大的区别。未重生的人，当自己犯罪时，会不那么在意，可能他会多少对罪，特别是罪带来的恶果有不安，但因为他整个的灵没有被更新，因此这种不安是短暂的、轻忽的，他对自己罪的看法，并不是那么邪恶的——他不认为自己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也不认为有必要为了离弃他眼中的“小罪”而付上他认为“太过极端”的努力；而且一旦知道“因信称义”时，更是倾向于轻看罪恶。

但一个重生的人却完全相反，因为有新的生命和性情在他里面，因此他的不安会是持续的、认真严肃的，他不像未重生的人那么“勇敢”，他很小心，生怕万一与神远离或隔绝，直到他从圣灵得着真实的安慰之前，他都不会有这样的“勇敢”；同时，他对自己的看法是“越来越坏的”——因为他蒙了光照，他看见了真光，就越发知道自己的邪恶与败坏，并因此而自恨并且竭力地斗争。

c. 定意不顺服神的人，即使在神那里，是已经重生的人，仍然不能得到**得救的确据**，这也是出于神的安排，为了要让他的儿女有谦卑的心。如果他们在某些时候定意悖逆，抵挡神，与不信的人所行的一样，神就收去他们的平安、喜乐、确据，而使他们落在黑暗的光景中，为的是激发他们的心，不再安于黑暗，而重新归回顺服和平安的道路上来。

而在牧养实践中，让这样的人面对自己得救确据的问题，仍然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之法。

5）误解了信心的简朴性。这个误解几乎发生在所有层面的人群中。有人说：“我以前就是觉得，得救就是一个人‘简单相信’，只要相信就重生了。但听你讲这些，我觉得有一种把信仰搞得很复杂的危险。”

我的回应是：信仰本身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非常简单，轻省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十分复杂和艰难的。正如一粒种子，很小很简单，但内部的生命体却很复杂，它是有生命力的；但一粒小石头就不同了，它也小也简单，但里面没有生命力。仅仅用简单性来衡量信心是不够的。

而更为关键的在于：信心之所以能带给人救恩，不是因为信心本身有什么能力，而在于信心的对象有能力；离开了对信仰对象的专注，信心本身一无用处。有的人死死地抓自己所谓“单纯而简单的信心”，仿佛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信”，而且这个信心很符合“简单”这一美好品质，此品质可以给他们带来救恩的平安；但对于主的拯救作为本身，他们却一知半解，甚至全无了解。这样的信心是虚的，因为真正的信心是“见子”（约6:40），是“认识”基督（约17:3），而不是“我不知道别的（也不愿意知道别的），只知道我在信”。

6）认为重生是一件奥秘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从根本上判断，所以也无需认真关注。的确，重生本身具有一定的奥秘性，严格地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谁能够完全准确地对别人是否重生作出判断。连使徒保罗也经历过这方面的痛苦（提后4:10），我们就更在所难免了。历代谨慎的牧者们，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爱德华滋牧师，都认为对于他人是否真正重生得救，我们不具有最终判断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判断。有的服事者会对于这样的判断有恐惧之心，生怕自己因错判而得罪神，这样的态度很是可敬；但据我的观察，在实践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牧者，会对所服事的对象连一丁点儿判断都不作——实际上所有人都会在心里作判断，就像关心学生的老师会判断学生的状况一样，不然，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所服事的灵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和进步时，为他们而欢呼和感恩呢？

那么，我们该作什么样的判断呢？答案是牧养性的判断。我们根据所服事对象的言行等等，对他们实际的属灵状况作出基本的牧养判断，并根据这个判断给他们相应的属灵引导；而同时，我们却不把这个判断作为一种绝对的、丝毫不可能错的判断来看待，更不能直接地将这样的判断拿去给人定罪！

**2、组长有隐秘的罪**

实际上，对于重生问题没有应有的关注，也可能出自组长的罪。这些罪往往不是显在的道德性犯罪，而是相当隐秘的罪。

1）懒惰。当我们真正开始关注别人的重生，为他们有“真信心”而竭力的时候，我们必然会为此付上更大的代价，付出更多的警醒、祷告、殷勤、爱、忧愁等等；然而，一个轻轻忽忽的事奉，却不必或者只需较少地付出这些。因此，如此不肯舍己的心和那被神讨厌的懒惰，就成了这当中的阻拦，一个组长可能在内心深处多多少少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于是就采取逃避。

甚至有的人会说：“这不是组长的职责，是牧师的职责！”我认为这是对于事奉的一种误解，仿佛较为基层和较为微小的服事就不需要关注核心问题了一样。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正是因为组长的服事是教会的基础性服事，才更需要关注，因为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组长的事奉正是作为平信徒牧者的事奉。

2）希图外表的繁荣。常常，服事本身也会带来荣耀或是蒙羞；因此，为了使自己的小组在表面上更为“繁荣”，有“快速的增长”，或者迅速培养起“接班人”（当组长服事压力大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种试探！），组长会被试探而忽略生命本质的问题，而追求外表，失去对一个个灵魂的真实关切；尤其在以事工为导向的服事中，这是经常出现的。这样的罪在服事中需要常常对付，不然，稍微积累，我们的服事便立刻失去生命力。

3）看人情面，过于看重神的旨意。简单地说，就是“不愿意得罪人”。说实在的，在看重人际关系的中国教会，这是一个相当容易犯的罪，而且，这个罪会很严重！一个服事神的人，不应当为了保持人的情面而违背神。想一想，你对重生问题的不关注，是否是因为怕这样的关注会使你在服事中更容易得罪人，更容易“刺伤”人，使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疏远，所抵制，甚至攻击？因为对重生问题的关注，会直接产生属灵的争战，其结果就是，你可能会得罪很多人，而且这些人看起来都有“弟兄姐妹”之名。

4）虚假的心。直接面对重生问题，面对救恩之道，会使组长自己的生命直接暴露在福音的大光之下，这会揭发组长自己里面的、生命的真实问题，甚至对组长自己的得救确信和安全感构成挑战；于是，组长有可能会选择与组员一起逃避、抗拒，但他本来却应该带着组员，真实地面对神，也面对自己。

一个在准备高考的学生，会认真地对待自己在每一次训练中做错的题。他不会满足于放松标准，在平时的训练中给自己一个“高分”，正相反，他巴不得平时会出现一些“低分”，好把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好叫他在真正决定性的考试中不至于被这些绊倒。他的老师也会这样，不会让学生满足于一个平时“考高分”的假相，而是会竭力地帮助学生面对每一个可能会造成他重大失败的因素。

我们本来应该是比他们更为认真的人，因为我们将来有一次比高考更严肃的“考试”；但希奇的是，我们却常常不以为然，满足于一些轻轻忽忽的安慰和肤浅的盼望。因为我们无视虚假，不愿意去揭开它——揭开的时候总会有痛苦、羞耻，于是我们就逃避。

以上列举的，是非常容易显出来的罪，除此以外也可能还有别的罪，我们需要认真省察，看自己有没有其中的一样或几样，如果有就要及时悔改。

**四、给组长的一些具体的实践性建议**

在我给出这些建议之前，我有几点需要首先提醒大家：

首先，不要指望我会给你们一把万能钥匙，或是一种操作性、可传递性极强的模式，使你们可以直接照搬使用，我实际上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真正合乎神心意的服事，都是**生命的服事**。正如我们主耶稣用他的死换来我们的生，同样，我们在服事中如果不把舍己和受生产之苦（加4:19）这些事情，看为远比技术性的模式更为重要，我们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服事。总之，你必须以生命来养育生命，这当中的痛苦是你不可能逃避得了的。

第二，同样，因为圣灵如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约3:8），不受任何人为模式的控制，所以我们更不能指望一种可以“制造”新生命的方法。

第三，我也不打算在此提供一整套关于重生以及得救确据的系统讲论，关于这些你可以找到许多可靠的读物和讲道。

我在这里要给出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可能起到方向性的作用，并且防止一些不必要的弯路，也是我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首先，你当为自己谨慎，也为你所服事的人谨慎（徒20:28）。重生，是人生命的根本问题，你需要先从自己入手去关注，然后才有可能帮助别人。并且在任何的服事中，都以此为核心和根基性的关注。组长必须自己经过重生以及得救确据的关口，才能对组员有合宜的带领。

然后，在组长对组员重生问题的关注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鉴别，第二是引导。我作此区分，因为这很重要，小组基本上也有这两个基本的功能：

1. 鉴别。鉴别带有判断的意思，换句话说，组长要敏感于组员的灵性状况，对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作出基本的牧养性判断。前面对于判断的问题已经有过详细说明。

在鉴别方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看一个人是否重生，最重要的外在标志是：他是否以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为信仰的核心**。有时候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当一个人从无神论者变成一个热心的有神论者时，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是重生了；但这是很大的误解。

圣经中说，事实上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参罗1:18-21），人的心中都知道有神，只是对神的回应不一样；而同时，对神真正有效地回应，不是“相信有神，并愿意跟从神”，或是“愿意遵行他的律法”，而是对耶稣基督替代性救赎的回应。法利赛人不但相信有神，而且将信仰重心放在神的律法上，但耶稣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的信仰重心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的。一位道成肉身、并带着身体复活的基督对这个人的信仰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他不仅确认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把关注点聚焦在这上面，他对此敏感，整个生命的脉搏随之而动；而没有实际重生得救的人最多只是承认这件事，但对于它的重要性是麻木的，生命也不以此为中心，对耶稣的名缺乏人格性的有效回应。[[130]](#footnote-130)

除此以外，一个人对末世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标志。他是否确信主耶稣必再来审判世界？他是否以“那日子”来支配他当下的信仰和生活？在鉴别中这同样是重要考量。

2. 引导。光是鉴别不能帮助别人，更不能改变一个灵魂，如果在服事当中把鉴别直接宣告出来，搬到服事对象的身上，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因此我们更需要在引导上下功夫，同时在暗室中付出大量的祷告。我要说，对于一个服事的人，很重要的是属灵的**勇敢，**他必须大胆地面对现实的困难和张力，然后回到神那里去摔跤，最后面对人，不逃避，而是带着爱迎难而上。

这服事的人可能常常需要面对这样一种张力：他心里的判断可能与服事对象口里的认信不一致。你会发现一个组员很可能没有真的信心，但他口里却认定自己相信，这时，你只能把他**先当成一个真重生的基督徒**，然后耐心引导他。

在引导方面的一些重要原则，包括：

1）整全而突出地传讲福音，并且从不同角度不断地宣讲。**组长必须进行鉴别，但鉴别本身并不能带来灵魂的重生，因此需要把精力主要放在那些会产生生命重生的要素上面（比如：神的道，神的灵）**。事实上，一个灵魂的重生，最终只能是借着福音的宣讲和圣灵的工作，在这样的宣讲当中，必须要整全，而且突出福音。服事的人要像保罗一样，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的十字架，他不可认为“十字架福音只不过是圣经众道理中的一种”，而是要确信：圣经除了福音，没有讲任何重要的内容；并且相信这福音的大能。

2）我这里说的传讲，不仅仅是讲台上的宣讲，更多的，是指组长对组员的一对一个人布道。其实，这是组长的基本功，他必须要单独地与组员见面（这当中常常能感受到灵里的战斗），和组员确认福音中的每一个要点，做出有效的福音传递（这当中，组长要尤其注重具体细节），然后，把结果在祷告中交托给神。

3）在恰当的时机带领组员确认救恩，寻找得救确据。重生这件事本身确实具有相当的奥秘性，所以，**在实践当中，我们的寻求主要是专注于得救确据上面**。我可以大胆地说：无论一个人实际上有没有重生得救，帮助他积极地寻求得救的确据都可以给他带来生命的益处，或是重生，或是圣洁上的长进。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并准确地把握神的应许，同时省察自己生命的状况，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救恩并且重生得救，另有人重新确信了他们已经在神的救恩当中。但实践当中并非总是正面的情况，也会遇到反面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做下面一件事：

4）攻击。这可以说是最难的部分，最有可能得罪人的地方，需要特别的勇气和谨慎。组长要帮助组员，把他所持的一切盼望都拿出来，看看这些盼望是否都建立在圣经可靠的根基上，有没有建立于沙土之上的盼望，如果有，就要拆毁。

组长需要挑战自己和组员：认真地与自己作对，要站在为神辩护的立场上，而不是为人辩护的立场上。人的本性诡诈，而细致地与自己作对，**尽量去查看圣经中有没有对我不利的话**——这是有益的实践。事实上，当你真的站在神的立场上辩护的时候，反而会更清楚地将福音的爱和恩典“显明”出来，使人得着真实的救恩。

但常常，组员因为胜不过自己的本性，无法彻底地与自己作对；所以，组长需要常常扮演起这个非常讨厌的角色：**站在神的立场上，攻击人的罪、自义和虚假确信。**

5）用只有真基督徒才有可能面对的信仰义务挑战对方。有时候组长会遇到上面提到的张力：他实在感到，自己牧养的组员不太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对方却坚持认为自己就是信了。这时候，必须首先将对方当成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来看待；但既然他宣告自己的信仰，他就应当承担信仰义务，比如克己的生活、负十字架、牺牲的爱、奉献等等，而且，他不是做到其中一部分就可以了，而是必须竭力追求完全。

这些都是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可能面对的。当一个认信的人面对自己的义务时，他会受到挑战，假如他实际未曾重生，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自己做不到。这时是他重新反思自己信仰的机会。

但有的人会抗议，认为这样“太律法，讲恩典不够，感到压抑”，这时对组长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应该和组员**确认恩典真正的含义**！让组员明白，恩典不意味着降低神的标准或放纵，恩典的意思是：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自己因为无法达到神的标准而有的过犯。律法在恩典中被成全而不是废除了，而被恩典更新的生命才有可能真正去实行基督徒的义务。

进一步地，还有几个原则：

**不要在真理上作哪怕最小的“放松”。**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死死坚守福音真理，寸土不让，会显得“不近人情，没有爱，太硬”；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网若有一个小洞，鱼也会从洞中跑掉，在救恩真理上哪怕是开一个小小的口子，也有可能使你彻底失去救一个灵魂脱离死亡的机会，让罪人不是逃到基督那里，而是逃到虚假的确信当中。如果真是这样，你所夸、所珍视的“爱”在哪里呢？你又怎能被称为好的“得人渔夫”呢？

**敏感于神的带领，与神同工。**神应许“干渴的人”可以白白来得水喝，他也不折断“压伤的芦苇”，因他话而战兢的人他必看顾；他对忧伤痛悔的心宣告白白的恩典，而对任意妄为和自以为义的人宣告律法与审判的严格，并且要求彻底的悔改。作为事奉的人，需要敏感于神的带领，事奉才会有生命力在其中。

当我们真如此去行时，我们才会开始发现，原来服事不容易，不是人可以做的。这时，我们不要怕困难，要勇敢起来，依靠我们神的大能。牺牲和舍己在所难免，在具体的服事当中，所需要的智慧和爱心，是只有身处牧养前线并不断经历服事之辛劳的人，才能体会到的。实践的智慧是在服事的过程中学会的，更可以说是神在过程中不断加给的；所以，在对灵魂的爱和迫切中不断地挣扎着学习吧！

总之，在真理上需要毫不退让地坚持，但也不要因此而失去爱心和忍耐，同时在技巧上不要失去灵活，做勇敢而有智慧的牧人。

**后记**

这原是笔者在本教会一次针对组长的牧养研讨会上所讲的内容。本文的真正用意在于：提醒服事教会的组长，将重心放在组员的重生问题上并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虽然简单而明确，但却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注。

对于重生这个主题，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些异议，但无论我们采取什么看法，有一件事对我们来说是明确且必须认真地再次确认的：**“人必须重生”这件事，以及神国降临与永远审判，对我们来说，的确是真实的吗？在你心中，什么是对你和对别的人最为重要的？**一旦我们确认了这件事的真实，并为此而焦急和迫切，采取什么服事的理念或策略反倒是其次的事情了；而激励读者在心里面产生这种因信心而来的迫切，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2年3月第2期，总第34期。

# 主日小组：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共同体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礼拜日是基督徒记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在这一天，神的儿女们会在教会中共同敬拜神。虽然各个教会在敬拜的内容和流程上不尽相同，但基本都会有宣召、唱诗、讲道、祷告、奉献等。有一些教会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在处境中出于牧养的考虑，专门在主日设置了一个“主日小组讨论”的环节。他们设置的这个主日小组具体是怎样的？为何要设置主日小组？这样的小组对主日敬拜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果效？对教会整体牧养带来怎样的益处？具体如何落实？为此，我们采访了一间在主日小组的思考和实践上都比较成熟的教会，作为主日小组的一个范例，期待引起牧者、同工对主日小组在敬拜和牧养中的原理与实践一同的关注、思考和讨论。

一、什么是主日小组？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请简要介绍一下你们教会的“主日小组”是怎样的？有哪些主要特征？**

**教会几位牧者（以下简称牧）：**我们所说的主日小组，是主日敬拜当天将全体会众进一步划分成的小组，其实是相对稳定和长期的全功能小组，在我们教会中，是最基本的牧养单元。

也就是说，主日小组的常规聚集是在主日当天，不要求在周间有固定时间的聚集，不是为了某一阶段性目标而设置的，也不是主日三三两两临时凑在一起交通的小组，而是会设立明确的担当牧养功能的组长和副组长。小组的规模一般是3~12人为宜。

**编：请介绍一下你们主日敬拜的一般安排，以及主日小组大概会做什么？**

**牧：**我们主日敬拜的流程大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1）集体的唱诗祷告；2）讲道；3）奉献；4）圣餐礼（一般每月一次）；5）主日小组交通；6）最后是一起爱宴。

其中，主日小组交通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如果当天有新人加入，会先有新人介绍，然后祷告开始。主要内容分为三块：分享上周读经状况、回应当天讲道和推动本周属灵成长。1）分享上周读经状况不必全组一起交流，可两三个人一起彼此分享。若是全组显得状态低落、心不在焉,就从有什么难处和需要开始,先有些交流然后彼此代祷。这个环节大概占15%的时间。2）回应当天讲道的环节，作为主日小组交通的主体内容，可占70%的时间，包括对讲道信息的回顾、梳理及应用。通常组长会带领大家讨论如下这些问题：1.我的主要收获是什么？认识了关于神的什么或关于自己的什么？2.我的决定是什么?（决定要具体） 3.我的难处和需要是什么？然后，再读一遍当日的经文(如果经文较长，就读关键经节)。为个人的决定和需要彼此代祷。3）推动本周属灵成长，包括常规的读经祷告、个人布道的推动、督促组员参加教会牧养体系中的课程和训练，也包括分配值日工作，最后以祷告结束。这个部分大概占15%的时间。从流程和时间分配可以看出，主日小组交通的核心关注点是对道的关注和回应。

**编：刚才提到这个主日小组是比较稳定和长期的“全功能”小组，请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牧：**说“比较稳定和长期”是指这个小组不是阶段性的安排，更不是应对某种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稳定的结构和持续的相交，小组成员彼此的关系从主日延伸到周间，组员也不轻易换组。在以道为核心关注的同时，又有高度的委身、真实的团契相交，组员在其中有机会宣泄、被聆听、得医治，及主动担当服事。

虽然教会在周间也有小群体的聚集，但周间的小组主要是以主题查经、分阶段课程或祷告会等单一功能为核心目标，而主日小组是全功能的。所谓全功能，我可以用4W来表示，或者说四轮（Wheel）驱动的4W原则：1）Welcome（Warm up）：彼此相交；2）Worship：敬拜奉献；3）Word：话语；4）Work：担当使命。其中，话语是中心，小组是建立在话语上的属灵共同体。

**编：主日小组与周间小组是什么关系呢？**

**牧：**周间小组通常是某一特定功能目标的小组，不是长期的，比如某一课程的学习，课程结束了，这个小组也就结束了。

组员参加这些周间小组是由主日小组（主要由组长）来推荐和推动组员来参加适合他的相应功能性小组。用形象一点的比喻说：主日小组就像一个班级，主日组长像班主任；而周间功能性小组是不同的课程，组长像任课老师。班主任和组员一起选合适的课程，课程上完了，这个周间小组就结束了，但是班级却一直在。

**编：请再总结一下你们教会主日小组的目标与功能？**

**牧：**就主日当天来说，主日小组交通是主日敬拜过程中的一部分，**是共同体一同以道为中心敬拜神，也在道中相交；**从整体的牧养体系来看，我们把主日小组作为教会**最基本的牧养单元**。

在这里完成基督徒委身的所有功能：敬拜、听道、回应道、彼此相爱相交、代求、倾诉、鼓励、事奉、担当使命，都是发生在主日小组中。而且主日小组虽然是在主日聚集，但这些功能必然延伸到整周。因此，就其担当的职能来说，它自身也可以看为是一个小“教会”，里面有教会的身份、生命、功能、使命、权能和福分。

教会的成长就是小组的成熟，这成熟不是事情做得成熟，而是指共同体和信徒个人生命的成熟，这也就决定了主日小组是以造就人为目标，而不是以办成事为目标。

二、为什么要设置主日小组？

**编：谢谢！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基本了解了你们教会的主日小组的特征、内容、功能和定位。接下来，我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一些原理，也就是为什么如此设置，背后有着怎样的考虑，这样设置对主日敬拜和整体牧养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果效等。刚才说小组讨论是在讲道之后，核心关注是对讲道内容的梳理及回应。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牧：**主日敬拜应当以道为中心，这是宗教改革之后特别强调的，我们在讲道环节之后安排了回应道的主日小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点。

在对真理的领受和顺服上，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但在讲道之后，组长带着组员一起梳理、回应和落实讲道，是在共同体中进行的一个被矫正、被挑战、被鼓励的过程。**这首先有利于共同体一起确认是否清晰和正确地领受了真道。**信徒在听一篇讲道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某些感动，但是那个感觉是模糊的，不会形成一种相对清晰的理解或表达，更多是感性上的，甚至有时是片面和错误的。但是在小组分享、讨论、解惑、总结的过程中，能够使模糊的部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把错误和片面的部分矫正过来。

**其次，这也有利于信徒对道的正确回应与具体落实。**我们不单要听道，也要回应道，要行道。小组的过程正是要挑战人，让组员做具体决定的。人是非常容易健忘和懒惰的，但藉着组长的挑战和彼此的鼓励与监督，组员会更加以具体的决定和改变来回应当天的讲道。如果没有小组讨论的设置，其实也就没有了在共同体中被挑战的过程，也没有监督、鼓励和彼此的劝勉，这样的话一个人是很难把所领受的道具体落实到生命中的。

圣经对于重大的福音真理，也是“多次多方”地晓谕和教导他的子民（参来1:1-2），这既是因为福音真理的重要，也是因为神知道人的软弱和需要。因此，听完讲道之后，能在小组中梳理一遍，又落实为后续生活中具体实际的决定，甚至到下一周的小组时仍会有询问、反馈和回应，这些都是主日小组的设置所带来的益处。

**编：就主日敬拜而言，为什么你们把主日小组看得很重要？**

**牧：**这涉及到我们对敬拜的理解。**敬拜是立约百姓意识到神的临在，并在这个意识中带着对神的敬畏、爱、顺服与神相交，这是敬拜**。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两件事：百姓共同体一起向神说“是，你所说的我们要遵行”；另外一个是百姓共同体在一起，彼此激励着与神相交。换句话说，一个是道，对道的领受与顺服；一个是相交，与神相交，也彼此相交。那这两个功能在主日敬拜的唱诗、祷告和讲道过程中能很好地实现吗？不太容易。不是说完全不能，而是程度有限，因此我们需要更自觉地去实现。如果没有主日小组的话，有些过程就被淹没了。听道挺感动的，然后就过去了；相交也是，散会之后大家打下招呼就走了，很难彼此切实地相交。所以，这两方面都需要自觉地去实现。

**编：请更详细地谈一下主日小组在这两方面对主日敬拜产生了哪些影响？**

**牧：**“敬拜”是“跪下，俯伏下跪”的意思。这就涉及到几个问题：谁向谁跪下？为什么跪下？其实这些都是在人和神的关系之中来问的。当我们谈敬拜的时候，我们谈的不是外在形式，而是有内在实质的外在展现。**当我以正确的方式认识神和他的荣耀，并因这个认识而有诚实的回应，把神当神，就是敬拜神。**

那我通过什么来认识神和他的荣耀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显明他完全的圣洁和公义，他对罪的恨恶与刑罚，甚至替百姓担罪的是他所爱的独生儿子时，他也绝不姑息；同时，也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神向着他的子民显明他完全的慈爱与拯救，透过基督的十字架，神救赎我这罪人，以属灵的方式使我联合于基督，称我为义，使我重生，保守我到底，将来在天堂永远与他同在。当神的百姓在基督里看见神向他显的能力、智慧、难以测度的慈爱、丰盛的荣耀的时候，不可能不满心欢喜和敬畏地感谢并赞美他，神也在他百姓这样的敬拜赞美中得着荣耀。（参弗1:13-23，3:14-21）

所以，**当我们说敬拜神的时候，就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认识神，赞美神的荣耀，与神相交，以神为乐**。因此，真正的敬拜者，一定是圣灵藉着福音之道所重生的人。因此，确认信徒对福音的认信，关注组员的重生得救，对于共同体的敬拜和牧养都至关重要，而这是主日组长职责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同时，一个重生的信徒，也需要持续地在福音之道中被牧养，使其越发地认识中保耶稣基督，也就能在基督里更好地认识神、敬拜神。

另一方面，在横向的“团契相交”方面，耶稣给他门徒的一个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但是这彼此相爱的命令要在哪里落实？你会说落实在教会中，但当教会成员超过50人，信徒又没有持续委身在具体的小组时，彼此相爱就很容易成为空话，而小组这样的设置就很利于落实彼此切实相爱。委身的小组成员之间因着人本身的软弱和外在的环境等因素一定会形成一些张力，而相爱反而是在这种张力当中实现的。在无可避免的张力和委身关系中，组员会学着在基督里彼此看待、互相舍己、服事按自己的天然性情本不喜欢的肢体，并和肢体一起同心合意地服事更软弱的肢体和慕道友，一起传福音。这种因福音而有的相爱、相交关系是属灵的关系，而不是属肉体的。

另外，这样小组里的团契相交，也会促进彼此向神的敬拜。比如：如果没有主日小组，每周的敬拜因为人数都差不多，很难显出什么不同，好像每一位信徒都挺好的。但有主日小组时，组长就很容易发现，哪些人没有来敬拜？哪些是新来的？组长就会和小组成员一起关心没有来主日敬拜的同伴，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遇到什么艰难了？这样彼此的劝勉、激励、扶持、相交、相爱，实际都落实在了主日小组。

这些都会对主日敬拜产生影响，使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是在外在热闹中的虚假的敬拜，而是在福音里、在属灵共同体中真正的敬拜。

**编：您刚才提到的“虚假的敬拜”，一般会有哪些表现？怎样才能避免？**

**牧：**真正的敬拜不是为讨人喜悦，而是讨神的喜悦；不在于外在的热闹、悦耳的乐器、宽大的场地等等，而在于因中保基督的代赎而心被恩感，歌颂神，藉着基督以神为乐（参罗5:1-11；西3:16）；真正的敬拜也不是按人的喜好随意而行，而是照圣经的规范规规矩矩地在基督里敬拜神（参约4:23、26）；不是人在集体狂欢中的满足，而是在由重生之信徒组成的生命有机体中、在同一位圣灵里、藉着同一个福音与神相交，也彼此相交（参约4:23-24）；真正的敬拜不只是聆听神的道、口头宣告信仰告白而已，而是也要在共同体中落实、顺服、传扬这道，在整个生命、生活中被这福音之道所支配、所驱动，叫荣耀归与神（参林后4:15；腓1:11；来13:21）；不是自我陶醉、自我满足，而是以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参腓3:8）。

主日敬拜应当以道为中心。**这既是在福音之道中，被圣灵重生之人才能在基督里敬拜神；也是只有在规范性的道中，才能合神心意地来敬拜神；又是回应这生命之道，在生命中顺服、跟从、传扬他，荣耀主名。**

而耶稣基督的福音落实在信徒共同体中的过程，实际就是牧养。敬拜和牧养是紧密关联的，就像五旬节彼得讲完道之后，众人感到扎心，扎心之后要作出切实的回应，于是问“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要悔改归信，并继续劝勉他们，于是众人受洗、擘饼、祷告，开始有向神正确的、共同的敬拜和相交。（参徒2:14-42）

**编：您在此谈到敬拜与牧养有紧密的关联，前面也提到你们把主日小组定位为最基本的牧养单元。为什么这样定位？**

**牧：**牧养就是福音之道具体地落实在信徒共同体的过程。首先，教会的牧养单元不直接是个人，而是小组共同体。要成为“最基本的牧养单元”就应该是每个人在每次小组的时候都要参加，不来是偶然的例外。这样的话，我们继续问：在我们教会，这样的牧养单元为什么不是周间小组，而是主日小组呢？

首先，最自然的想法，因为主日每个信徒都要来教会参加敬拜，因此主日小组是组员能委身且长久持续的。既是自然，实现起来就相对容易。而主日敬拜中直接就有向着百姓的话语宣讲、一起向神的敬拜、彼此的团契相交。

那么，周间小组有没有可能成为最基本的牧养单元？就现实来说困难极大。特别是在一线城市，那些每次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来教会、又坐一个多小时车回家的信徒，再让他们周间去按照同样的方式组织一次必须全员参加的小组，是一个大难题。就算付很大代价来了，小组却不能持续保证每次都有明确的内容和具体的目标，组员就很难一直持续委身。不能持续委身也就不可能成为常规设置，不能常规化就不能成为最基本单元。

再有，主日是一周的开始，在七日的第一日，小组共同体一同领受和回应道，而接下来的一周正是将这道落实在生命当中，周间的学习、小组、生活和相交也自然地成为主日小组牧养的延伸和落实。

**编：请更具体一些说明主日小组作为最基本的牧养单元是如何发挥功用的？**

**牧：**首先从信徒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说，组员每一步成长几乎都发生在主日小组中。从小组传福音中接触福音到认信福音、重生得救，又在小组中不断地确认福音，并且在此过程中，主日组长会推荐和推动他到相应的周间功能性小组受训练，他在小组中获得重生和蒙爱的确据，逐渐成长成熟，学会在基督里爱人，担当使命；再根据他的恩赐担当相应的事奉，慢慢可能成为小组的副组长，甚至最后作为主日组长来开始一个新的主日小组，这些都发生在这小组当中。事实上，我们教会现在大部分的教牧同工、传道人基本上都是从在主日小组中买菜、值日、服事慕道友、担任组长的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的。

这样来看，说一间教会增长了，就是小组和组员数目的增长，而其中的关键是：有多少能够担当组长、副组长的同工被兴起来。因此，不是绝对人数决定教会规模，而是同工，特别是组长同工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教会规模，如此形成的教会人数的增长会是良性的。神自己渴望得人、建立人，远远胜过某一个有野心的牧者想把自己的教会弄大。但是某个有野心的牧者想把教会弄大，而不考虑上帝得人、建立人的渴望，那么这间教会中会进来很多不幸的人，因为他们来到这里却得不到照顾和牧养。但是如果小组的牧养能够深入的话，教会的增长会是良性的，因为它是由越来越多的清楚福音、认信福音，并一步一步越发向福音委身的小组同工来构成教会整体的事工主体。**这就规定了小组的牧养是真正的以造就人为目标，而不是以办成事或仅仅以外在规模为目标。**

从神设立的蒙恩管道看，主日小组这个设置把道、圣灵、共同体这些使信徒蒙恩的管道带给每一位委身的组员。因为小组自身成为一个蒙恩管道的集中地，而且推动和保守组员常在蒙恩管道当中，这就是教会成长的要点所在。所以，在我们教会，常能看见这样的情形：一个信徒不管他当初多么火热，若没有委身在主日小组中，当他遇到世界、肉体、魔鬼的冲击之时，他就很容易退后甚至最终离开教会；反之，一个人无论他多么软弱和糟糕，充满问题，只要他委身主日小组，假以时日，他总能在福音里成长、成熟，甚至慢慢担当一些适合他的教会事奉。

如此，主日小组便通过话语、相交、祷告、事奉、担当使命，成为信徒蒙恩的地方，也成为推动教会以道为中心的整体成长的最基本的牧养单元。

**编：主日小组对于实现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和牧养是“必须”的吗？**

**牧：**不是绝对必须的。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和牧养是必须的，但具体的牧养形式则是可以在具体的处境中权衡的。我们相信会有一些没有主日小组的教会的主日敬拜和日常牧养也可能做的很好，但一定是因为他们以别的方式替代并实现了主日小组的功能。比如某种形式的门徒训练，或者有像清教徒那样比较好的家庭敬拜、周中聚会等等。

但可以这样说，要自觉地实现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和牧养肯定需要“小组”，因为若没有小组，道的回应与落实、福音认信的确认、彼此切实相爱、同心担当使命等都很难自觉地落实。

同时还要说的是，考虑到城市教会，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处境，主日设置这样的小组对自觉地实现这一目标是极为必要且有效的，可以作为单间教会基本和重要的牧养设置。就像上面提到的，信徒在城市的住处、工作地点可能都离教会比较远，交通就是一个问题；其次，工作时间一般是周一到周五的朝九晚五，甚至有一些周六和周间晚上都要加班。这就决定了周间很难每次聚集所有的组员，只能将一些功能性、目标性较强的阶段性小组放在周间，组长和信徒可以一起根据组员的时间、不同成长阶段相应的需要等，在一个时期内参加并完成。但主日小组却是比较自然和容易地实现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和牧养的基本单元和牧养设置。

**编：能否总结一下主日小组在你们教会的主日敬拜和整体牧养中达到了怎样的果效？**

**牧：**很感恩这几年来，神通过主日小组极大地赐福了教会，比较明显的方面有：

1）主日小组使主日敬拜更以道为中心。如果说我们强调主日敬拜是以道、以基督为中心的共同体敬拜，那主日小组确实使其更落实了。

2）主日小组加强了信徒对主日敬拜的委身。既是更容易了解到哪些信徒不够委身主日，进而进一步服事他；也是通过对道的回应与落实，使信徒更好地敬拜神。

3）主日小组有效地把信徒带到各样的蒙恩管道里。委身在主日小组中的信徒都能比较健康地成长，反之却很难牧养得好。

4）主日小组的设置，产生了非常多的一线“牧者”——主日组长。并继续在其中产生了可靠的、在灵魂战场摸爬滚打过来的全时间传道人。工人的成长成熟在使徒行传中是很被强调的，工人需要成长、训练、塑造，也需要被检验。主日小组是很好的训练和检验工人的设置。

5）主日小组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门徒训练。在主日小组中有很深的人格性的关系，组员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组长，组长牧养的是具体的组员。主的小羊就是在这种以道为中心的亲密相交的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

6）主日小组使城市教会更像家。这里有真道、团契、相交、代祷，因此，最了解一个组员的可能不是同事和家人，而是他的主日组长和同组的伙伴。帮助他属灵成长，陪伴他度过生活难关，在读经、学习、恋爱、婚姻、工作、事奉各样事上给予支持和鼓励的，也正是这群“家人”。

7）主日小组有助于更有效地、持续地、在共同体中确认福音认信。教会的实质是由一群重生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但福音认信、诊断和更有效地牧养信徒，既需要教会不断地宣讲福音之道，也需要在一个较长期和稳定的关系中，在彼此代祷和切实相爱的委身中，才能更有效地进行。主日小组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所。

8）主日小组有效地促进了分层牧养，以此更合理和有针对性地实现牧养。组长不断地被提醒，也被要求去察看羊群。以重生和成长为目标，一般会将组员分层分类，那些重生得救且在热心成长的组员在组长的带领下去照顾可能还没有重生的组员和慕道友。这样会形成更合理的、分层的、整体参与的牧养。

9）主日小组使得教会的成长是良性的。因为有一群有福音意识和确据的主日组长在主日小组中成长起来，再一起为福音齐心努力、牧养信徒。有了这样的主日小组，教会不怕大，规模大了也能保证牧养的落实。否则人数的增长很可能造成牧养的真空，积攒的问题也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三、如何落实“主日小组”？

**编：感谢神，神通过主日小组这样大的赐福了教会。以上我们谈的主要是从“原理方面”来说明为什么要设置主日小组，以及它怎样有助于实现以道为中心的敬拜共同体和牧养体系。接下来想就如何落实这样的主日小组，也就是更“实践性”的部分有一些了解。首先，要落实这样的主日小组，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牧：**从直观上看，主日小组的成长与成熟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主日组长，因为主日组长实际上是一个“小牧人”的角色。但再深入考察和思考的话，我们不禁要问，假如教会整体没有以福音中心的牧养意识，组长能做得好吗？不能，至少不能自觉地在福音里做。而他又实际在牧养，就一定会按他自身的经验，甚至按肉体的方式而不是自觉地在福音里牧养，这样的小组的特征就不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因此，**最重要和关键的，首先不是主日组长，而是教会要有清晰的、专注的以福音为中心的牧养意识。**

有了这样的牧养意识，就会想如何落实在某个牧养设置中。设立主日组长的教牧同工会知道自己设立主日组长是想干什么。组长不马上知道可以，而设置的人不知道却不行。所以主日小组的关键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自觉的牧养意识。有了这个，即便没有主日小组，也会有别的设置来代替。但是，从实践和目前的牧养体系来说，要达成以福音为中心的牧养和敬拜，其中极为关键的，确实是主日组长。

**编：在实践中，主日组长为何是关键？**

**牧：**其实前面也多少有一些提及，从教会的信仰告白与牧养的角度看，要实现教会的信仰告白的一致性，并在这共同的信仰告白基础上牧养和建造有同质性的生命共同体，这些最后都要落实到主日小组中，而主日小组如何就取决于主日组长如何。如果一个组长的福音认信不清晰，那个小组就很难期待在福音里清晰和成长；反之，如果组长有清晰的福音认信，也就是不仅有福音里的真知识，也有福音里的真信心，福音里的蒙爱体验，因福音而有的心志，被福音支配的生命样式，那么他就会如此带领这个小组。因此可以说，教会整体的体质决定于主日组长层的体质。

从教会成长的角度看，教会的成长取决于小组的成长，而教会能有多少个小组，基本取决于有多少能担当职分的组长被建立起来。如果没有福音认信清晰的组长，还不如不分小组，否则组员的牧养也得不到保证。

从教会功能的实现的角度看，主日小组实际上实现了教会实质性的功能：向上对神的敬拜，向内的训练、成长与相交，向外传福音，这些都是在主日小组中推动进行的，而推动落实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主日组长身上。

从信徒成长的阶段和相应设置来看，从听福音、信福音，到成长成熟，担当事奉；从被引导、被陪伴、被牧养、被带领，到带领、坚固、安慰和服事别人，都是在主日小组里发生的，因此，主日组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牧人”。

**编：你们是如何选拔主日组长的呢？**

**牧：**主日组长的选拔极为重要，因此选拔和考核也要相对来说严格。虽然还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但选拔的标准也是以那个为基准，差别只是在成熟度上。基本上是三个方面：福音认信与呼召、担当事奉的能力和相应的品格。

这三个中我们最为强调的是福音认信，因为这个决定了教会事奉共同体的同质性；福音认信与呼召主要包括：福音的知识和体验、对话语和灵魂的看重、对教会的爱；事奉的能力主要包括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行政组织能力；品格当中比较强调的是基督徒的属灵品格和一般健全的社会性人格。

选拔的过程具体会涉及，原主日组长根据以上三方面所做的推荐，传道人对其的观察了解和面对面的陪谈确认。有时也可能设立专门的组长选拔考试，其中包括笔试（圣经和教义）和教牧同工的集体面试。

**编：你们是如何培训主日组长的呢？**

**牧：**与选拔组长同样重要的是对组长的培训。我们有专门为组长编写的《组长读本》，本堂教牧也会给组长们做一对一或一对多的门徒训练，教会整体层面有确认福音认信的培训、如何带领常规主日小组的培训、如何带领查经班的培训，对于更乐意付代价的组长，教会会提供更系统和长期的装备。同时，不要忘了，主日小组的服事本身也是组长获得成长的重要途径。

**编：主日组长的职责有哪些？他通常要做什么？如何做呢？**

**牧：**就主日当天小组讨论环节来说，组长要在一个前提之下做三方面的事。什么前提呢？要意识到神的临在，也就是神在场且会行动。在这个前提下有三方面的事，如前面所说：分享上周读经状况、回应当天讲道和推动本周属灵成长。其中，要对个别在特殊处境和难处中的组员有特别的照料。

就主日组长的日常牧养职责来说，我们有一个七字决：推、荐、带、培、考、传、求[[131]](#footnote-131)。其中最重要的是：求、传和考。也就是为组员代求；带领组员一起传福音；考察组员灵性状况，包括确认福音、组员听讲道具体回应的态度、他的灵性生活等。

**编：最后请问，一个教会在自己的处境中，也想设置主日小组，可能会面对哪些难处？请提供一些建议。**

**牧：首先要在教牧同工层面确认以道为中心的敬拜观，以福音为中心的牧养意识**。若教牧同工都没有清晰的福音认信，没有自觉的基于福音的牧养意识，无论怎样都很难。若牧者都没有基于福音的敬拜和牧养意识，整个教会就是相当危险的。

**其次，培**养**和选拔一批能担当主日组长的同工。**这些组长是极为关键的，是教会中的“小牧人”，是教会的中坚力量。这些组长既可以在现有同工中产生，也可以在对委身成员的训练中产生。若没有能担当组长的工人出来，主日小组很难建立，倒不如先培养出一批主日组长来。当然，组长不可能一下子全方面地成熟，最重要的仍然是福音认信，有了清晰的福音认信后，品格、经验和能力都可以期待他在事奉的现场和后续的培养中不断地成长成熟。也就是说，组长也需要被造就出来。

**之后，就是实际的考虑分组了。**这里就有很多相对的、很细的原则。比如：分小组的时候不要拆散已经形成的“福音活力点”；组长要对其负责的组员有负担；组员是否愿跟这个组长；组员不同程度的生命状况；不同组员进行组合还是同一类型的组员分在一起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建议：最好一周或两周有一次组长会，使组长们也形成一个共同体，组长之间彼此扶持和相爱，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可能导致小组之间争竞嫉妒，是非常糟糕的；组员之间团契关系的建立要以福音为中心，要首先在传福音和使命中建立，而不要首先在吃饭和肉体中建立；定期组织“数羊会”，也就是传道人带领组长们一起分享组员情况，使传道人和其他组长一同了解，也是考察组长是否心中有“羊”，是否真的在牧养和照管主的羊群。

**更本质的仍然是以福音之道来牧养，在福音之道中敬拜。**不同的教会在处境中会有不同的设置来实现这个目标。但通常来说，形成一个以主日小组为牧养单元的牧养体系，对自觉地实现以道为中心的共同体敬拜，实现以福音之道建立人是非常有效的。

**编：**好的，谢谢！愿神使用主日小组的牧养模式，使更多教会的敬拜和牧养受益！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7年3月第2期，总第64期。

# 把一个灵魂当一个灵魂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

**约书亚**，八零年生人，2004年4月大学即将毕业时信主。

**陆百佳**，八三年生人，2000年春天高一时信主。

这对夫妇是北京某教会学生团契的带领人。从2005年到现在，他们所带领的聚会点从一个十几人的松散团契，成长为120人左右的有健全制度和纪律的教会；从两个人一步步尝试着服事到陆续兴起30位同工、形成团队型的事奉，其间祝福和造就了许多学生的生命，并陆续有弟兄姐妹出来全职服事。今天，80、90后学生的牧养渐渐成为许多传道人头疼的难题，但为何这两个“孩子”却能建造和帮助一大批的“孩子”起来，成为神的精兵？

本刊编辑部就此特别采访了这两位肢体，愿他们的经历和体会，能给学生群体的服事带来激励和帮助。

**一、他们的成长**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服事的？

**约书亚（以下简称亚）：**我是2005年的6月，第一次考研失败，第二次预备考研的时候，到学生团契就开始做同工了，在陆百佳的邀请之下。

**陆百佳（以下简称佳）：**我应该是03、04年吧。有一天牧者郑重地邀请我说，“陆百佳，以后你别觉得自己是小孩儿了，我邀请你做同工，我带着你，以后可以一起同工。”我觉得特别荣幸。2003年我开始带敬拜，然后还开一个新生命查经小组，查了两次，黄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编：**什么原因就黄了？

**佳：**我自己没有长性，查两次坚持不下来，就算了。那时特别幼稚，生命根本没有到可以服事的地步，就觉得反正也没人干，我就干吧，结果干也干不好，因为怕把人毁了，就不去干了。

**编：……**你是过于谦虚了，约书亚你刚开始参与了哪些服事？

**亚：**擦厕所，做饭，摆板凳，干各种没有人干的事。

**佳：**他还带敬拜呢。

**亚：**对，还带敬拜，但是不以带敬拜为主，以擦厕所为主。

**编：**看来以后擦厕所的弟兄有福了。你们刚开始服事学生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

**佳：**我对学生挺有负担的，觉得他们特别可怜，不认识主，就努力传福音。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就知道要传，看谁心里难过、不舒服，就去陪伴他，也没有特别成体系地去服事。有近两年的时间，人心特别硬，我死乞白咧地找人来信，带人查经，也没有什么好结果，一直到圣灵亲自动工才有果效。终于，神好像开了福音的门，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信主之后，大概一个月之内他就又带了几个人信主。这个过程不是人能左右的，好像是圣灵的一个浪潮，所以也真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可能圣灵在历史中也是这样，一波一波地作工，拣选一大批同辈人彼此同工，服事一个世代。

**亚：**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处于一种深深绝望的境况中，特别奇妙，圣灵在引导，让我的生命经历了很深的认罪。2005年从6月开始，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我都在认罪的过程里。当时在看《宋尚节传》，看到人要在神前逐条地认罪，我就受到启发，拿传真纸开始写认罪条，将自己从记事起得罪神的地方，一条一条全都写下来，然后跪下来，一条一条地认。在认罪过程中，更深地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知道他为什么为我钉十字架，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知道我这辈子应该怎样服事他。我每天去学校里的一座小山上祷告，基本上都是认罪，越认越轻松，自己的苦毒、重担一点点脱落，人就像蚕蛹破茧而出，长了翅膀，很娇嫩，慢慢地被更新，开始成长。所以我是在认罪过程中信耶稣，信耶稣就开始与神同工。

那时我开始向周边考研的同学传福音，同时也在教会里打扫厕所。为什么对打扫厕所印象这么深？因为心里有抱怨。在服事的过程中，慢慢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在这儿，他应该说什么话？如果耶稣在这儿，他应该怎么做？这是我服事最大的一个动力。

06年考上研究生，我和陆百佳被分到一栋楼里，我们俩就开始带一个查经小组。这个小组在地下室里，那时天还热，有特别多的蚊子，我们点一圈蜡烛坐在中间，蚊子在旁边飞。刚开始就4、5个人聚会，神将灵魂加给我们，人就越来越多。那时我们一周有四五次查经，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教会或是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我看以前的日记，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一个人上了研究生不是在读研而是在读神学，所有的精力都在服事神。我们现在回忆，真的特别感恩。那两三年我亲自带信主的，印象中有五十人左右，我带他们做决志祷告，虽然其中很多人都折了，但还有很多人在活跃着。带查经期间，我特别深地体会了一点——福音本身对灵魂带来改变，圣灵给福音作见证，证明这福音是真的。为什么我们愿意服事？主要是看到人在福音里被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任何人任何力量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一个罪人离弃了罪；一个满嘴谎言的人，不撒谎了；一个天天看黄碟的人，不看了；一个得抑郁症的人信主后好了，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所见证的。

**编：**你那时预备查经要花多少时间？

**亚：**每天四个小时。而且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有些是本科生，有些是研究生，有些是抑郁症，有些是成功学，各种各样的人。

**编：**要预备查经，还要在预备的过程中想：针对他的问题我能给他怎样的辅导？服事这么重，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艰难？

**亚：**走不下去的时候，特别多。

**佳：**我们能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我带查经，他也带查经，我们没有谈恋爱的时间。

**亚：**我们住一个楼，但是没有说话的时间。我觉得主要的困难在于，第一、自己的生命还很小，刚刚信主，装备不够，属灵的争战很真实。这些破碎的人一个一个被上帝改变，本身就是很大的属灵争战。以前就是凭着血气干，每次查经的时候都会受攻击，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不想干了，抑郁。我觉得累，还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人管我们，抱怨教会不能给我们提供属灵遮盖等等。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提供属灵遮盖。学生事工特别难的是，真正服事学生的学生领袖，如果没有来自教会的属灵遮盖，生命很危险。我们能够活过来真的是神格外的保守。

**编：**为什么会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呢？

**亚：**因为我们担当了太多人的生命，一周之内我们同时担当20多人的生命，超负荷了。

**编：**什么是担当生命？

**亚：**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时有个弟兄，他天天在失败当中，天天叹息，天天活不下去，每天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想撂，就是给我分享他多么绝望，多么不想活，都是这种阴郁的事情。还有一个弟兄，2006年底我开始带他，每次打电话都是问如何能够脱离淫乱的罪。他太痛苦了，挣扎，想胜过却没有能力。陆百佳带了一个姐妹，有很严重的精神问题，多次要自杀。还有就是，每次查经都是求爷爷告奶奶，不要想他们能自愿来，我们都是发短信邀请：“你来吧，我们特别希望你来，来了我们一起分享。”我一天给他们发6条短信左右，很多不回，不愿意理你，觉得你怎么这样。但是挺感恩，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热心，就觉得我们自己得救了，也愿意别人了解这个（福音）。读研，我读两年，她读三年，差不多是这样走过来的。

**编：**遇到这么多艰难，教会也没有遮盖，你们从哪里得到灵里的供应呢？

**亚：**我去“祷告山”，认罪祷告，读圣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牧养了，还有周日聚会。

**编：**但很多人也都有读经、祷告、主日崇拜，但是他们没有这么深的灵里的供应，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亚：**我不知道啊，我也很苦恼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圣灵吧，我觉得就是圣灵，耶稣在圣经里讲，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对神的爱越来越确信，对十字架的真理越来越确信，对圣灵的同在越来越确信，对灵魂的负担越来越深切。没有别的，就是神自己动工。还有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异象。带学生团契的时候，神给我们诗篇第8篇里的一句话：神要从 “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俩就是婴孩，嗷嗷待哺，话还不会说，路还不会跑，神就说：“去，赞美我，服事我”，我们俩就开始服事，带一群更小的婴孩，很奇妙。其实不怪人，也不怪牧者，谁都不怪，因为国内教会中间有二十年左右的断层，谁来服事？那神自己就要从石头中得到赞美——没有人服事是吧，我就让小孩儿来服事我。

**佳：**刚信主一年就就开始带查经。

**亚：**我们带的人也是，一年就当同工了。

**佳：**但我们现在的体制比较健全了，尽量防备不要用人用得太过，让人服事得太苦。受洗之后，就可以申请参与服事，有一个程序，看你适不适合。如果在服事中，心里有抱怨或者觉得累，你可以退出，这样的体制可以保护那些小一点的同工。

**二、他们的体会**

**编：**你们觉得在服事中最感恩的是什么？

**亚：**我们结婚以后，一起建造同工，这个对我们来说特别宝贵，培养了一些领袖吧，30个，他们特别宝贵。

**佳：**对，他们现在结婚的也都开放自己的家庭，没有结婚的也都在带小组。

**编：**曾经有一个牧者和我分享说，“哎呀，现在这些80、90后怎么办呀，问题太多了，又不服管”，他是70年代的大学生。你会觉得80、90后很难牧养吗？

**亚：**我觉得重点不在于80、90后，或是70后、50后，重点在于我们是否真的爱灵魂，真的把一个灵魂当一个灵魂的价值来看，传全备的福音。其实在福音面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是破碎的，所以我很警惕有人用特别的眼光来看待80、90、00后群体。我讲一个见证：一个弟兄，80后的，名校高才生。整个80后的破碎，就是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空虚感和对这个世界的叛逆感，都在他身上体现。但是你要记住，即使这样的人神也把律法刻在他的心版上，他有对生存的渴望，对爱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所以他遇到这些问题时，就给我发邮件。我在4个月的时间里给他回了近百封邮件，回答他的疑惑，鼓励他，帮助他，后来他的生命恢复了。我觉得不在乎是哪一代人，而在于带领人是否舍己，是否把一个灵魂的价值当作一个灵魂的价值，是否真正把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讲给他们。

**佳：**其实福音就应该是全备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出现了一些不全备的福音，包括只说祝福的福音。我觉得福音的重点在于人的不义和神的义。人的罪——这个一定得特别调，而且对每个人传福音都要让他深切地知道这不是说别人，就是说他自己，让他深深地认罪，然后讲审判，地狱的刑罚，这是不能回避的，就是要把人逼到觉得没有救了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再告诉他基督的救恩，让他知道十字架的代赎是神白白赐的，是让人得益处。讲完之后，不会让他觉得救恩是廉价的。我也不会逼他做决志祷告，但是我会让他特别仔细地思考，反复地告诉他：这个是你生命的真相，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就是你生命的真相，如果你信的话必须是真的完全投入委身相信，而且你的一生都会改变，你要不信就彻底别信，别给我整什么“兴趣爱好小组”。一定一点不留情面的，清清楚楚地跟他说明白。

**编：**全备福音的落实更多是在教导上吗？

**佳：**对，他要是真信的话，就继续带领他，一个一个的带。

**编：**就是教导，然后还有个人辅导？

**佳：**我们也不知道别的方式，牧养教会就是带查经。

**亚：**对，就是带查经，栽培门徒，建立他们的生命。

**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要栽培同工，我们要有人起来服事，我们要广传福音”。我们没有这些目的，我们就是带查经，用圣经的话教导他们，他们自己就成了同工，他们自己就去传福音，他们就自己组织呀、建立呀，里面的恩赐就逐渐地发展出来。那时团契来一个人，我们就让这个人参加查经。我觉得最踏实的是我带的第二轮姐妹查经，踏踏实实的12课，每一课我都做特别认真的准备，作讲章一样地整理，系统性查经，查一个主题就把圣经里相关的经文全部找出来，给她们分析。我觉得现在我都做不了那么好。那时候就被圣灵的能力抓住，每周的精力、能量都集中在姐妹查经的几个小时。高强度，基本从6点开始，查到11点左右，姐妹也特别忠心，特别感谢主，就觉得圣灵的能力那么活泼的显明在她们身上，生命一周一翻个。

**亚：**弟兄也同时成长起来，我们2008年底结婚，2009年年初开始在我们家查经，也是圣灵特别同在。每次查经之前，神都会带领我讲一个比喻，比如盖房子的比喻、无根树枝的比喻、炼铅的比喻。

**佳：**炼铅的比喻中，他真的拿铅去烧。

**亚：**对，买一个大铅放到锅里烧，然后把渣子沫弄出来让弟兄姐妹看，他们印象很深刻。

**佳：**那段时间真是神加奇特的恩典在这群同工身上，那时候他们都不是同工，就是一起学习、刚信主的小孩，他们的整个生命都被神抓住，然后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整个翻转过来。这一批就是踏踏实实在真道上一步一步起来的，特别地顺服。

**亚：**两年多的时间里，弟兄们背了几百句的经节，罗马书第7、8章全部背下来，马太福音从第1章到11章中所有耶稣基督说过的话都全部背下来了。

**佳：**他们也是为了查经不惜任何代价。如果工作的时间和查经的时间冲突，他们会尽力避开，甚至不惜辞职。同工团队不是刻意建造起来的，就借着查经，这群人生命起来，自然就成了同工。他们一开始就很有福音的能力，都能带人决志信主。

**编：**那这样以福音为中心，除了查经之外，你们怎么具体的落实到事工和牧养上？

**亚：**就是将破碎的灵魂一个一个地带到耶稣面前，一个一个地爱，就是说耶稣基督想说的话，做耶稣基督要做的事。05年冬天，一天晚上刮大风，不到1点的时候，下了特别大的雪，没到脚脖子。我在床上躺着，神就感动我说，“你拿个被子出来，送给一个弟兄”。那时没办法骑车，我就背上被子跑，把被子给了那位弟兄和他的弟弟。他们的屋子在二楼，窗户都是漏着的，没有暖气，他们已经快冻死了。这件事情不仅建造了弟兄，也使我受到很大造就，你会发现福音，爱，圣灵带领，舍己，还有真正的肢体之间因为爱而看到对方的需要。我们自己是没有爱的人，但是神的福音和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爱的全过程中。我和妻子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看重一个具体灵魂的价值。我们觉得必须一个一个地带，一个一个地关心，一个一个地牧养，一个一个地带领，一个一个为他们舍命，这就是我最大的体会、经验吧。

**编：**你们怎样一个一个地带，如何带？

**亚：**关心他的需要，和他成为朋友，在这个实际的过程里，用神的话喂养他、带领他，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使人得自由，唯独这真理可以使人得自由，这真理就是圣经。同时给他作榜样，生命上作榜样，自己竭力地效法主，能效法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让他看到我们的生命，带领他到神的面前。还有就是真实地爱他们，体贴他们的需要，表达基督的爱。

**编：**可以举个例子吗？

**亚：**比如我们牧养对象的父母怎样，家庭怎样？他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她/他的男女朋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工作中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有怎样的缺乏？这些我们都有所了解。在一些节期，还会送给他们一些小礼物。

**编：**遇到节期就会送礼物给他们？

**亚：**对，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他们也需要。

**佳：**我们家能给人的东西全给了。

**亚：**你去我们家，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家的，都是像流水一样谁想拿谁拿。

**编：**这里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当你细致地牧养他的生命时，他会对你产生依赖，也许你的任何一个行为不合他的心意就会让他觉得自己不被爱，可能会影响他和神的关系、他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亚：**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团契里很多人对我们俩都有依赖，觉得我们俩好像属灵的父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早期他们对人有一点依赖我觉得不是坏事，慢慢他们会过了这个阶段，有断奶期。师傅很多，但是为父的只有一个，只有基督是他们的主，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以福音为中心的服事者来说这不是大的问题。

**编：**所以尽管会存在依赖的问题，但是对于他们个人性的关怀、关心仍是不可或缺的？

**亚：**不可或缺，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舍命的爱，他们在早期的信仰当中不知道基督真的爱他们。

**佳：**我觉得做学生事工也好，教会事工也好，排序应当是神、人、事。神是第一位，都是为了爱神的缘故，其次是人，人比事优先，就是不能看重事情果效胜过看重这人的灵魂。所以我们不会求自己做到多大，追求什么数量，或是追求一个事的成功啥的，这些都无所谓，主要是建立一个人的生命。

**编：**这个观念是你们自己形成的，还是受别人的影响？

**亚：**圣经上教导的，耶稣说“撇下九十九只羊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从中看出他对一个灵魂的关注。所以我劝勉同工的时候就说：“你要有一个心志，哪怕这一辈子只全身心牧养一个人，也要至死忠心，带领他到基督台前，不要想我要带很多人，做很多事情。”当你把一个人当成神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的，是神将来有托付的，这样自然而然就生出爱每一个人的心。撇下九十九只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就是上帝对一个灵魂的关注，超出了对所有事工的关注。

**编：**的确看到有很多心灵破碎、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姐妹，在陆百佳的帮助下慢慢成长后来又服事教会，你是如何去关怀这些心灵破碎的学生的？

**佳：**我就是精神病探测器，能发现谁有问题，还挺准的。有一次教会来了一个女生，特别正常地坐着，我看一眼就说这个人要自杀。然后我就过去告诉她，像你这样想自杀的人，来教会就对了。

**亚：**她就震惊了。

**编：**你怎么看出来她想自杀呢？

**佳：**不知道，可能神给我一个这样的恩赐，让我能发现这些心灵破碎的人，但是我自己还没有能力有系统有理论的帮助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陪伴，陪她聊天、爱她、能说几句神的话就说几句建造她，还有就是让她深深地觉得自己被接纳。我没有把她当不正常的，和我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正常，所以可能和我一起比较舒服。我就是陪伴，为她祷告，花时间和她在一起，把自己的事放下陪在她身边，吃饭陪着，走路陪着，去哪儿都陪着。虽然有一定果效，但我一直只是凭着热心去做，有自己的罪和骄傲掺杂，过程中也可能会伤害到被我服事的人。

**编：**你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弟兄姐妹身上，夫妻之间的时间能保证吗？

**亚：**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婚后第一年存在巨大张力的就是这个问题：服事太多，我俩的时间太少。有一次，09年5月份，我在弟兄查经班里公开指责我的妻子，结果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同工团队一下就受攻击了。

**佳：**那段时间都快散了。

**亚：**她的服事太多，我也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收拾家，一起吃饭呀，洗衣服呀。我下了班回到家，面对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房间，天天如此，还见不到人，就觉得是娶了个事工，不是娶了个人，那时候特别难熬。借着这个事情，神修复我们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不能越分，在家里尽自己的义。无论神给你多少托付，在家里做不好，服事是没有果效的。而且家庭的属灵营垒被撒但攻破了的话，你在外面的服事无论多光鲜，都不讨神喜悦。在带领团契的时候，夫妻之间的合一对团契和教会的合一来说至关重要，我俩和好之后，就发现团队特别的合一，特别的好。所以从那以后我俩就开始在家里好好地服事，我服事她，她也服事我，丈夫尽自己的义，妻子尽自己的义，然后教会的服事就事半功倍，特别轻省了。

**编：**现在就会有很多的时间在家里？

**佳：**尽量，两个人在一起。

**亚：**婚后第二年，我们晚上一起赞美神，一起祷告，一起读经，这样的习惯特别建造我们。后来虽然没有家庭礼拜了，但是我们会一起在家里分享、聊天，弥补了在服事当中没有单独时间的问题。

**编：**现在的学生受流行文化影响极深，你们怎样帮助他们？

**亚：**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如何抵制流行文化，重要的是把福音讲清楚，没有什么东西比福音更有吸引力，要是我们逐一地反对流行文化，我觉得这是打仗的时候没有找准要点。

**佳：**之前大家都是流行文化的爱好者，美剧呀、摇滚乐呀，现在他们只听赞美诗，美剧什么的都不看了，并没有人强迫他们。本来，只有赞美神的音乐才是最美的，别的根本就敌不过。

**编：**学生都会面临毕业，毕业的时候他会考虑很多问题，他的负担、他的使命、他的前途，你们会怎样带领和辅导毕业生？

**亚：**对于学生团契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学生毕业就是一个自然的宣教差派，无论是到工作岗位还是回老家，都是自然的宣教差派，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他们走之前把福音的使命托付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其实不重要，去哪里工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知道这福音是什么，知道福音的呼召，心里有负担。至于怎么关心辅导他们，就要看个人的需要了。比如说出国或是考研、考博，我们一般是鼓励的；回老家的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我们一般不太建议他没有呼召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因为信心若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回去之后就死了，除非他有很强的使命，回家要建立教会或有复兴教会的心志，这样我们鼓励回去。

**编：**那有没有弟兄姐妹刚刚毕业就想全职事奉的？你们一般会怎么帮助他们？

**亚：**如果我们认为他的确有服事的负担，但是他时机不到，又不能累到教会，就会让他去工作，边工作边在教会里竭力地服事，给他们职位，让他们服事，然后在服事当中发现他们的恩赐在什么地方，时机成熟之后鼓励他读神学。我们不太建议大学生出来之后就回到大学生群体里面服事这种模式，因为生活阅历少（当然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思考）。一般，在社会上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属世挣扎的人再来服事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他们一生没有遗憾的服事神，能够进到世界里而不是从世界里出来。

**编：**你觉得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牧养，对学生的牧养有什么特别需要注重的地方？

**亚：**我觉得，第一，学生群体的牧养本身要加进去更多为父的心肠，因为职业群体和已婚群体有比较成熟的家庭框架，但很多学生是背井离乡孤身在外的。这种情况下，要有为父母的心肠，他们的缺乏、他们的情感需要、他们的软肋，是特别需要关怀的。

第二，学生群体更单纯，所以在牧养上要更加认真、确实地帮助他们面对罪和福音。对这样一个可塑性很强的群体，把福音摆在他们面前，建立他们一生服事神的根基。

第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群体更容易犯罪，而且是毁灭性的，因为他们的心智还不怎么成熟，处于成长阶段。一切最先进的、最自由的新看法、新思想都是从青年人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对这个群体要在清洁公义上做特别细心的工作，这和别的群体是有差异的。

**佳：**还有就是这个群体有知识分子性。

**亚：**对，这个群体有知识分子倾向，需要有理性、逻辑性地教导他们，和他们交流。所以我们这几年基本上相当于读了神学，我们自己读系统神学，看不少查经以及护教的资料。对于牧养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些还是蛮重要的。

**编：**你们在牧养学生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亚：**我觉得是辅导恋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世代特别的邪恶、极其的淫乱，像看淫秽网站视频、同居、同性恋、堕胎、婚前性行为，这些事情在年轻人当中太普遍了，以至于辅导特别困难。

**编：**那针对这个困难有什么措施？

**亚：**我们制订了教会纪律。制订纪律并不是想管到每个人，但是至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罪，知道是非对错；并且制订了执行纪律的程序，对恋爱的人进行辅导帮助。我们这个纪律第一条就是有关恋爱的纪律。

**编：**实施以后有果效吗？

**亚：**果效非常明显。我们在教会里进行了宣读，之前我们有“圣洁运动”，就是所有的谈恋爱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都要公开认罪并且给他们辅导，停止服事，停止领圣餐，然后对他们进行婚前辅导、恋爱辅导，后来进入婚姻。这对他们的帮助特别大，甚至有人认为如果当时没有惩戒的话，他们的婚姻就毁了，有这样一个惩戒他们就特别蒙福。

**编：**你说的同居包括在一起合租房子吗？还是仅指有婚前性行为？

**佳：**都算。哪怕说合租，各住一个房子里的两间，自称没有发生什么。

**编：**这也要接受教会的惩戒吗？

**亚：**是，这些是将自己放在试探的环境之中，也视为同居。

**佳：**包括他们见父母，我们都不让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哪怕父母也住在同一间屋子里，都不可以。

**编：**能特别说说这个“圣洁运动”吗？

**佳：**教会里谁怎么样其实都知道嘛，我们就一对一对地找他们谈，同居的马上分开，然后在教会里公开认罪。

**亚：**每次谈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佳：**就是反反复复，虽然有困难，但是圣灵在带领，因为圣灵要我们圣洁，上帝自己责备他们，管他们。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个人辅导，他们都同意接受教会的惩戒，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栽种或者浇灌的，这么多年积累的你对他的爱、舍己，他们都看见了，他们知道我不会害他们，在这种前提下才能执行纪律。

**亚：**由于圣灵的大能，和肢体之间顺畅的牧养关系，我们实行了“圣洁运动”，弟兄姐妹蒙受了很大的祝福。后来就像尼希米记宣读律法一样，宣读教会章程，宣布纪律，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离开了，教会得到洁净，那些愿意悔改的人认罪悔改了，教会也洁净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复兴了。从“圣洁运动”之后，教会的人数翻倍。

**编：**学生团契很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松散，不像教会，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你是怎么想到在学生团契里制定纪律和制度的？

**亚：**松散的治理结构是有它的好处，但是松散的治理结构使得很多的罪不能得到处理，得罪神。如果我们把学生团契的发展分成阶段，那么幼年期适合松散地管理，大家一起自由自在、嘻嘻哈哈地分享；从幼年进入青少年期，就要对她进行规制，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另外，教会里信主、服事的人的年龄也在增加，他们需要规范，需要制度，否则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所以神也在带领我们，使我们清晰认识到必须得有制度，所以纪律、同工规则、服事规则、岗位职责、监督原则等都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了。这些对一个团契来说很重要，否则教会会出现服事的人累死，不服事的人懒死，出现破口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监督，非常散漫以至于不能更好的使教会得到增长、成熟，支持宣教事工，或者是在社会上作光作盐，见证主的荣耀。

**佳：**学生团契不应该做成俱乐部那样，而是做成精兵训练营。有位传道的弟兄说：“哎呀，你们的同工一个个的像战士。”

**亚：**我们看到一批批的人即将全职出来服事神，这里成为一个精兵训练营，就特别感恩。他们在服事的过程中生出负担，一对一对都是将来的牧者。真是看到他们在服事的过程中，谁服事人，上帝加给谁力量。因为圣灵为这福音做见证，证明这福音是真的，所以谁服事人的灵魂，上帝就加给谁足够的恩典，于是他们在服事神的过程中就体会到神的爱，体会到神的同在，所以更强的使命感和担当就在服事的过程中被建立了。这一对一对的人都在服事中体会到：“哦，原来我的价值体现于我在服事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不奉献就没什么可干的。特别感恩，学生团契的建制对于教会的发展来说是很大的祝福，对罪的敏感、亲近神是教会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教会不亲近神，那么教会就是一个贼窝、淫荡的地方；如果教会洁净，以圣洁的妆饰预备自己等候神，教会不可能不复兴。

**编：**如果现在团契中有同工出去，重新开始建立一个学生团契的话，那你是建议他一开始就有规章制度，还是就先嘻嘻哈哈地查经？

**亚：**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植堂，一开始就要有制度，但若是校园团契，我觉得周间团契、查经小组还是以松散式为主。

**编：**我觉得你们刚才那一点说得特别好——一个学生团契不是把她带成一个松散的俱乐部而是把她建造成一个精兵训练营，但是应当怎样做，才能将一群懒散的人训练成精兵？

**亚：**感谢主！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几点，**第一就是全人牧养，一个灵魂一个灵魂地带，把一个人当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唯独一个灵魂；第二个是舍己的牧养，愿意为他摆上自己的时间，摆上自己的爱，舍弃自己；第三就是在关系中的牧养，就是爱；第四就是在约束中牧养，在公义和约束当中的牧养是有节制的牧养。**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些把人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1年9月第5期，总第31期。

# 中国教会的“施与受”

**——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四）[[132]](#footnote-132)**

**文/亦文**

“施比受更为有福”

——使徒行传20:35

在中国教会史上，1877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自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年抵达广州以来，福临神州已有七十年之久。各大驻华差会深感有必要群策群力，回顾并展望在华的宣教策略。于是，便有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来华宣教士大会。根据美国长老会梳理出来的一份名单（见附录一），当时共有300名宣教士在中国，145人为英籍，140人为美籍，15人为德籍。其中44位当时人不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只是回国述职，但也有不少可能不会重返禾场。驻华的256人中205人为男性，51人为女性（包括寡妇与未婚姐妹）。当时中国信徒的人数约为一万三千人，男性八千左右，女性五千上下（见附录二）。

这一年，内地会只是一个成立仅12年的年轻差会。但是内地会宣教同工的人数已经高达41人，跃居为当时在华最大的差会，超过美国长老会（40人）、美部会（28人）、美以美会（23人）和老字号的英国差会——英行教会、伦敦会和大英循礼会在这一年都只有二十来位宣教士（详参附录一）。作为这个后起之秀差会的领袖，戴德生一面回顾福音入华七十年的得与失，一面开始反思普世宣教的施与受。

**宣教的施与受[[133]](#footnote-133)**

“施比受更为有福”，作者从这句常被引用的经文开篇，列举主耶稣如何将其所有施舍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读者都知道，神的救恩是一件礼物，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件礼物的贵重：接受救恩意味着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管理着、君临着；意味着你真的与他联合，在他里面蒙福，在基督里领受所有的（而非部分的）属灵祝福；也意味着你在他里面被接纳，得完全，真正地被“充满”。是的，不仅充满，更要满溢，“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小溪或季节性的急流，而是永远的泉源、活水的江河。

然而，为什么教会中有那么多对恩典挥霍和闲置的现象呢？秘密在于：“施比受更为有福”。和主这样一位丰富的供应者联合，我们也成为无穷宝藏的拥有者；与此同时，我们也领受到“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的命令。为什么我们很少体会到“充满”与“完全”？一言以蔽之，是因为我们不舍得白白舍去。只有通过散发所有，才能创造空间容纳更多的祝福。只有把铜钱散尽，才有地方放白银；只有把白银花完，才有地方放黄金。

教会很少意识到：当她任凭整个世界因着她的不信、自私和吝啬走向灭亡的同时，也在使自己变得贫穷。基督教会的生命向这个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她的生命见证是否常与圣经的见证相左，并歪曲了主的形象？基督赋予她生命之光，她却不投射给那些正在走向死亡的人们。基督说：“向万民——”，教会却说：“不，不，不。在本国，如果你乐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但是海外，不！差派少数几名宣教士，可以；差派很多人出去，不行！我愿意为那些走向灭亡的人而使自己匮乏吗？不！”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说：“我会牺牲我的人、我的房子、我的财产以及其中的装潢和享受，从地狱中抢救出一些异教徒吗？—— 想都别想！”“我会献出自己的孩子去拯救异教徒吗？——不会，不会，不会！”除了极少数人，教会向未得之地的总体见证便是“施不比受更有福”。难怪怀疑主义在滋长，对主不贞的思潮如此盛行！

若现在及时废弃这种可怕的谬误，还来得及在永恒中领取祝福。如果我们愿意成为施与者，主不仅会赐给我们播撒的种子，也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总是会在各样的事情上丰富，也在各样的善工中充足。但是如果我们拒绝施与，便显明自己是不忠心的管家。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五饼二鱼藏掖起来，困乏的人群固然会饿着肚子散去，却也不会有满满十二篮的零碎留给我们。只要成为施与者，无论你有五个饼还是五百个饼，都无关紧要。若没有从神来的增长能力，五百个饼和五个饼一样不够。从这种意义而言，五个饼比五百个饼更容易传送、也更能显出神的荣耀。

戴德生很善于使用英国读者熟悉的概念来介绍中国的宣教现状。他指出，在清朝18个行省中，现有宣教士所服事的九个行省的面积相当于17个苏格兰的国土，总人口达一亿两千万，相当于苏格兰全国人口的36倍，平均每名宣教士负责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五万名中国人。换言之，每名宣教士要负责相当于三个苏格兰县郡的教区。而内地会所关注的另外九省连一位常驻宣教士都没有，但其中三个省份早在十年前就已拥有三百名天主教外籍神甫和八万名教徒。这些未得九省的总面积加起来是24个苏格兰，总人口一亿五千万，相当于苏格兰全国人口的45倍。亿万华民的灵魂正在走向死亡，而西方教会却任凭他们灭亡，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作者呼吁：“12年前出版《中国的属灵需求和托付》小册子第一版时，我们已经问过这个问题，每次再版我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仍然要问。”

近一百四十年后，我们也可以像文章的作者质询英国教会那样质询今天的中国教会：“我的读者，明知祷告力量的你，听到主‘你们要去’的命令的你，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你，当如何回应？”

**山西之旅二人同行[[134]](#footnote-134)**

深谙施与受之间的铁律，德治安（Joshua Turner）与秀耀春（Francis James）成为第一组进入山西的内地会宣教士。他们10月17日（周二）离开镇江，1月9日返回武昌，此行费时三个月，全程长达一千七百英里。从镇江沿着扬子江溯流而上到六十英里外的南京。如果风向顺利的话，这段水程只需一天；但是一行人遇到顶头风，不得不雇纤夫一路拉到南京。10月23日（周一），两位宣教士带着3000册福音书，1300册单行本和无数份福音小册子离开南京，过江到浦口（Pu-kow），从那里雇了五组骡车、一头驴，改走陆路；书和行李则直接运到怀远县（Hwai-yuen-hien）。

离开江苏境内的浦口，便进入安徽境内。道路向西北方延伸，一路荒无人烟，虽然随处可见耕耘的痕迹，但是大部分农田都已荒废。原先建造得法的几座桥，也多处受损。有些村庄在废墟中仍存留几间土房，因为连续两个季节的干旱和饥荒，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德教士估测这一省约有三千万人死于太平军之乱，一想到这里过往的血腥场面，以及一度安居乐业的人民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他的心情就格外难过。逝者已矣，刚来报到的宣教士已经无法接触到这些灵魂。死去的人早已得到了他们的工价——拜偶像与罪的工价。幸存下来的人也在匆忙走向同样悲惨的结局，他们“已在路上”，却无人向他们传讲基督。对他们而言，一切很快也将太晚了。

10月25日（周三），一行人走过滁州（Chu-chau），穿过光秃秃的一片山岭，来到清流关（Tsing-lin-kuan）[[135]](#footnote-135)。关口的路陡峭难攀、乱石丛生。山顶上建有一条约四十英尺长的隧道式的拱门，摆着几家茶摊，宣教士们过关的时候看到行人众多，便借机散发了一些书册。满山的树叶正在变红，与银灰色的野草和碧绿的柳树形成艳丽的对比。落日余晖更是将这一切罩上一层柔美的霞光。两位宣教士一路走来，一路深深感谢神让他们在事奉之际亦得以享受美景。

山脚下是一个叫珠龙桥（Chu-long-kiao）的地方，一条弯曲长街穿过全村，街正中建有一座优雅的小桥。看到行李安全地存放在客栈里，德治安和中文教师一起上街布道。他们很快吸引了一大群人，一路排到桥头。当地人很认真地听德教士讲道，显然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并询问了很多有关外国的问题，德教士也尽力满足他们的好奇。卖了一些书，天色已暗，两人告别人群，回到客栈；又在客栈里接待了很多来访者，利用更多的机会向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传讲基督。

从珠龙桥启程，需要越过很多高山，路上遇到的那几位行旅，随身都带着武器。因为这一带常有山贼出没。在某一处，宣教士看见几百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难民，向南方逃荒。10月29日，一行人抵达怀远县，在那里雇了一艘船，前往西北方向360里外的亳州（Poh-chau）。水路相对而言比较经济，且能享受到中国客栈所无法提供的安静与私密，但同时，宣教士又觉得坐船脱离民众。

一路经过庐州（Lu-chau）、凤阳（Fong-yang）、颍州（Hing-chau）等府城。11月4日，一行人抵达亳州，下船改住客栈。第二天，两位宣教士和华人传道人进城讲道，听众甚多。当地人的口音和南京方言极其不同，连华人传道人的话也不明白。因为露天布道效果不佳，下午，宣教士们决定留在客栈中。很多人进去“看”他们，有些人逗留了很长时间，宣教士们得以用个人谈道的方式传福音，也更容易让人明白。来访者中有很多晋人，从他们口中打听到不少有关山西的信息。

周一，一行人雇了两三辆手推车（cart），前往636里以外的庆华（Tsing-hwa）[[136]](#footnote-136)。这些简陋的交通工具未装弹簧，道路又凹凸不平，绝大部分人宁可步行，也不愿坐在车上。进入河南，在首府开封城外渡河，再走三天才抵达山西。他们所经过的河南地带属于平原，开封府外的黄河又宽又急，渡船也非常庞大。一艘船上可以放两辆手推车、四十匹马和骡子、一些其他牲口和六十名旅客和行李。

11月14日，一行人终于抵达庆华。这是一个繁忙的市镇，距晋南边界约25里。第二天上午的时间，都用来整理手推车，又新雇了驴子去140里以外的泽州府（Tseh-chau-fu）。中午时分出发，很快就进入山西境内。两位宣教士终于见到了他们即将为基督奉献一生的地方。山西的面积相当于一又三分之一个苏格兰，当时有1550万人口。一入山西，他们便发现自己真的置身于西山之下，并对山坡上精耕细作的梯田赞叹不止。在欣赏壮丽风景、感受人民友善之余，他们也发现山西和豫西特有的硬沙山。山壁削出的山路有的深达70英尺。这些山路往往非常狭窄，而且处处年久失修，路面宽度在10到20英尺不等，刚好能容一辆车身的宽度。有一次车夫不得不停下来改装车轮，才勉强推过。路旁还凿有一些洞，以便两面车队相遇时，有地方可以暂时避让。其他几处则在主路之侧，在地面10到30英尺上面另开辟一条平行的小路。路的外侧没有任何保护设施，用来防止在较高山路上旅行的人与车跌落到下面那条路上。路上遇见很多从附近矿场运送煤与铁去庆华的苦力。有一次，一行人在上面的山路赶路，迎面过来两座骡轿。没有空间可以对穿，也不可能退后。幸好上下两条山路之间只差10到12英尺，山壁的切面虽然很陡，也没有攀爬借力之处，只能俯身一跳，好在骡夫们都还拿捏得稳。每辆骡车都配有两匹骡子，所有人都先去帮第一头“跳崖”，只剩下一个人去抓第二头骡子的尾巴，以缓冲其坠落的速度。等第一头骡子在下面站稳后，第二头骡子才会翻过路沿往下跳。如此费时费力，两辆骡车、四头骡子终于安全地被“迫降”到下面的小路，宣教士们才得以继续赶路。

第二天日出之前，一行人便已上路，一过中午便抵达此次山西之行第一个府城，泽州府。这是一座非常古旧甚至有点灰败的城市。主街约三里长，很宽，商贸萧条。当地人把街旁的一些枝叶茂密的古树当做神明祭拜。宣教士抵达不久，便出门布道，在主街上逗留了一会儿，再走向南区，在那里吸引了一批听众，卖了约一百本书。德教士觉得当地人对他们心存戒心，很多人看上去是鸦片瘾君子。

11月17日的天气不适合出门布道，但是宣教士们在客栈接待了很多来访者。18日（周六）上午一行人离开泽州府，雇了骡子去420里外的平阳府。第二天的主日在一个叫Tsu-cheng的小镇度过，并在那里分发了很多书。第二天他们经过阳城县（Yang-cheng），利用给骡子喂草料的时间布道售书。周二下午经过沁水（Tsin-shui），德教士和陈传道走进城去，分发了一些书籍。11月22日周三晚上，一行人抵达翼城（I-chen），在那里逗留一天，上街布道售书，卖得很好。25日（周六）下午，抵达此行在山西境内的第二府城：平阳府。平阳府城比泽州府城大，也更繁荣，一行人住下来，并售出大量的福音书籍和小册子。28日，他们前往位于山西西南的蒲州府（Pu-chau-fu），大路穿过一片耕耘有致的平原，路边有很多建有围墙的村庄和县城。12月4日（周一），一行人在临晋（Ling-king）[[137]](#footnote-137)投宿，第二天抵达此行第三府城：蒲州府。这一府城建立在平原上，附近种植了很多树，田地也开垦得很好。城东几里之外是白雪覆盖的高山，城里的建设则很寒酸。很快，地方官便派人来打听宣教士们是谁，有何公干；他们也借机向来访者们传讲福音。

第二天，德教士和华人传道人上街布道并散发小册子，秀教士则留在客栈中接待那些来访者，赠阅书籍。第二天亦是如此。12月8日（周五）上午，一行人离开蒲州府城，下午在普津渡坐船回到黄河对岸，从潼关（Tong-guan）溯流而上，往汉江上游1200里的湖北襄城而去，河道几乎穿过河南全境。这段水路中，宣教士几乎难以展开什么布道活动。12月27日抵达襄城，12天后(1月8日)抵达汉口。

旅行布道的艰辛付出和果效有时不成比例。虽然两位宣教士抵达汉口时的健康状况比从镇江出发时更佳，但是实际达成的宣教事工却远远少于他们的预期。而且，陆路搬运书籍的费用导致两人的旅费很快告罄，大大缩短了他们在山西停留的时间。或许此行最大的价值，在于神让两位宣教士看到了这个大省和其中的人民，在于他们沿途收集的旅行信息，这些皆有助于筹划该省未来的福音事工。一方面宣教士们感受到向山西人传讲基督的困难，另一方面神也加强了他们对当地人得救恩的渴望。两位宣教士准备在2月10日再度前往山西，他们计划一到当地便聘请一位老师教授方言，带他们走访全省每一个重要市镇，并从中挑选出最适合传福音的地点建立宣教站。

**滇缅边境三人成众**

与德治安和秀耀春面对的挑战相比，在滇缅边境守望相助的范明德（John Stevenson）、索乐道（Henry Soltau）和郝医生（Dr. Harvey）三人所面对的考验则是“耐心等候”。回顾来到此地的十二个月，三人心中充满感恩：先是以五百卢比买到镇上最好的一块地，得以赶在生力军抵达前完成搭建。即便一时进不了云南，在八莫的等候时期仍有很多善工可做。其次，范明德的当地话突飞猛进，已经能与山上的土著进行交谈。神的怜悯也特别彰显在宣教士的健康方面，虽然死亡离每个人很近，但没有一人生过重病。不仅如此，医疗宣教也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当地人对宣教士们没有敌意，只有尊重。藉着祷告，神通过药物、牛肉茶和郝医生的医术，使一个年轻人起死回生。他的母亲从中国境内骑马走了两天的山路来接他回家，见到宣教士时对他们感激零涕。[[138]](#footnote-138)

11月1日，范明德收到一封中文来信，写信人是一位住在八莫和中国之间的景颇酋长。他的弟妹病重，因此他派自己的侄子（即弟妹之子）请两位宣教士火速前去治病。这封信让范明德想起自己曾经许诺，如果有人邀请他，他愿意进山探访。酋长住在马塘（Ma-tang），从八莫过去需要两天脚程，从那里去中国则只需一天。酋长的侄子把自己的矮种马让给了范教士，但当他想为索教士雇马的时候，遭到了所有缅甸人的回绝。表面的理由是山路太陡了，其实还是不希望外国人和景颇人有什么接触。结果还是索教士自己想办法借到了一匹马。

中缅边境的地貌虽然和豫晋中原完全不同，旅行的挑战程度却一样艰辛。早上九点出发，攀山越岭走到日落西山。丛林中老虎出没。带路的景颇人一言不发地赶路，更显得日落和月出之间的黑暗格外漫长，只听见马脖上的铃铛叮咚作响。沿途没有宿头，只能在丛林中找一块平地露营。早上起来发现，头发和衣服都被浓浓的露水打湿，山路也因此更加泥泞难行。

邀请他们去的酋长被称作“五爷”，因为他是老酋长第五个儿子。“五爷”好像有两个太太，一个是原配，另一个是他某位亡兄的遗孀。当地的风俗和中东很接近，年龄最接近的弟弟必须赡养亡兄的遗孀和子女，视若己出。酋长家里有很多女孩，四五岁以下的女童都跟在母亲后面学模学样，一边嘴里嚼着槟榔和烟叶，一边舂米扬糠，赶水牛、挑水、点火，甚至背上还背着婴儿。除了奴隶以外，还有一家孤儿也寄居在此，开始看着和酋长家的孩子待遇相同，但隔了几天，其中一个孩子被标价五十卢比出售。确有缅甸人专程过来买孩子，但出价不愿超过三十卢比，这个小家伙才得以留下来。

酋长家也经常接待过往的行旅，景颇人对女皇和英国都很感兴趣，问了两位宣教士不少问题。当地人最大的志向则是向中国人看齐。因为每天都和中国人接触，他们中很多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

才停留了几天，范、索二人又连续收到附近村庄求诊的邀请，两人不断前往各处出诊。碰到下雨天，不能下地而赶来看病或看热闹的人更多。最常见的病痛包括高烧、肿大的脾脏、眼疾、因过度劳作而引发的背痛和腿痛。景颇人终日坐在烟雾缭绕的篝火边，使得老老少少都患有严重的眼疾。从前这一带的山区从未听说过高烧这种病，但这一年却开始变得普及。缅甸人告诉景颇人，热病是英国军队近年进入中国时带进来的。先是有几个男人在八莫染上热病，带回山区传给了妇女和儿童，发热的婴儿尤其可怜。由于景颇人没有治热病的药，很多人因此病死，还有一些人因此丧失听觉。当地人认为西医有“使瞎眼看见，使聋子听见” 的能力，故而直求索乐道放点东西到病人的耳朵里，索教士不得不答应。范明德则在一旁传译，当地人听到这个洋人能说他们的土话，无不又惊又喜。景颇人认为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精灵跑进人体而引起，并以为西医可以用听诊器听出病人体内是否住着精灵，因此看病时不断有人问：“我的眼睛里有没有精灵？我的胃里有没有精灵？”如果宣教士们想利用他们的轻信，完全可以编造一个如何驱赶精灵出体的故事而名声大嘈。

有一个女病人为了驱赶腿上的精灵，先后献了五头水牛为祭，然而她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当地家禽的价钱贵得离谱，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到处都有杀鸡献祭的需求。短短几天的出诊，很快使两位宣教士在当地成为贵宾，每天都有人请去吃饭。景颇族人没有桌椅，大家都坐在竹地板的木头上吃饭，用新鲜叶子代替盘子和饭碗，用竹筒盛水，家常菜以萝卜缨拌鸡蛋、水煮青菜、水牛肉干为主。盐在山区是贵重物品，往往从利物浦运到八莫，再由中国商贩用骡马驮到山区卖给掸人和景颇人。

当地人文明、友善，充满感恩。他们发现两位宣教士和两年前马嘉理及布朗上校的人马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身上没有佩戴任何武器，而且所做的一切表达的都是善意，因此他们比缅甸人更加信任宣教士们。范明德和索乐道出诊的这些日子，在这一带自由自在地跋山涉水、出门入户。在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原则下，他们深信，在非邀请不擅入的前提下，和不同村庄的山民近距离的频繁接触，迟早能打开进入中国的门。[[139]](#footnote-139)

**女宣教士们的布局**

由于当时西方差会对女性参与海外宣教持保守态度，戴德生没有将所有新加入的女宣教士列入“内地会十八士”的名单，而是低调地把她们安排到各地福音站：穆素英（Murray）姑娘前往绍兴和东梅岭（Turner）姑娘同工；[[140]](#footnote-140)魏丽莎（Wilson）姑娘则驻守南京；[[141]](#footnote-141)其他四位女教士：休伯蒂（Huberty）、何丽（Horne）、柯丽梅（Crickmay）、休斯（Hughes）由夏安心（Desgraz）姑娘带领，以扬州为家。[[142]](#footnote-142)贝贻士（Edward Pearse）和古德曼姑娘（Goodman）于12月18日在上海成婚，夫妻两人锁定安庆成为他们的新家。当地已经住了一对传道人夫妇，贝教士和朱先生每天上街布道，贝师母则成为朱师母的得力助手。有两三名慕道友定期来问道，但很多人来礼拜堂是出于好奇。[[143]](#footnote-143)

扬州福音站元旦前夜的守岁聚会中，神赐下的经文是“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21:6）。查经开始之前，何丽姑娘用手风琴为男校唱诗班伴奏。[[144]](#footnote-144)元旦之后，夏安心姑娘到长江对面的镇江小住，并欣慰地写道：她离开扬州之后，那些新来的姐妹们已经可以自行管理那里的生活和事工。何丽姑娘现在负责账目和各项内务，也教男校里的女佣们识字。休伯蒂姑娘负责教导男校学生、厨子和一位张先生。柯丽梅姑娘则负责其他的男童和女仆。休斯姑娘除了管理她的女学生外，还照顾三个最小的男童。每位女宣教士各司其职，各献所长。1月14日那个主日，休伯蒂姑娘和柯丽梅姑娘第一次在女仆的陪同下，出门邀请妇女们来礼拜堂。当然一路都有人跟着看热闹，但她们还是成功地带了一名妇女回来；礼拜过程中，又进来好几位。休伯蒂姑娘准备除了周间的探访外，每个主日都去邀请妇女们。[[145]](#footnote-145)

彼时彼刻，这群扬州新手一定没想到，不久的将来，何丽姑娘和柯丽梅姑娘将在戴德生夫人（福珍妮）的带领下，从主领受刚强壮胆的心志，成为第一批进入山西的单身女宣教士，将生命之粮和生命之水带给饥荒中的中国百姓。

东梅岭姑娘在1876年圣诞节后的一天，用沉重的笔调写道：尹传道遗孀尹师母的妹妹（当地人称“三姨娘”）被婆婆夺走了田产、房产和家具，并遭受毒打，她逃到尹师母家寻求庇护。有些亲戚传话过来，如果她返回自己的村子，并保证没有洋人、传道人或会友来探访她的话，夫家会善待她，并代她要回财产。尹小姨打发人去求问宓道生夫人，自己当如何行？东姑娘唯有呼求英国的基督徒为她代祷。[[146]](#footnote-146)可以想见，英国读者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迫害完全束手无策，但是他们为这位远隔重洋的绍兴姐妹的祷告显然上达天听，下一期的《亿万华民》中便刊登了宓道生的跟踪报道：“三姨娘”夫家的迫害者，看出她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主动提出和好，并写了一份协议，内容如下：1）以前由三十名男子掳掠去的财产全部偿还；2）指定两人成为过去一直拖欠的田租收入的保人；3）无人可以再次惊扰她；4）她可以自己选择居所；5）迫害者认错、道歉，并寻求原谅；6）请尹小姨停止诉讼，过往不究。虽然包揽词讼在天主教的圈子中屡见不鲜，但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进行任何干涉。这些提议都是由迫害方的一位朋友提出拟就的，不可不谓一件神迹。[[147]](#footnote-147)

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的南京来信见证了宣教士夫人在中国女性中的工作。很多南京人是在去上海的时候听到福音，也有一些人从已故宣教士童跟福（George Duncan）的口中听到福音。童教士去世之后，由鲍康宁夫妇接手当地的布道所。有一位老太太，她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和很多人一样与家人失散，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音讯。她只身回到南京，遇见了鲍夫人，并应聘做了她的老师，又从她的口中听到有一位听祷告的永生真神。聘期结束后，她没有忘记所听到的真道，坚持读新约圣经和赞美诗本，并特别为与家人破镜重圆而迫切祷告。没多久，丈夫和儿子真的返回家乡了！儿子已经成家，在湖北把生意做得很好，并准备接她去养老。但她不愿意离开南京，儿子就给她买了一套房子，每月供养她的生活，她现在无需劳作便生活无虞。这位老太太述说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恰巧”桑小良牧师的母亲也在场，桑母对偶像执迷不悟，但愿她对这位同辈人的见证有所感悟。老太太的见证也深深激励了鲍教士，真道的好种虽然隐藏，却没有遗失；粮食撒在水面上，日久必能得着（参传11:1），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148]](#footnote-148)

鲍家这对夫妇档中，丈夫是在1873年才抵达中国，比妻子足足晚了近七年。鲍夫人闺名包美丽（Mary Bowyer），在伦敦出生长大，曾在宾法特（Pennefather）的女执事学校受训，1866年5月随戴德生夫妇等人远航到中国，为“兰茂密尔团队”（Lammermuir Party）的“元老”之一。她在杭州与福珍妮（Jennie Faulding）等并肩服事多年，结婚后随夫转往南京，以她的“杭州经验”协助鲍康宁适应当地生活。内地会的人事原则要求夫妻双方都具备宣教士的属灵品格，成为人妻的鲍夫人并未放弃宣教的呼召，而是以新的身份继续带领身边的中国妇女归主。这位曾充当她个人教师的老太太便是她所结的果子。赴华宣教士夫妇的生活模式，给晚清的中国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冲击。促成第一位华人传道人梁发信主的一个主要因素，便是米怜夫妇（William and Rachel Milne）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的基督徒家庭样式。他当时最迫切的心愿便是带领自己的妻子信主，建立一个夫妻同心事主的敬虔家庭。在中国宣教史上，米怜夫人可谓籍籍无名，而且享年甚短，但谁又能低估她的生命见证在第一位华人传道人心中所播撒的种子的力量呢？无论是米怜夫人，还是鲍夫人，她们都深知，在宣教禾场和在天国一样，是没有F2或M2之类的“家属签证”[[149]](#footnote-149)的。同样，今天中国教会教牧同工的妻子，也不应仅做一位“神职人员家属”，而是应该积极与配偶的事工配搭，共同建造教会的“灵宫”。同样，信徒家庭中的妻子，也不应再以锅碗瓢盆来推脱。教会中的女子们当共同撑起教会和宣教的“半边天”。

**结语**

1877年，福临中华七十年之际，宣教士和中国信徒的比例是三百名宣教士对一万三千名信徒。2014年，福临中华已近二百四十年；在所谓的“后传教时代”[[150]](#footnote-150)，仅中国大陆据称已有五六千万信徒。随着信徒人数的增长，教会也面临着各样的瓶颈，历史悠久或者资源丰富的一些教会也开始和西方教会一样，出现对恩典挥霍和闲置的现象，越来越难以经历到“充满”与“完全”的属灵祝福。一方面，当年范明德和索乐道所守望的滇缅边境，各种跨境居住的少数民族仍然需要医疗援助和属灵关怀，然而资源丰富和神学装备较好的汉族教会往往对此需求视若无睹。另一方面，戴德生所关注的未得九省，仍然是今天比较贫困和闭塞的内地，无数内地农民涌进沿海城市打工谋生，他们的子弟成为新一代的边缘群体；但即便沿海城市中的信徒无需再像德治安和秀耀春那样翻山越岭、连跨数省，便能接触到全国各地的人群，城市教会投入民工事工的仍寥寥无几。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再是地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或者意愿性的。或许，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施与受的时刻，在普世宣教的宏图大业中，中国教会不可能永远安居“领受者”的位分，不愿成为“施与者”。我们要如何散尽铜钱，换来白银；又当如何散尽白银，换来黄金？西方教会在过去几百年中献上了他们的五饼二鱼，换来了中国教会的千万之众；如果中国教会藏掖了自己的五饼二鱼，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渴慕从神来的更大的祝福，跨文化宣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议题。

**附录一：1877年在华新教宣教士分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 | 天津  保定  通州  张家口 | 上海 | 烟台  济南  登州 | 福州  厦门 | 宁波 | 杭州绍兴 | 汉口武昌  汉阳 | 香港  广东 | 台湾 | 其他牛庄  清江  南京  苏州  九江 |
| 英国浸信会 |  |  |  | 1 |  |  |  |  |  |  |  |
| 圣经公会 |  |  | 1 |  | 1 |  |  |  |  |  |  |
| 英行教会 | 2 |  | 1 |  | 3 | 6 | 5(4) |  | 3 |  |  |
| 伦敦会 | 5(4) | 2 | 3 |  | 3 |  |  | 4 | 3 |  |  |
| 循道会 |  | 3 |  |  |  |  |  |  |  |  |  |
| 苏格兰圣经公会 | 2 |  |  |  |  |  |  |  |  |  |  |
| 东方女子教育会 |  |  |  |  |  |  |  |  | 2 |  |  |
| 循道合会 |  |  |  |  |  | 2 |  |  |  |  |  |
| 英国长老会 |  |  |  |  | 5(3) |  |  |  | 4 | 4 |  |
| 苏格兰长老会 |  |  |  | 5 |  |  |  |  |  |  | 1 |
| 爱尔兰长老会 |  |  |  |  |  |  |  |  |  |  | 2 |
| 加拿大长老会 |  |  |  |  |  |  |  |  |  | 1 |  |
| 安立甘会 |  |  |  | 2 |  |  |  |  |  |  |  |
| 大英循道会 |  |  |  |  |  |  |  | 8 | 14(10) |  |  |
| [德]礼贤会 |  |  |  |  |  |  |  |  | 6 |  |  |
| [德]巴色会 |  |  |  |  |  |  |  |  | 9 |  |  |
| 美部会 | 7(3) | 14(11) |  |  | 7 |  |  |  |  |  |  |
| 浸礼会 |  |  |  |  | 4 | 1 |  |  | 4 |  |  |
| 美国圣公会 |  |  | 5 |  |  |  |  | 4(3) |  |  |  |
| 美国长老会 | 5(3) |  | 4(3) | 10 |  | 6(4) | 2 |  | 10(6) |  | 3 |
| 美以美会 | 7(2) | 1 |  |  | 8 |  |  |  |  |  | 7(6) |
| 美南浸信会 |  |  | 1 | 5(2) |  |  |  |  | 4(3) |  |  |
| 监理会 |  |  | 2 |  |  |  |  |  |  |  | 1 |
| 美国归正教会 |  |  |  |  | 4(2) |  |  |  |  |  |  |
| 女公会 | 2 |  |  |  |  |  |  |  |  |  |  |
| 北美联合长老会 |  |  |  |  |  |  |  |  | 1 |  |  |
| 美南长老会 |  |  |  |  |  |  | 6(5) |  |  |  | 3 |
| 美国圣经会 |  |  | 1 |  |  |  |  |  |  |  |  |
| 自由宣教士 |  |  |  |  |  |  |  |  | 3 |  | 1 |

\* 括号内数字表明除去暂时离职者之后实际驻华的人数。

资料来源：“List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66-67;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January 1st, 1877,”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82; “List of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82; “List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 1877, p.83. 这些数据为美国长老会为第一次上海宣教大会的召开而整理的，分四部分刊登在《亿万华民》上。为了节省篇幅，统一整合成一个表格。按英、德、美的国籍顺序排列。内地会宣教士的驻所远离其他大差会，所以另外在下面列开。

内地会宣教士人数：浙江绍兴3；浙江衢州1；浙江奉化1；浙江温州2；浙江台州3；江苏清江2；江苏南京2；安徽安庆2；江苏扬州3；湖北武昌2；湖北宜昌1；四川2；河南3；山西2；陕西2；甘肃2；贵州2；八莫4；另加戴德生和鱼爱光两位负责行政的同工。引自：“List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6。

**附录二：1877年中国各省基督教信徒人口不完全统计**

|  |  |  |  |  |
| --- | --- | --- | --- | --- |
|  | 地区 | 男性信徒 | 女性信徒 | 信徒总数 |
| 广东省 | 香港 | 287 | 199 | 486 |
| 汕头 | 222 | 185 | 407 |
| 广东 | 517 | 347 | 864 |
| 浙江省 | 杭州 | 74 | 59 | 133 |
| 温州 | 16 | 1 | 17 |
| 宁波 | 609 | 680 | 1289 |
| 台湾省 | 台湾 | 613 | 354 | 967 |
| 淡水 | 85 | 62 | 147 |
| 直隶 | 天津 | 312 | 117 | 429 |
| 北京 | 283 | 157 | 440 |
| 通州区 | 200 | 108 | 308 |
| 北京及天津\* | 261 | 87 | 348 |
| 江苏省 | 苏州 | 9 | 2 | 11 |
| 上海 | 318 | 264 | 582 |
| 上海及苏州\* | 50 | 62 | 112 |
| 南京 | 13 | 3 | 16 |
| 扬州 | 14 | 5 | 19 |
| 镇江 | 22 | 6 | 28 |
| 泰州 | 55 | 14 | 69 |
| 湖北省 | 汉口 | 395 | 126 | 521 |
| 武昌 | 31 | 9 | 40 |
| 汉口及武昌\* | 29 | 4 | 33 |
| 蕲春 | 16 | 2 | 18 |
| 江西省 | 九江 | 32 | 22 | 54 |
| 山东省 | 烟台 | 203 | 148 | 351 |
| 烟台及青州\* | 50 | 12 | 62 |
| 济南府 | 13 | 0 | 13 |
| 福建省 | 福州 | 1488 | 741 | 2229 |
| 厦门 | 1263 | 641 | 1904 |
| 辽宁省 | 牛庄 | 24 | 7 | 31 |
|  | 其他 | 557 | 532 | 1089 |
| 总人数 | | 8061 | 4956 | 13017 |

\*笔者估计这些数据乃是根据不同差会上报的人数相加而得，因为各差会对传教区的划分不统一，故有北京、天津单列之后又有以“北京及天津”为单位的数据，以及烟台之后又有“烟台及青州”等等。未包括内地会在浙江省奉化、绍兴、台州、宁海、新昌、衢州、平阳、处州、金华等地设立的布道站。

资料来源：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衡”文献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附录三，第303-305页。此当系转引资料，但未标明出处，很有可能也是当年宣教士大会整理的资料。

本文刊载于《教会》2014年9月第5期，总第49期。

# 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之聚会地点[[151]](#footnote-151)

**文/本刊编辑部**

1966-1976年那十年中，有些被严重地监视注意的人，以及某些地区也很难在家庭里聚会，因此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聚会地点：

**山洞**

1960年代末，就是运动刚开始的两三年间，在温州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山洞里祷告。这个祷告会，是一个曾在北京恩典院进修过的老姊妹发起的，她在温州一直默默地侍奉主。运动初期，这位老年的姊妹也遭受到冲击和苦难，但是因为她很有爱心，平素群众关系很好，那些街坊邻居不好对她怎么样，所以慢慢地也就放松了。这个老姊妹就对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弟兄姊妹说，现在应当恢复祷告，应当很好地祷告。所以这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在山洞里祷告。

当时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一位吴秀聪姊妹（那时她只有十八九岁），1990年代亲自和我说过，当年她们都是在一个山洞里祷告，而且只能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分着去，不能四五个人成群结队地一起去，被通知去聚会的也是少数的人。但是，不久之后，慢慢地就有些爱主的人知道了她们的祷告聚会。有一个小弟兄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去祷告，不叫着我去？”弟兄姊妹只好和他解释说：“因那个山洞很小，人太多了不相宜，所以没有通知你。”那个小弟兄非常地难过，说：“不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小，你们怕人多。你们是不信任我！”说到那里他更加难过。后来，那个小弟兄也一起参加了祷告。从那以后，祷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处境稍微改善后，他们就不再在山洞里面聚会了，而是在信徒的家里，甚至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祷告聚会。这是1960年代末在浙江温州，一些年轻人在一个老姊妹的帮助、带领、鼓励之下，在山洞里开始的祷告会。现在，温州各地都有教会，而在中国国内甚至海外也有很多温州人建立的教会。有人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说，温州应当成为中国的安提阿。而温州地区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

**地穴**

河南的一些地方，当年弟兄姊妹们曾在地穴里聚会。有一位姊妹亲自对我说过：挖地穴需要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心力。有一个家庭决定在他的家里挖一个地穴作为聚会的场所。那家人先把房角的一个橱柜挪开，开始往下挖土（他们住的房子都是直接建在泥土上的）。挖出来的土又要想办法丢掉，不能留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能堆在村外，只有运到田野平铺在田间，才不会引人注意。挖土只能在晚上挖，还得趁天未亮时，将挖出来的土运出去。就这样，一铲一铲地挖，一筐一筐地把土偷偷送出去，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把地穴挖好了。等到晚上聚会的时候，先用一个梯子下到地穴里，下去之后上面的人就把橱柜再放到墙角上把它盖起来。如果外面有人来了，就敲一敲橱柜，或者用别的暗号，下面唱诗、祷告的声音会马上停下来。

**地道**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便于作战，挖了一些地道。这些地道在抗战胜利以后并没有填封起来，也没有人使用，空在那里。在某一段时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在地道里面举行两三天的聚会。他们住在地道里，吃在地道里，从早到晚地聚会。这件事情在1980年代初期，被一个海外的基督徒知道了。他觉得这是个新闻，就在海外说了，甚至在海外的一个刊物上刊登出来。这个弟兄没有想到，这篇报导传回了中国。幸亏当时聚会的那些人有警觉性，及时从地道撤走了，所以当公安人员追查到地道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少许的碗筷，证实这里有人活动过而已。

**船上**

还有些人是在船上聚会的，例如在较大的湖泊里面找一个大船，那个船可以住上十几个人，在船上可以有几天的聚会。

**海岛、荒山、森林、草原**

那时的舟山群岛是一片荒岛，杳无人踪，所以弟兄姊妹就开船到荒岛上，几个或者是十几个人在那里禁食祷告一整天，甚至可以放声歌唱，大声祷告。现在的舟山群岛中，有的岛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礼拜堂聚会。当年那样的艰苦，现在却有那么多的人一起聚会，我们应当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

南方有些弟兄姊妹上到没有人迹的荒山上，一起祷告唱诗。有时，他们带着一些干粮，在山上聚会一整天。如果山上有山洞，他们也会在山洞里过夜，这样可以在山上聚会两三天。

东北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在大森林的深处聚会一天。因为森林地带比较荒僻，从早到晚聚会，甚至于到深夜，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些弟兄姊妹在内蒙的大草原聚会。那里的草比人高，如果他们在野草里坐下，或跪在那里祷告，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在荒野的草丛当中也有过聚会。

**其他地点**

也有一些其他的地点，不一定是普遍的，我亲自参加过的聚会地点有：

（1）一位南方的弟兄，在半山腰的竹林里（就在大马路旁边）盖了一所房子聚会，并且可以开培训班。那位弟兄说，南方的竹林大概是三年砍一次，我可以以保护竹林免遭偷砍为名，盖一所房子住在这里，实际是在这里聚会。感谢主，很安全，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2）在安徽的南部，有一段时间参加家庭聚会的人很多。到了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也是分别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后来每个月一次大家一起在集市聚会。农村五天一个集市[[152]](#footnote-152)，不赶场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个空地。礼拜六下午通知，礼拜日在某个集市上集合，几点到几点是主日崇拜，准时开会，准时散会。到了礼拜日早晨大家都来了，马上就唱诗，马上就聚会，聚会完了以后赶快就散去了，扩音的设备也很快撤走了。这个月在这个地方，下个月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3）我在上海还参加过一次饭馆中的聚会。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个团契租了一个餐馆，那里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没有吃饭的客人，或者是那时停止营业。那天聚会有七八十个人，在那个餐馆里面甚至可以放声唱诗。证道后，大家是像在崇拜聚会结束时那样散会的。

（4）甚至还有人包租一个招待所，三天完全包下来，一百七八十个人就住在那个招待所里面连续两三天的聚会，后来也是平安无事。2001年我就曾在这样的一个招待所里聚会了几天，大蒙主恩！

（5）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特意买凶宅，凶宅别人不敢买，他们就买下来在那里聚会。

（6）上个世纪末，海内很少电梯，所以一般最高的楼是六层楼，往往一座楼一层是四个单元。有的弟兄姊妹就把六楼的这四个单元都买下来或者租下来，对外说是教计算机或其他课程的学校，实际上是培训传道人的地方，一聚会就是一个礼拜。十多年来非常安全。我有幸在那里讲课两次，同蒙主恩。

（7）还有弟兄姊妹借用一些学校的教室，用开校友会的名义聚会。在门口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校友会在某某教室开会，去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中确实也有几个校友，也算是校友开会。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学校的小礼堂、小饭厅聚会。有一次我被邀去讲道一天，会众约近一百人。讲到下午最后一堂还没讲完的时候，负责的弟兄慢慢地走到我的身边，态度安详地小声对我说，有人注意了我们的聚会，请您尽早结束讲道。感谢主，我靠主平静地用少许几句话结束了证道。负责的弟兄向会众说：谢谢主，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请大家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地离开，隔开距离，安静散会。

写到这里，顺便一提，有人说海内信仰不能够公开、不大自由，在海外信仰是能够公开自由的。但是我知道海内一个地方，在2011年的暑假期间，有些青年基督徒学生就留在学校散发福音单张，给还没有信主的学生传福音。仅仅一个暑假，就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听说前两年信主的人更多，一个暑假就有二百多人决志信主。海外有广大的禾场，有广大传扬福音的空间，但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上街去散发福音单张？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利用学校假期的时候传扬福音？在海外哪一个校区，能够在一个暑假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样的话，我们既得了神儿子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今天呢？愿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多被神的爱激励，尽力向我们周边的人传扬福音。

但愿以上的见证事迹，能够激励今天海内海外的众多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主日的敬拜，也不要忘记我们平时应该参加聚会。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现在聚会自由多了，但愿我们海内海外众多的弟兄姊妹珍惜这样的机会。请原谅我再重复说一下：教会是圣徒，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建筑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如果有个华丽的礼拜堂，但是会众冷冷淡淡，还不如礼拜堂简陋而会众一团火热，彼此相爱，高举基督，传扬福音。即便聚会的地方不宽阔，不理想，即便在空场上聚会，我们也是教会，也是蒙恩的。求神多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本文发布于《教会》微信公众订阅号。

# 结语

**文/本刊编辑部**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6-20）

关于门徒训练，如同前言中所说的，耶稣正式开始事工后立即采取的行动就是宣告天国的临在以及呼召门徒，而且在祂受难复活后，祂和门徒在约定的山上相见，虽然有人仍然有疑惑，但祂却依然交托给他们“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的大使命。耶稣已经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与祂联合的教会也因此有这权柄，但对这权柄的使用或说“应用”不是去改造这个世界，以可见的、荣耀的方式彰显神国的大能，而是“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教会不仅要通过传福音使万民信主耶稣而受洗归入祂，更持续地将主耶稣教导给他们的天国的福音真理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太28:20，新译本）。

在此，我们格外留意到，主耶稣在这世上做的，祂升天前以祂的权柄和同在应许和吩咐门徒在这世代做的，竟然都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因此，可以说，“建立和训练门徒”不是教会可选的事工，而是必须承担的大使命。

与此相比，我们对于门徒训练相关主题关注得实在不够，门徒训练的原理和实践需要继续更深入地研究。而小组牧养，或者说小团契牧养的模式与门徒训练密切相关，其原理与实践、优势与弱点更是需要探讨，尤其是在现在中国教会的处境之下。

这个专辑所选的十几篇文章值得阅读和思考，期待这个专辑只是一个开始，激励我们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在怎样艰难的境况中，主赐给我们的职分就是去“寻找和牧养主的羊”（结34:11；约10:16，21:16）。

我们也深信，虽然中国教会现在处在外有压力、内有艰难的时候，但我们的大牧者决不会撇下祂的羊，因为祂爱他们，为他们舍命；因此，就更愿主藉着祂所设立的众牧者，在新的一年，也是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末世之末，一同在内外交困之中作基督受苦的见证，爱主所交托的群羊，在门训、在小组中竭尽忠心，深入地训练和牧养他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等到这世代过去，我们救主召唤，我们将进入祂的荣耀。在主的脚前卸下所有重担，与主一同坐席，直到永远。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21:15-17）

阿们！

1. 本文选编自玉汉钦牧师的《唤醒平信徒》一书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金秀炯译，首尔：国际门徒训练院，2007年，第47-137页。——编者注 [↑](#footnote-ref-1)
2. 华理克：《马鞍峰教会的故事》，第93页。 [↑](#footnote-ref-2)
3. Hans Küng, *The Church*, p.120. [↑](#footnote-ref-3)
4. Peter Kuzmic,“The Church and Kingdom of God”，惠灵顿83国际福音主义大会，主题论文，pp.22-49。 [↑](#footnote-ref-4)
5. 关于这个词的用法，玉汉钦牧师指出，传统上，“平信徒”一词是指除了圣职人员以外的所有信徒。教会历史上这词本来的意思被扭曲了。因此他强调：平信徒按本来的语意，是神的百姓，是教会的主体，是与圣职人员平等的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都蒙元首基督的呼召，为这个召命各自从圣灵按圣灵的意思分得合用的恩赐，尽肢体的本分。玉汉钦：《唤醒平信徒》，第33-34页。——编者注 [↑](#footnote-ref-5)
6. 请参考F. L. Cross,“Apostolic Succession, Apostolicity”,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74-75和R. B Kuiper, *The Glorious Body of Christ*, p.68。并且伯克富在阐述教会的属性时只认定圣洁性、大公性和合一性，认为使徒性是罗马教会所主张的属性，因此没有包含在这里（伯克富：《神学概论》，徐润泽译，第266页）。 [↑](#footnote-ref-6)
7. Hans Küng, *The Church*, pp.443-4. [↑](#footnote-ref-7)
8. Ibid., p.458. [↑](#footnote-ref-8)
9. Ibid., p.458. [↑](#footnote-ref-9)
10. Ibid., pp.459-60. [↑](#footnote-ref-10)
11. Gottlob,“Schrenk”,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N. T. VolⅢ*, p.54. [↑](#footnote-ref-11)
12. Carl Kromminga, *Bring Gods News to Neighbors*, p.110. [↑](#footnote-ref-12)
13. Stephen C. Neil, *Creative Tension*, p.9. [↑](#footnote-ref-13)
14. S. C. Farris, *Dic. of Jesus and Gospels*, p.892. [↑](#footnote-ref-14)
15. Hans Küng, *The Church*, p.481. [↑](#footnote-ref-15)
16. Ibid., p.481. [↑](#footnote-ref-16)
17.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4卷，1章1节、4节，第45-51页。 [↑](#footnote-ref-17)
18. 卡尔•威尔逊：《牧会和门徒栽培》，第8页。 [↑](#footnote-ref-18)
19. 威廉•巴克莱：《耶稣的思想和生平》，第89页。 [↑](#footnote-ref-19)
20. 同上，第2页。 [↑](#footnote-ref-20)
21. 这里虽然是动词形式，但其词根是名词形式的门徒。参玉汉钦：《唤醒平信徒》，第96页。——编者注 [↑](#footnote-ref-21)
22. Mark Sheridan,“Disciples & Discipleship”,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Vol.Ⅲ*, Oct, 1973, No.3. p.255. [↑](#footnote-ref-22)
23. T. F. Torrance, *Service in Jesus Christ*, pp.1-2. [↑](#footnote-ref-23)
24. Lawrence Richards, *New Face for the Church*, p.38. [↑](#footnote-ref-24)
25. Finke,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1990*, Chapter7. [↑](#footnote-ref-25)
26.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编者注 [↑](#footnote-ref-26)
27. Michael J. Wilkins, “Mark: Servants of the Redemptive Servant,” in *Following the Master: A Biblical Theology of Discipleship,*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172-240. [↑](#footnote-ref-27)
28. See Michael J. Wilkins, *The Concept of Disciple in Matthew’s Gospel: As Reflected in the Use of the Term Mathētēs*, Supplements to Novum Testamentum 59, (Leiden: E. J. Brill, 1988), chapters 1-3. An updated edition was published as *Disciple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Matthew’s Gospel*,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1995). [↑](#footnote-ref-28)
29. See Wilkins, *The Concept of Disciple*, 32-42. See also Martin Hengel, *The Charismatic Leader and His Followers*, trans. James C. G. Greig (New York: Crossroad, 1981), 25-31. [↑](#footnote-ref-29)
30. Henri I. Marrou,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3rd ed., trans. George Lamb,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6), 49-50. [↑](#footnote-ref-30)
31. Philo, *Sacrifices* 7:4; 64:10; 79:10. [↑](#footnote-ref-31)
32. 英文原文为technical teachers。 [↑](#footnote-ref-32)
33. *m. Abot* 1:1; *b. Šabb.* 31a. [↑](#footnote-ref-33)
34. Josephus, *Antiquities* 13:289, 15:3, 370; Mark 2:18; Matt 22:15-16. [↑](#footnote-ref-34)
35. Midrash, *Shir Hashirim Zuta.* [↑](#footnote-ref-35)
36. John 1:35, 3:25; Mark 2:18. [↑](#footnote-ref-36)
37. Wilkins, *The Concept of Disciple*, 124-125. [↑](#footnote-ref-37)
38. David E. Aune, *The New Testament in Its Literary Environment*,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7), 59-63. [↑](#footnote-ref-38)
39. See Richard Bauckham, ed., *The Gospels for All Christians: Rethinking the Gospel Audiences*, (Grand Rapids: Eerdmans,1998) and generally Martin Hengel, *The Four Gospels and the On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llection and Origin of the Canonical Gospels,* (Harrisburg, P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2000). [↑](#footnote-ref-39)
40. Fernando F. Segovia, “Introduction: Call and Discipleship—Toward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hape and Character of Christian Existence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Discipleship in the New Testament*, ed. Fernando F. Segovia,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2； See also Ernest Best, *Disciples and Discipleship: Studies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Edinburgh: T & T Clark, 1986), 1-2. [↑](#footnote-ref-40)
41. John J. Vincent, “Discipleship and Synoptic Studies,” *Theologische Zeitschrift* 16 (1960): 464. [↑](#footnote-ref-41)
42. See Richard A. Burridge, *Four Gospels, One Jesu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footnote-ref-42)
43. See Richard N. Longenecker, *Patterns of Discipleship i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Michael J. Wilkins, “Discipleship,” in *Dictionary of Jesus and The Gospels*, eds. Joel Green, Scot McKnight, I. Howard Marshall,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2), 182-189; and Wilkins, *Following the Master*, 172-240. [↑](#footnote-ref-43)
44. Joseph A. Fitzmyer, *Luke the Theologian: Aspects of His Teaching*, (New York: Paulist, 1989), 118. [↑](#footnote-ref-44)
45. Paul D. Hanson, *The People Called: The Growth of Community in the Bibl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6), 430-438. [↑](#footnote-ref-45)
46. Developed more fully in the light of Matthew’s perspective, see Michael J. Wilkins, *Matthew*,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4). This material draws upon that discussion. [↑](#footnote-ref-46)
47. As demonstrated in Joel F. Williams, *Other Followers of Jesus: Minor Characters as Major Figures in Mark’s Gospel*,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102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4). [↑](#footnote-ref-47)
48. 这是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in）用马可福音展示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可福音是关于耶稣的福音。从马可福音1:1到16:8，耶稣都是关注的重点。这卷书没有一个部分的叙述不是以祂为中心的。祂是最主要的内容、焦点和整卷书的主题。” (*Playing By The Rules: A Basic Guide to Interpreting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1994], 159) [↑](#footnote-ref-48)
49. For a succinct overview, see Larry W. Hurtado, “Following Jesus in the Gospel of Mark—and Beyond,” in *Patterns of Discipleship in the New Testament*, ed. Richard N. Longeneck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9-29. For a complete discussion, see C. Clifton Black, *The Disciples according to Mark: Markan Redaction in Current Debat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27,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9). [↑](#footnote-ref-49)
50. Cf. Robert L. Humphrey,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Message in Mark: A Rhetorical Analysis*, Studies in Bibl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60, (Lewiston, NY: Mellen, 2003). [↑](#footnote-ref-50)
51. Ernest Best, *Following Jesus: Discipleship in the Gospel of Mark*,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4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1), 171. [↑](#footnote-ref-51)
52. Hengel, *Charismatic Leader*, 50;Wilkins, *Following the Master*, 104-107. [↑](#footnote-ref-52)
53. Eduard Schweizer, *Lordship and Discipleship*, rev. ed.,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28 (Naperville, IL: Allenson, 1960), 20. [↑](#footnote-ref-53)
54. Scot McKnight, *Turning to Jesus: The Sociology of Conversion in the Gospel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2), 40-42; cf. Wilkins, *Following the Master*, chapter 6; and Wilkins, *Matthew*, 178-179, 187. [↑](#footnote-ref-54)
55. Cf.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154. [↑](#footnote-ref-55)
56. See Leon Morris, “Disciples of Jesus,” in *Jesus of Nazareth: Lord and Christ—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Jesus and New Testament*, Christology, eds. Joel B. Green and Max Turn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116; Schweizer, 20. [↑](#footnote-ref-56)
57. Brenda B. Colijn, “Salvation as Discipleship in the Gospel of Mark,” *Ashland Theological Journal* 30 (1998): 11; see also Philip G. Davis, “Christology, Discipleship, and Self-Understanding in the Gospel of Mark,” in *Self-Definition and Self-Discovery in Early Christianity: A Study in Changing Horizons. Essays in Appreciation of Ben F. Meyer from Former Students*, eds. David J. Hawkin and Tom Robinson, (Studies in the Bibl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26;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1990), 101-119, esp. 107-111. [↑](#footnote-ref-57)
58. Robert A. Guelich, *Mark 1-8:26*,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 34a (Dallas: Word, 1989), 51. [↑](#footnote-ref-58)
59. Graham Twelftree, “Discipleship in Mark’s Gospel,” *St Mark’s Review* 141 (Autumn 1990): 5-6. [↑](#footnote-ref-59)
60. Jacob Neusner, *Invitation to the Talmud: A Teaching Book*,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70. [↑](#footnote-ref-60)
61. Hengel, *Charismatic Leader*, 42-57. [↑](#footnote-ref-61)
62. Wilkins, *Following the Master*, 100-109, 124-125. [↑](#footnote-ref-62)
63. For discuss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hrase, see Bruce M.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2nd ed., (Stuttgart: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94), 69; Guelich, 154; Christopher W. Skinner, “‘Whom He Also Named Apostles’: A Textual Problem in Mark 3:14,” *Bibliotheca Sacra* 161 (July-September 2004): 322-329. [↑](#footnote-ref-63)
64. For discussions of the historicity of the Twelve within Jesus’ ministry, see Scot McKnight, “Jesus and the Twelve,” *Bulletin of Biblical Research* 11 no. 2 (2001): 203-231; John P. Meier, “The Circle of the Twelve: Did It Exist During Jesus’ Public Ministry?”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16 (1997): 635-672; John P. Meier, *A Marginal Jew: Companions and Competitors*, 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 volume 3 (New York: Doubleday, 2001), 125-163; contra Robert W. Funk and the Jesus Seminar, *The Acts of Jesus: The Search for the Authentic Deeds of Jesus*,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8), 71. [↑](#footnote-ref-64)
65. Urban C. von Wahlde, “Mark 9:33-50: Discipleship: The Authority that Serves,” *Biblische Zeitschrift* 29 (1985): 49-67. [↑](#footnote-ref-65)
66. Jack Dean Kingsbury, *Conflict in Mark: Jesus, Authorities, and Disciples*,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9), 112-117. [↑](#footnote-ref-66)
67. F. F. Bruce,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The Greek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3rd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180; cf. Wilkins, *Following the Master*, 34-41, 248-256. [↑](#footnote-ref-67)
68. See R. T. France, *Matthew: Evangelist and Teacher,*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9), 66-70. [↑](#footnote-ref-68)
69. *en te oikia autou*: the article indicates a particular house and the possessive pronoun indicates Matthew’s, as the NIV: “at Levi’s house.” [↑](#footnote-ref-69)
70. Dennis E. Smith, “Table Fellowship,” in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6:302-304; Jacob Neusner and William Scott Green, eds., “Table Fellowship,” in *Dictionary of Judaism in the Biblical Period*, new ed.,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9), 613. [↑](#footnote-ref-70)
71. J. H. Harrop, “Tax Collector,” in *The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ary*, ed. J. D. Douglas, et. al. (Wheaton: Tyndale, 1980), 3:1520-1521. [↑](#footnote-ref-71)
72. See Wilkins, “Sinner,” in *Dictionary of Jesus and the Gospels*, 757-760. [↑](#footnote-ref-72)
73. I. Howard Marshall, “‘Sins’ and ‘Sin’,” *Bibliotheca Sacra* 159 (JanuaryMarch 2002): 3-20. [↑](#footnote-ref-73)
74. E. P. Sanders, *Jesus and Juda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174. [↑](#footnote-ref-74)
75. Wilkins, “Sinner,” 760. [↑](#footnote-ref-75)
76. Kent D. Berghuis, “A Biblical Perspective on Fasting,” *Bibliotheca Sacra* 158 (January-March 2001): 86-103. [↑](#footnote-ref-76)
77. R. T. France, *The Gospel of Mark*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164-165; Guelich, 172-173; George Aichele, “Jesus’s Uncanny ‘Family Scen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74 (June 1999): 29-49; contra John Painter, “When is a House Not Home? Disciples and Family in Mark 3.13-35,” *New Testament Studies* 45 (1999): 498-513. [↑](#footnote-ref-77)
78. James R. Edward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Pilla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125. [↑](#footnote-ref-78)
79. See Michael J. Wilkins, “Women in the Teaching and Example of Jesus,” *Women and Men in Ministry: A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 (Chicago: Moody, 2001), 91-112. [↑](#footnote-ref-79)
80. Joseph H. Hellerman, *The Ancient Church as Family*,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1), 64-70. [↑](#footnote-ref-80)
81. Wilkins, *Following the Master*, chapter 13. [↑](#footnote-ref-81)
82. Paul Danove, “The Narrative Rhetoric of Mark’s Ambiguou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iscipl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70 (1998): 21-38. [↑](#footnote-ref-82)
83. S. W. Henderson, “‘Concerning the Loaves.’ Comprehending Incomprehension in Mark 6:45-52,”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83 (2001): 3-26. [↑](#footnote-ref-83)
84. Frank J. Matera, “The Incomprehension of the Disciples and Peter’s Confession (Mark 6:14-8:30),” *Biblica* 70 (1989): 153-172. [↑](#footnote-ref-84)
85. 在马太福音的记录中，耶稣直接指责那些硬着心抵挡他的信息和事工的人，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太13:13） [↑](#footnote-ref-85)
86. See John Christopher Thomas, “Discipleship in Mark’s Gospel,” in *Faces of Renewal: Studies in Honor of Stanley M. Horton. Presented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Paul Elbert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88), 64-80, esp. 71-74. [↑](#footnote-ref-86)
87. 这个问题是耶稣向门徒们问的（“你们”是复数：“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彼得只是作为十二个门徒的代言人。 [↑](#footnote-ref-87)
88. E.g., priests (e.g., 1QRule of the Community [1QS] 9:11) and prophets (e.g., CD 2:12; 5:21-6:1; 1QM 11:7, 8). [↑](#footnote-ref-88)
89. E.g., 1QRule of the Congregation [1QSa] 2:14, 20; Lawrence H. Schiffman, *The Eschatological Community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A Study of the Rule of the Congregation*,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Monograph Series 38, (Atlanta: Scholars, 1989). [↑](#footnote-ref-89)
90. Wilkins, *Disciple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116-124. [↑](#footnote-ref-90)
91. David W. Chapman, “Perceptions of Crucifixion among Jews and Christians in the Ancient World,” *Tyndale Bulletin* 51 no. 2 (2000): 313-316. [↑](#footnote-ref-91)
92. Plutarch writes, “Every criminal condemned to death bears his cross on his back” (Plutarch, Moralia 554A/B; cf. 554D; *De sera numinis vindicta* 9). See also Martin Hengel, *Crucifix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Folly of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trans. John Bowden (Philadelphia:68 Fortress, 1977), 77 [↑](#footnote-ref-92)
93. Leland Ryken, James C. Wilhoit, Tremper Longman III, eds., “Cross,” in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184. [↑](#footnote-ref-93)
94. Cf. Kingsbury, *Conflict in Mark*, 112-117. [↑](#footnote-ref-94)
95. William L. Lan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4), 589-592; Augustine Stock, *Call to Discipleship: A Literary Study of Mark’s Gospel*, Good News Studies 1 (Wilmington, DE: Michael Glazier, 1982). [↑](#footnote-ref-95)
96. See Joel F. Williams, “Literary Approaches to the End of Mark’s Gospel,”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42 (1999): 21-35. [↑](#footnote-ref-96)
97. Morna D. Hooker, *Endings: Invitations to Discipleship*,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03), 27. [↑](#footnote-ref-97)
98. Cf. Christopher D. Marshall, *Faith as a Theme in Mark’s Narrative* (Society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6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footnote-ref-98)
99. Guelich, xxiii, xxv, xlii. [↑](#footnote-ref-99)
100. James Hanson, “The Disciples in Mark’s Gospel: Beyond the Pastoral/Polemical Debate,” *Horiz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 20 (1998): 128-155. [↑](#footnote-ref-100)
101. Jack Dean Kingsbury, *The Christology of Mark’s Gosp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3), esp. 142-155. [↑](#footnote-ref-101)
102. M. C. Dippenaar, “The Disciples in Mark: Narrative and Theology,” *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17 (1995): 139-209. [↑](#footnote-ref-102)
103. Cf. Kingsbury, *Conflict in Mark*, 112-117; Douglas J. W. Milne, “Mark—The Gospel of Servant Discipleship,” *Reformed Theological Review* 49 (January-April 1990): 20-29. [↑](#footnote-ref-103)
104. Milne, “Mark—The Gospel of Servant Discipleship,” 28-29. [↑](#footnote-ref-104)
105. Narry F. Santos, “The Paradox of Authority and Servanthood in the Gospel of Mark,” *Bibliotheca Sacra* 154 (October-December 1997): 452-460. [↑](#footnote-ref-105)
106. E.g., Werner Heinz Kelber, *Mark’s Story of Jesu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9). [↑](#footnote-ref-106)
107. E.g., Best, passim; Matera, 153-172; Hurtado, 24-25. [↑](#footnote-ref-107)
108. Hanson, “The Disciples in Mark’s Gospel,” 148-149. [↑](#footnote-ref-108)
109. Hurtado, 25. [↑](#footnote-ref-109)
110. 本文为*Total Church*一书的第7章，原标题为Discipleship and Training。Tim Chester and Steve Timmis, *Total Church-A Radical Reshaping around Gospel and Community*, (Wheaton IL:Crossway, 2008), 111-125. [↑](#footnote-ref-110)
111. 作者并不是将话语为中心与讲道为中心对立起来，也不是否认讲道的重要性，而是强调神的话语的中心地位，其展现的场合、形式，比主日讲道这一种场合、形式要更广。——编者注 [↑](#footnote-ref-111)
112. 作者在这里是要警戒那种貌似推崇讲道但并不被道所改变的信徒或教会，而不是要否定讲道的价值和重要性。——编者注 [↑](#footnote-ref-112)
113. 本文内容选自玉汉钦牧师的《唤醒平信徒》一书的第二十三章，金秀炯译，首尔：国际门徒训练院，2007年，第180-189页。——编者注 [↑](#footnote-ref-113)
114. 林•比尔海贝斯，《柳树社区教会》，第243页。 [↑](#footnote-ref-114)
115. Lawrence O. Richards,《教会领袖神学》，第329页。 [↑](#footnote-ref-115)
116. J. Verkuyl, *The Message of Liberation in Our Age*, p.106. [↑](#footnote-ref-116)
117. Ernest G. Bormann, *Effective Committees and Groups in the Church*, p.12. [↑](#footnote-ref-117)
118. Clyde Reid, *Groups Alive-Church Alive*, p.16. [↑](#footnote-ref-118)
119. Lawrence O. Richards, *A New Face for the Church*, p.157. [↑](#footnote-ref-119)
120. Irvin D.Yal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pp.70-104. [↑](#footnote-ref-120)
121. 准确地说，“十字架事件”不是单指基督在加略山的受死，而是包括了他道成肉身、降卑服事、受难、埋葬、复活、升天、得荣耀的整个过程。但应当指出的是，这过程也是以十字架上的受死为中心的。 [↑](#footnote-ref-121)
122. 玉汉钦：“教会的本质与门徒之道”，《教会》，2011年9月第5期，总第31期，第10-12页。 [↑](#footnote-ref-122)
123. 虽然这里并不是提到这三点的唯一一处经文。 [↑](#footnote-ref-123)
124. 参阅约翰·欧文（John Owen）：《圣灵论》，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footnote-ref-124)
125.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册）》，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027页。 [↑](#footnote-ref-125)
126. 约拿单•爱德华滋：《宗教情操真伪辨》，神学翻译团契译，初版五刷，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55页。 [↑](#footnote-ref-126)
127. 在教会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有一些牧者特别看重“得救经历”。对此，我们确实需要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实践，不能偏颇地理解为：“只有那些有特别属灵经历的人，才是重生得救的人”；但同时，我们不能因此就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这些经历完全不必要，并且告诉任何人，无论他是否真实地经历过神恩典的运行，都要“坚决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 [↑](#footnote-ref-127)
128.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用神的爱来鼓励一个仍处在担忧中的灵魂继续寻求救恩，告诉他们“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或是不再和他们讲神的爱。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灵魂停留在他原来的状态中，这类的安慰是不实在的，他们必须被激励而向前走到底。 [↑](#footnote-ref-128)
129. 请注意：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到底是否能够走到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而是在讨论“一个在寻求恩典过程中的人，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改变，但是否就必然能走进恩典大门”的问题。 [↑](#footnote-ref-129)
130. 对此，我之前已经有过不少的论述，更详细可参见陆昆弟兄论亚伯和该隐的讲道。原文地址：https://www.churchchina.org/no110102 [↑](#footnote-ref-130)
131. 主日组长牧养职责“推荐带培考传求”的内容是：（1）求：每周至少一次为每一个组员提名祷告，如同主耶稣和使徒保罗为圣徒代求一样。（2）传：组长本人要积极传福音领人归主，并带到自己所在的小组。（3）考：考察、鉴别并帮助组员确认对福音有清楚认信，是重生得救的人。（4）陪：关心组员的问题和需要。探访、陪伴，特别是危机状况时的陪伴最重要。探访内容包括生活、人际关系方面的需要和难处，更要留意信仰认识上的偏差和困惑，面对罪的试探与争战，对教会负面的感受和认识等灵性需要。（5）带：带领组员传福音，参与值日，带领组员一起服事神、服事人。（6）见：每周联络组员。见面、通电话、微信或者 Email。每三个月至少要和每个组员有一次一对一谈话，及时探访新组员，及时关心缺席的组员。（7）推：推动组员读经、祷告、传福音、参加适合他们的训练和祷告聚会。 [↑](#footnote-ref-131)
132. 本文根据《亿万华民》一八七七年五月号及六月号的部分内容编译。 [↑](#footnote-ref-132)
133. “China for Chris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55-56. [↑](#footnote-ref-133)
134. “First Journey to Shan-si,” by Francis Jame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56-57; “Province of Shan-si,” by Mr. J. J. Turn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p.70-72. 两位宣教士的文笔风格迥异，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此行的方方面面。 [↑](#footnote-ref-134)
135. 原文虽为Tsing-lin-kuan，疑为Tsing-liu-kuan的误拼。 [↑](#footnote-ref-135)
136. 河南西北与晋南交接处另有清化镇，1927年才从沁阳县（博爱县）析出，德、秀两位教士在清末经过的当是今河南省济源市思礼镇下面的庆华村。 [↑](#footnote-ref-136)
137. “临晋”这个中文译名是根据英文音译的。 [↑](#footnote-ref-137)
138. “Recent Intelligence,” by Henry Soltau and by Dr. Harve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36; April 1877, p.49. [↑](#footnote-ref-138)
139. “Good news from Burmah,” by Henry Solt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60-63. [↑](#footnote-ref-139)
140.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iss Murra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footnote-ref-140)
141.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iss Wils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footnote-ref-141)
142.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Yang-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footnote-ref-142)
143.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E. Pearse and Miss Goodm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s. Pears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footnote-ref-143)
144.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Desgraz,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footnote-ref-144)
145.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Desgraz,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6. [↑](#footnote-ref-145)
146.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Turn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footnote-ref-146)
147.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Meadow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6. [↑](#footnote-ref-147)
148. “Cheering tidings from Nan-kin,” by F. W. Ball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63-64. [↑](#footnote-ref-148)
149. 在美国移民局的签证种类中，F2是陪读签证，M2是家属签证，两者都不是主申请人。 [↑](#footnote-ref-149)
150. 这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徐以骅教授所提出的新概念，即1950年后，随着宣教士的撤离，中国教会进入一个没有宣教士辅助协作的时代。 [↑](#footnote-ref-150)
151. 本文节选自《残年忆史》。——编者注 [↑](#footnote-ref-151)
152. 集市就是所谓赶场，是农民定期聚集在一起买卖各样东西的临时市场。 [↑](#footnote-ref-152)